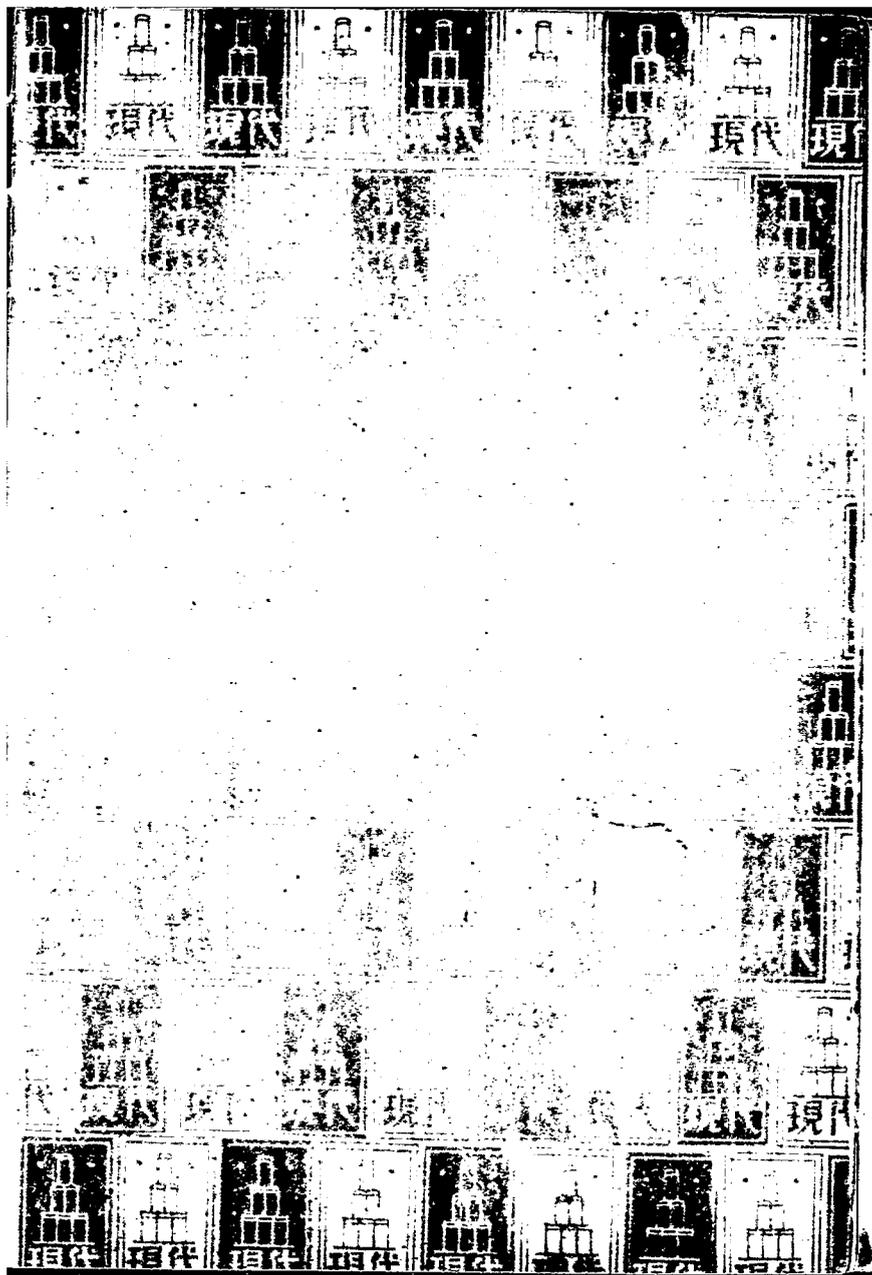




著 明錦黎

# 情風的去失

版 局書代現



現代創作叢刊

11

# 失去的風情

黎錦明 著

現代書局

版



3 0528 5364 9

## 自序

我自己不很滿意自己的小說，因為我的創造興趣和一般人是不同的；既少寫自己的事，也不能代表一種思想。有與卽書，加以陶薰——使之成爲一種近似藝術的東西罷了。如批評家要估定我的宗旨，結果，恐怕祇覺得我是時代的落伍者……

雖屬如此，我的小說，無論是諷刺，是隱善揚惡，但沒有什麼惡意的。這一點良能自慰。有許多讀者，時常誤解我創作的心理，而加以嫉視者有之，但這祇是神經過敏，與藝術的範疇是不相抵觸的。在二二年出版的勝利者序上我已這樣聲明過了。美國批評

家 Spingarn 說得好，詩與倫理之不能一併談，猶如工程師造橋梁不能和倫理一併談一樣。二十世紀，還會有人把藝術的表現看做危害社會的罪惡，這人就是——說得好一點，比我自己還要落伍的。

這個集子，大約多半是最近期內發表的，其中有幾篇係新作，我的態度，在這集子內，是更爲明顯了，——路人的態度而已。所謂路人，離開了希望，對於自滿，反動，頹廢卻又輕視着；——實言之我的義務，在將某一種事物，指示其缺點而已。而其用意，自是希望好的方面較多。

對於已成的事，我在一切創作思想活動內，是無意去推翻的。而那些惡的表現的部分，與其說是醜惡，不如說是尋求事實——使其突出倫理與精神文化的霧圍氣，成爲一種人與人間接近的媒介罷了。有了這種媒介，世界上天南地北的人情才有互相接近的機會，而我自己，不過試仿這樣做罷了。

我希望讀者看我的書，祇是把它做一種書看；攷證是用不着的，涉嫌之處，祇是讀者的多心，恕我不為描寫的對象作解釋了。

廿七，七，一九三三於滬上。

857-62  
795-70

# 目次

自序	一
孤零者的夢	一
茶亭速寫	三元
韋忽	四
武器與勇士	六
失去的風情	九五
佞佛者	一三
赤峯之戰	二九
銀魚曲	二五
一夜	二六
靜的喜劇	二〇二

失去的風情

外九篇

## 孤零者的夢

一九二八年八月的一天，滄山路十七號一處私邸裏，遷來一個近中年的客人。因為和房主有一點親誼的關係，這客人華達予，打破了向來租賃房屋的通例，沒有保證，也沒有任何眷屬，便佔有了朝南那一所廣大高敞的地板房。

在他的語言，行動上看來，這位客人像似一個隱居的孤獨的人。對於這地方所注重的人情禮貌，他都很疎忽；如若品評他是一個哲人，獨身主義，而卻有一點孩子似的天真，如若稱之為藝術家，他卻有特別令人注意的——畏憚女性的癖性。



這老年房東有一個女兒，黃月亭，因為這客人引人注意的特性，使她生出一種異常的感覺來。他的頭髮，衣服以至所著的襪，在她看來都有一種神祕。

「父親，」月亭在第一次和他交談後，回房來對主人說。「房子還是不租給這人能。」

「爲什麼？」房主訝異著。

「這人怪得很……」她苦惱似的說。「什麼也瞧不上眼。你說他有學問，他電燈泡也不會上；說他能幹，他見了人不會打招呼；說他有財產，八隻箱子全是些舊書。」

「有書自然有學問了。」

「不見得。如果我有閒錢，也會買那麼多書擺擺。」

「他能買書，自然有財產。」

「可是他穿的衣服……」

「有才幹的人，不在外表……」

這房東黃石池的女兒終於緘默了。

達子實在是異常沉悶，寡趣味，生活單調的人。不知道一種什麼樣的生活，把他的性格陶冶成爲那樣單純；他的一切彷彿都被一根緊張的繩綑住了。「嘿，老閻有開水麼？」「喂！送信去罷。」或者「茅房呢？」「叫一頓飯來罷。」……

住在門房裏是一個會當過馬兵的外貌和中世紀法國諷刺家 Rabelais 似的人，時常訝異這客人所呼喚的名詞連續得如此不馴雅。有時，將一壺開水提來了，用一種嘲弄的神情，坐在他那精潔的書案旁說：「老先生，我替你雇一個管家媳婦罷。」

每天清早，達子起牀來，寫完了信，便在那幾堆舊書旁坐下了。自然，在他眼裏，那都是一些珍寶：兩匣家傳的宋板書，莎翁的全集；全部「現代文選」，精裝的布蘭克

斯，以及巨本的康德，格羅斯，李甫斯，馬堅齊的流行學術著作。書櫃的最下一層，放滿了一些破舊的莫巴桑，斯各德，易卜生……如果他有不盡廣大的鑑賞力，這些寶藏可以代替他靈魂上一切的嗜慾了。

這書櫃還有一個嗜好——他的壁上掛滿了一些奇形的樂器。其中有一隻，和古希臘行乞詩人懷裏的「里拉」似的——桐木的七弦琴，是從一個徐行在街頭的行乞音樂家所買來的。將弦弓和奏提琴似奏着，它所發的聲音都是和諧的，幽美的。達子似乎沒有音樂天才，也許是將樂器當作一種解憂的目的；一個曲調總是無節奏，少旋律，有時單調的中止了。

他在這裏住下半週了，始終沒有一個客人來訪他。這老年的號房起先是奇異着。然而他卻有那麼多信札，有些還是用秀緻的筆跡寫在淡紅色的信封上的。

「先生，」有一天，這號房試探似的問他說。「你在那裏當差？」

「我麼……」達子呻吟着說。「去睡覺去罷。起來替我擦地板——」

在達子的書架上，有一本散文小說，記載著一個孤獨的人，集歡樂，憂愁，苦惱，憤恚於一身；正直，真理，光明，而又顯示一些自私，貪婪的性格，使他成爲有時天真有時異常矯情的人，稱之爲詩人，這名詞似乎太高貴；稱之爲自我主義者，他是歷久在社會上服務的。因爲和周圍的人不相融合，便漸成爲拜命筆下一類的英雄了。

達子，在他短時的回憶裏，他自身的陰影便投合於這一類人型了。他身旁一切，彷彿都要做他一人的犧牲似的。他有一種自尊，一種難於令人瞭解的自尊，使周圍的人漸漸分離了。「一個孤獨的人是異常可怕的，」朋友們互相警示的說。

他的一個舊友，磊真，一天跑到他的寓居裏來走了一圈，說他過於安於現狀了。他勸他去找一個情人。這不但使他的生活變成豐富一點，而且可以免去周圍的人的批

評。

達子沒有回覆。他覺得自己對於情人，過甚的專誠反而引起許多女性的猜疑。這使他喚起兩年前的一個夢；這夢的發生以至幻滅，幾乎填滿了他的回憶的一半。那是一個著聞的幼年歌女，兼有杜絲和鄧肯的各種才能；因為她那媚人的歌聲，使他陷入那牢不可拔的情網裏。他將熱情流露在短短的信箋上，連續的寄給她。她拒絕了；他在失望之下，一天，忽接到她一個通知，約他在一個公園的古廟裏相見。……那是一處幽僻森冷的地所，當他走進去後她正坐在一隻石鼓上等候着。有一種憂鬱，罩在她的顏面上。他們用誠摯的眼色對視着，親着唇，達子說：

「第斯，你能和我 engage 嗎？」

「不能，不能；我很想辦到，但我因為謀生活的獨立，謀自己的事業發展，決計不能應你的要求。」第斯斬截的說。

「啊，我的光明。我不能勉強你，我知道你不是 *alone* 我的。」

第斯搖着頭，兩眼低垂着。一會，她說：

「達子，你太真實了。最低限度說，我是不適宜於作人家的 *housekeeper* 的。我們結了婚，是辜負了你……」

接着她看看這詩人平廣的肩，攏着兩臂，在石版上臥了。

一種和蛇似的靈惑透進他的心來，他在她旁邊坐下，閉着眼，儘力和誘惑爭鬥着。『神明啊，神明啊，』他想到。『拯救我這次誘惑罷。她的脣，她的兩眼，她的銀魚似的肢體……都在我的靈魂裏震蕩着。我願意將基督的愛放在這樣一個女人身上，願意把這泰綺斯的化身拯救出來。啊，這樣一個被封錮在情慾中的女性啊！如若我和那些普通的男子一樣……我將又犯着一次侮辱神聖的罪了。拯救我罷，我前面的光明！』

當他睜開眼時，第斯張着那好奇的眼在注視他。她似乎驚異他竟如此之特異，竟

連「愛情」也不認識。

他和她親了親唇，將她扶起來。異樣，忿惱而羞澀的，第斯取出絳朱，點了點唇，忽忽的走了。以後，她永不會理會他；一見他的影便跑了……

時間的流轉，他的心上起着一個潰傷的癢。第斯的蠱惑在癢上似乎一天天的加重了。

一天，房東黃石池走進他的房來，有所不安地，在他的書案旁坐了。達子詫異的看住他，問他有什麼事故。

「先生，」石池喃喃的說。「你住在這裏有什麼不方便麼？」

「沒有的。」

「那便好。不過，很抱歉，有一問題，說出來實在……」

『說罷，祇要我能辦到的，便盡我的力量辦好了。』

『這房子——我想退租了。』

『爲什麼？』達子驚異着。

『因爲我有個親戚，剛從南方來，打算要這房子……』

『那自然好。不過你得讓我……』達子立即承認了。『繼續住下一月，我得費這

一點時間去找旁的房子……』

『一個月——太長了罷？』

『不長。在這地方找房子真不容易呢。』

『那麼，照辦罷——』

『不行，不行！』門外忽發出一聲尖銳的，阻止的叫聲。『要退馬上就退。』

這老年的房東立時感到跼蹐起來。

達子打開了房門，發現院落的靠窗處，月亭著了一件浴衣，背朝他站着，彷彿有什麼氣忿不平的事。

「小姐，你有什麼意見，請說罷。」他和聲的說。

月亭旋過身來，異樣的看了他一眼，道：「沒有什麼！要住就住，不住就拉倒。」

「那麼就遵命——」達子訕笑似的，將門關了。

女郎的影消失後，石池告訴他，她是由母親嬌養慣了的。任性，不懂人情；近來不知爲着什麼，這癖氣更加發作了……

這是一種奇異的發現，達子覺得這女子的理想，似乎在他所住的房裏擺佈了。她有一些天真可愛處，但他卻毫不愛她，她沒有學識，也沒有一點溫柔的女性的特徵。她是那般粗糙，簡直，竟令人懷疑是一個頑童的化身……他覺得自己若再住在這裏，無謂的災難將所不免了。他決計脫離這地方。

第二天早上，他到磊真的文具公司裏，將要遷居的情形告訴他。因為不熟諳這地方的生活習慣，他請求磊真替他介紹一處適宜的住所。

磊真很有些愠意，默然一會，告知他黃石池昨天到這裏。在這愠意中，達子覺得有些不自在了。難道那老房東竟向人宣佈他的壞處嗎？否則，爲什麼磊真如此的不快愉，彷彿對他的人格上有所不滿似的。

這文具公司的主人把事務結束後，和他一道走出店來。他對達子質問似的道：

『黃石池說你對他的女兒有些 *impolite* 』

『笑話！』達子大聲道。『這意思說成反面了。』

磊真領會了他的用意說：『我帶你到一處地方罷——我早勸告你多回了，你應當找一個情人。』

他們沿着馬路的柳行走着，忽發現三四個青年在一處牌坊前面圍聚着，大聲在歡談。還有一些工人似的行客，小孩，一同包圍在一個糖菓攤旁。這是一個奇異的江湖客——那糖菓攤主人，而且是賣弄手藝的，天才的街頭藝術家。一塊糖在他手裏，一分鐘內的甲製，便變成一個武裝的黃天霸或朱光祖了。

「老鄉，你捏一個耍人罷，」一個工人摸出十個銅板來，說。

「蔣介石還是汪精衛？」

「全行。」

「成，」那藝術家將糖挽了一圈說。「大洋五元，起碼。」

那工人噎了口氣，走了。這三四個青年仍舊大笑着。其中兩個女的，彷彿傳說中的寶釵晴雯似的，當磊真走過來時，表示一種親密的情態的走過來。她們看了遼予一眼，有些訝異似的。磊真給介紹了。那晴雯似的大聲慨然說：「華先生——不是作那篇

「藝術哲學上的康德與黑格爾一大作的麼？」

「對了。」磊真忙應。

達子微笑的表示謙抑，然而他很驚怪這稚氣的女郎竟會留心這不令人注意的繁難的學術文題目。

那着黃呢嘜秋季大衣的青年領了她們去後，磊真告訴他說，一個女郎能注意到康德，可算個才子了。

「她是學藝術的？」

「正是。通中國的女人中，恐怕祇有她懂得什麼叫「藝術哲學」。她是從彭加頓一直唸到普立漢諾夫的。」

「奇怪透了。」

「世上有的是無聞的聰明人啊！」

蹣跚了半晌，他們走到一處胡同裏的住所來。

「朋友，」磊真敲着門時，說：「如其你要圖清靜，去住西山碧雲寺廟院裏有一個僧正是我的熟人。他可以幫助你一切。若不然，就這所舊房子，院裏混雜極了；因為這都是不曾帶有家眷的。」

達子呻吟着。他表示「靜」是他唯一的目的，如果決定了，就請磊真不必再作勞了。

在西山碧雲寺對面一處民房裏，達子開始他的隱居生活。這民房孤立在一座土巖下，四圍圍繞着幾株白楊，如蔥的灌木林點綴着。它對面是寺院——突在那崎嶇的山間，和雲影相貼合。不時的，有一兩響鐘聲傳過來。

達子雇了一個短工，將房裏的灰塵打掃了；將草徑修葺了。牆壁，窗門，都精潔的模糊着。下午，那 *catelina* 似的老僕人將木器用具，書籍，衣箱送來，在房裏佈置了……老

僕人當臨行之際，似乎起着一點留戀之情，說：

『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倒很高興留在這裏作幾月短工。』

『行的，』達予道。『我本預備請一個長工，你來，更好。』

『明天我就搬來。東家的房，有我的兄弟待着。那是不成問題的。』

這天下午，達予沿着石徑，向寺院徐行着，一股沈鬱，清澈如洗的氣味充貯了松林，雜草，斷垣，巖石的周圍。廟堂的畫閣，引起一種蒼古的詩情，使人回返到那宗教中心的中古生活。有一兩處鳥聲，不知起自何處，像被什麼隔斷了。日影在枝葉間漏下，微微颯動着。

一個童子在山門內走出，向他唱着『喏。』達予看了他一眼，走上前去，問他是否這寺院裏的。

『正是。』

他將磊真的介紹信掏出來，請他呈遞給寺院主……

當他正在一處草亭前靜坐着時，那童子走過來，說大華師「有請」，達子跟隨着他走過一面藩籬，進到一面石屋裏來。

屋裏，被濃香充滿了；朝着正門，那巍岸的佛身在灰黯色的神龕中影約的顯露着。……在許多僧座中，當達子走進時，一個修廣的長老，異常謹慎的，沈默的起身來迎接着。他領着達子禮了佛，走到一間陳設得像舊式人家的客廳裏來。分了賓主，兩人對坐了；因為一種江湖上不可免的習慣，他致着讚辭，謙遜的互相寒暄。

一會，達子將來意說明了。他不但要開始研究佛經，而且預備這長時的隱居，要藉助寺院的齋伙。

「當然，當然，」長老說。「磊真已囑咐「貧僧」了，無可推辭。」

「感謝，感謝，」達子躬着身，「以後如有請教處，當來面謁。」

長老遜謝着。達子開始告辭——沿着舊道迎着殘陽，回向着寓居。

這和山似的靜伏生活在達子身邊開始了。一夜的沈睡，第二天的精神覺得特別爽適，彷彿有一種藥力，將他心腦裏一切城市的塵垢洗滌清淨了。「如其我能在這時操縱我的想象，喚起這短短三十年行程的回憶，將人間的悲喜洗煉出來，結晶爲藝術，引起人們對於人生的真實觀感；這都是不可逃避的機會了。」他這樣想。

坐在窗邊，他望了望外面的雲影山色，開始提筆了。

「用的什麼題材呢？」當他寫下數行時，卻又這麼苦惱着。「爲藝術而藝術——已經爲時代所不容了。藝術，在其本身價值上看，是和一切學術基點相並的；但藝術逃出了人生，思想的肯定，還有什麼呢？我們要問問它的 'social function'，要問問它「積極的意義。」一個逃避目前社會的藝術，好像遁入山林的隱居者似的，在一種時代的觀念上是所不容的……」

「但是「人生」對於人生的批評，鼓讚，得有它的立腳點。悲觀，樂觀——這都已陳舊了；精神的愛，這是一個「經濟社會」裏被人嘲罵，認為「騙術」的名辭。「爭鬥」——便得將藝術作政治革命的導火綫，結果是不可避免的殺戮和死亡，——因藝術而引起人類的災禍，這是罪惡。社會上的複雜性，非文學所能歸納的，尤非一枝筆，一張紙所能改變其原狀的。我們要達到理想，使一切人都能生存幸福的理想，必得使它爬過這畸形社會的高峯，使它，在另一個世界，另一塊地上起着它自身的大廈高牆。但這畸形的高峯，經過無數回的試驗了，沒有巨大的援助，這理想的侏儒是怎樣也爬不過去的。」

爲着這一天反省，達子的藝術下的敏感性紛亂了，想象裏充滿着一種理論的煩擾。同時，似乎還有一個奇怪的印象，佔有了他的心間。是愛情——是誘惑？——他不敢斷定。……他又覺得在煩囂的生活裏想到沈靜在沈寂的生活裏又記起了煩囂。心靈

被物質慾所濡染了，彷彿一張白紙濡染成了黃色，無論怎樣暴露在雪亮的地所，仍然是黃的。這雖然是哲學上，經驗派的說法，但仍舊有一些效驗的。

他影約的看見那着浴衣的影子，在他的追尋藝術的方向徘徊着。

傍晚，老僕人從城裏遞來了，安頓在左室。廟裏的齋童將飯食送來，蓬子用畢，在門旁的草地上擺了一把躺椅，打算用書中的印象，將那『浴衣的影子』移開。

他所翻閱的書中，載着兩篇動人的故事：一是巨哥斯拉夫的作家所寫的，叫『密賽克醫生之夢』，寫一個學科學的人，因為忽略了生理的愛，受了環境的迫害，抑鬱而亡身的故事；一篇叫『舞態』，敘一個軍人因愛一個耍熊者的女子而被他用計殺害的故事……他異常感動——尤其對於藝術的精巧，感到一種力，將人生的內幕揭穿了。

入睡的時候，他的神經異常興奮着。許久，他不能成寐。他把微明的燈火熄滅了；隨着月色，靜視着置放在牀頭的夜光鏤針的移動。他想——將知覺集中後，神經的紛亂總可寧息下來。然而嘗視覺疲弱後腦中一切的印象又開始活動起來。

不久，那銀魚似的第斯，展開了臂膀，在他面前攤臥了。有一種熱力，從他的心間直透了下去。同時，頭部和繩絞似的漸漸疼痛着。他坐起了，將溼面巾圍繞在額上，想藉此將這靈感解除了……

一切都靜止了；祇廟裏那洪亮的鐘聲在空間散佈着。漆黑的幕，開始在他的知覺界罩下來……忽然，他聽到一種呼聲，從遠處傳來，淒厲而沈激。

「快啊，快啊……打罷，打罷，打那長毛賊啊！」

「快啊……走遠了……趕上去罷……趕上去罷……」

「抓住……打罷，使勁打罷……」

「一分也不能停留……一刻也不能停留……打罷……打死牠罷……」

這聲音在他的聽覺裏漸漸清晰了，像在戶外發生似的。

「打啊……打啊……打死這長毛賊啊……」

達子張開眼，用他的意志力將恐怖趕開了，坐起身來。在月色通明的房裏，他發現什麼都在沈寂着；那呼聲，微渺而顫動，卻從隔壁老僕人的房中發出。

「曹福，曹福！」他叫着。

「嗯，跑了，快上去罷……上去罷……」

「曹福！」他大聲喊。

老僕人似乎清醒了，口裏喃喃的唸着，一會……牀板起着響聲，似乎坐起來……

「什麼事，曹福？」

「見了鬼，」Rabalais帶啞聲說。『……不能睡了……這地方靠不住……』

「靠不住」

「有鬼」

「是麼？」達子訝異着。一種排除恐怖的心理，使他迅速的扒起牀來，摸着了火柴，將燈點燃了。他看了看房中一切，仍不失原狀；祇是可怕的光影投映在壁上，使人生出一些異樣的感覺。

他開了鄰室的門，曹福披了衣，走進來。他在室中巡視了一週，朝窗外張望着。

「那裏會有什麼鬼呢？」達子自語似的說。

「沒有……」曹福愕異着。「剛纔廟裏送齋的那孩子告訴我，這屋子住着要留神……這話竟靈驗了。」

燈光伴屬，使達子忘記了恐怖，理智的判斷使他立即寧思起來。他覺得這老人過於昏聩了；如果一個人把夢中所見當作實際，世上自然免不了有鬼的。鬼祇是一種遺

傳的心理，變性的存留，迷信的觀念——因為夢境每每回復到兒時，這觀念便不自覺的活動起來。曹福因為沒有科學的考辨力，以致被這遺傳心理封鎖了……他在房中走了兩週，喝了一口冷茶，將神經靜了一靜，囑曹福回了室。

躺上牀，天已發白了；達子才開始入睡。

第二天早上，達子感着有一種抑鬱，似乎是睡眠不足，然而精神的舒爽卻和平日一樣。他需要一種事物，而說不出它的究竟。離了寓廬，他徐步拾着石級，朝山寺走來；幾處鴉聲，將林木間的秋景重重點綴了。

經過那茅亭時，那長老手玩着念佛珠，流覽着道旁的花卉，朝他走來。雙方道着寒暄，達子把他的來意說明了。他問這山廟裏曾經是否有過妖異一類的傳說。

「神異由年代而流傳，村野之地，鬼怪之說，尤所不免。」大華嘆了口氣，文譎的說。

接着，他引了達子，在茅亭的欄上坐了。

達子把這一晚的心理上的異狀陳述出來；他曾沒想到一個人矢志追逐「靈的生活」，反而被慾望所纏繞，這理由，他請這長老解釋。

「人離物慾，而物慾隨之。」大華應口說。「因人攘攘於小世界之中，爲其同化，一入淨地，便覺心身不寧，此是常理。」

「怎樣解除？」

「如兄欲遂所願，」大華嚴正的應着。「得其公平，依其曲直，求所必求，樂所應樂，這亦人情常理。如必欲超法度，皈依淨土，則當置心地於大自然之間，與草木同心，與雲霞作侶，久而境開神朗，物慾自去。」

達子沈思一會，說：「心有餘而力不足。」

「盤膝合掌，誦金剛經三頁三遍；再閉目寧思，心與掌平，神與志合，物慾雖至，必三

『匪而去。』

這真是一種怪論；達子覺得『心與掌平，神與志合』這種工夫，想非過中年的人不能成效果。人當初入物質世界時，每每受它的炫惑——除非這人是一個天生的道德家，好奇的心理也得驅使他的志願冒險的。求得物質生活，是環境的結果，是野心，是生活的願望；由物質生活再回返到自然，必當在發現物質生活是空虛的感覺到疲倦了之後。丹農雪鳥的哲學便是如此——享樂的生活是人人所願追求的；道德——無爲——清淨，並非是享樂生活的對稱名詞，卻是它的一個結論。達子這樣想着，便覺得大華師的說教的玄虛而又切合了。

然而達子始終是不曾嘗過所謂享樂的。他便問這方丈說——當人受物質慾所惑而不得它的享受時，是否可以和那些離了紅塵的人一樣將心靈超度於淨土。

『程度不同，性質亦各異。』

接着，大華打量了達子一眼，微微露出一點輕蔑之意。遲延了半晌，他說：

『觀君氣宇不凡，爲何作此清淨無爲之想？』

達子笑着；他說他對於各種生活都覺得是值得嘗試一下的。他並不願以靜居終一生；因爲對於宇宙，人生，一己都可以藉此反省。『流水』固然『不腐』，然而『無靜必濁』。『求靜』卽『求淨』之意。

大華讚嘆他的見解的確切，點首以表他的敬意。

飯餐後，達子依了方丈所囑，閉了戶，熄了燈，在牀上盤膝坐了。他覺得將心，腦，掌成了平衡，這實是一種調度心理不寧的方法；如能忍耐，這許能使精神走入彷彿之境，把那些苦難的回憶免除了。

月色依樣的窺進窗來。Rubens 似的僕人沈重的咳了幾聲，喃喃的唸着什麼，

一會，靜了……一種疲憊透入達子的肢體，使他不得不放開盤膝，依常態的睡了。「睡着入定和坐着不一樣嗎？」他想。

他聽見遠處的鄉村那獵鷹的犬吠聲，影約的更聲，寺鐘的鳴咽……一會，他的感覺漸遲鈍了……那着浴衣的影在他疲弱的心上，映了兩映，也寂滅了。他入睡了。不久，一種巨大的，笨重的響聲在附近震動着，他驚了一驚，在惘恍間，覺得自身的一切在掙扎着……一種像以恐怖的心理，使他和一個可怕的迫害者相爭抗……彷彿有一隻黑的巨影壓在他的身上，鼻息咻咻的……像要獲取他的生命……他聽見自己在呼喊……又發覺喉間被什麼所阻，喊聲是那樣的微弱……「意志是救人出於災難的，」他這樣想。他祇得繼續掙扎，呼喊，而且在竭力使自己承認這黑的巨影祇是一個印象，祇是一個恐怖心理，不是實物……

「救人啊，救人啊……」

呼聲清晰了。

「什麼，什麼！華先生，華先生！」

他睜開了眼，黑影似乎離身去了；他發覺自己全身和被跌傷似的癱軟着。

「救人啊！」

「華先生！華先生！」僕人在那壁叫喊。

半晌，他的意識漸向實際活動了；是一個漆黑的夜，月色已隱了。他被包裹在汗溼裏，而且，一股涼意透進肌肉來。Roberts已起了牀，點了燈，開門走進這廂來，說：「是罷，是罷，你說這地方沒有靈異麼？」……

燈光的照映，遂予恢復了寧靜。他坐起身，換了襯衣，和老僕談着這夢境。

「華先生，」Roberts說。「前天晚上我也是夢見這麼的事物。黑沈沈的壓在身上，山魈似的。」

「是麼？」

「這能說謊嗎？」

如果老僕也夢見這樣的事物，這推理卻不可測了。他索思了一會，覺得這「黑色的巨影」是一個印像的再現，——因為三天前他所讀的那「舞態」那殺害一個軍人的凶手，使他的感印過強烈了，在這次入睡時的複雜心理上復現了……但老僕人並不會讀這篇匈牙利作家的小說，為什麼會同生此夢境？這都使達子那理智的腦陷入不可捉摸之處了。

他打開一本書，康拉德的「The Rescue」，打算讀下去，以達旦……天色漸微明白；曉雞在呼喚。

四天過去了。除開心理上感覺着不適外，夜是安穩的過去了。

這天早上，達子在草坪裏閒步着，一個駕自行車的郵差送上一封信來。那是磊真的字跡：

「達子，別已旬日，近况怎樣？和大華晤談了嗎？他是一個「釋林」中的聖人，是智慧的哲學家，是預言者。我並不相信這種把戲是可靠的；但以過去傳統的閱歷經驗，以推測在一個全未改變的社會裏生存的人的將來，把人情倫理看得那樣清楚，把遭遇環境看得那樣重要，這也許是一種科學——「中國人的社會科學。」在中國社會，是重感情而不重能力，重實際利益而不重改革與理想的。一個人的生存，發展，成就，看其對人關係而定。那些生活較優越的或成功的中國人，有一種普通「型」，相命的人對於這型是看作重要的。無論儒，道，以及其他江湖上討生活的人，多半以外表推測一個人的命運和性格，地位。如果你和大華法師談談，便覺得那派「江湖語」中，多少含有些哲學氣味的。

「你住在那僻鄉，一定感到有缺憾的。有一個羨慕你的人，因為會讀過你多少藝術製作，很企盼能和你談談。那一天，如伊來了，希望你好好的招待。」

達子袋了信，朝小徑走去，抵到一處山邊：曲徑沿着山轉至一帶叢林的深處，微微傳出一些音樂的泉聲。他朝這聲音的出發處走去。不一會，抵達林中部，成羣的鳥雀，飛散起來。泉的泛濫，將林盡頭的草地都浸沒了；一隻白鷺立在一堆葦草邊，當達子的影一顯，靜靜無聲的飛去了，沒在一堆石巖的雜草中。

因為在兒時學會一種扒山的本領，達子忽被好奇心所驅使，開始攀援着石巖，向山頂昇移。半小時後，他滿身濡着汗，在風聲噉噉的頂點矗立了。環繞着山的一切都在靜默吐着那不變常態，炊煙，雲的遊行，木葉的響動，鳥聲，一兩起人的呼聲……

在疲憊的感覺中，他又看見那着浴衣的背影，在一種「不即不離」的狀態下向他眩耀着。

他又想起了別去已三年的第斯，現在不知又在何處討她的生存了。一首「哀歌」似的人生，包圍了她的境遇；他那無所希冀的愛，祇有變成一種禱告辭，祝福她度着安詳的未來罷。

因為勞働之後，達子希望在夜中得一次安穩的熟睡。

上牀之時，老僕告訴他這近旁的山裏有狐狸。他在屋後面刈草時，看見一個巨大的黃色獸影，從一隻土洞裏竄出逃至一堆雜草叢裏隱了。

「那是黃鼠狼，」達子說。

「不是，」老僕嫩的應。「黃鼠狼比那小；嘴沒有那麼尖，身沒有那麼粗。」

「也許是年久的老黃鼠狼。」……

將近初更時，達子忽覺得身驅飄動着，出了寓戶，走到一處廣大的原野中來，他聽

見無數的獸嘍聲，在空氣中震動。但什麼影也沒有……兩三百步後，一面乾涸的池塘擋了他的去路；即是和死海似的，一點生物也見不到。

『嘿拉！你來了——』

他回頭望去，看這發聲的人是誰……仍然什麼也沒有。在他的前面，一片沙地上，他看見一個白衣的影端正的僵臥了。那是一個稚年的女子；容貌還和生着似的閃着一點微笑。當達子走近去時，那微笑忽寂滅了。

『誰？你爲什麼躺在這地方？』

沒有答聲。他彎下身，仔細朝伊端詳着。伊生得太美麗了；好像集合一切畫師的特长所成的一個美人型；詩的神韻，肉的炫惑，全在伊身上呈露了……他蹲了下去，預備伸手將她扶起。

他忽聽到一聲阻止的叫喊：

『不要動！停住手罷。好大的膽！』

他回頭望着，仍然沒有人影。然而轉瞬間，臂間的女郎已消失了；他空惘的，驚訝的站起，祇聽見一種輕雷似的，金屬的震動在前面響着……那女郎，彷彿被這股聲音帶走了……

不可遏的願望迫着他向前走……前面漸開朗起來。一所巍岸的樓臺倏然將遠子的視線堵住了，雷聲變成了輕雅的音樂，從後面的園林間發出……

他踏進那高第克式的前門；一條走廊，引他進到一間廳堂裏來。裏面寂無人聲，祇精美的器具森冷的射着光芒……許多奇怪的帝王及神像在四壁張着……像走進金字塔裏的陵寢……一會，面前閃出一張門，他走了進去……內面突冒出一股芳香來……罩着薄紗的牀上，那女郎笑靨逢人的在臥着……

『神啊，你原來在這裏……』

達子似乎是喊着。他坐在牀旁，去親她的手……

「啊，我的羅密歐，」女郎說。「不要信任我罷。你要看清你的前面，執定你的意志，找你的光明……」

「是啊，」達子自己覺得如誦詩的應着。「但我是捨不了你，願不願一切，追隨着你的……爲了愛爲了幸福，我要踏破一切艱險……」

女郎微笑着。達子想去找伊的唇吻……忽屋的四圍旋轉起來，頂上和山崩似的，坍塌了……他將近要走到幸福的泉邊，災難忽又臨到……他看見一個巨人，咆哮着，闖進門來……一陣恐怖包圍了他……

「救人！」他聽見自己在喚着。

睜開了眼，燈光尙微明。滿屋的秋色，在月光中渲染着。桌下的暗處，一雙綠色的巨睛在轉動……

「曹福！」他驚悸的喚。

一隻黑影跳起來，——向窗櫺的破洞間鑽走了。那是一隻巨大的狸奴——達子的辨別力將惶恐鎮壓了。

因為失眠的原因，達子又遲起牀三句鐘……午飯後他拿了一根手杖，向對面的山上出發……他想找一個空曠的地所，徵集一些詩的材料。踏進林邊，迎面走出一對男女來。

「達子，」那是磊真，在搖手喚着他。「興趣真閒雅啊！」

他走過去，和他拉了拉手。那女郎轉過身來；磊真替兩人介紹了。她叫袁淑，就是磊真信裏面所介紹的人。談話間，達子將她端詳了一會；那彷彿是一枝花，已入秋境了……她的面貌，聲音，言語都帶着一點傷感後的疲弱……她缺乏一種自持力，常時因一二言辭的刺激，似乎被刀傷的露出那不安的狀態。

達子邀了這兩客人走進寓居來。

這女郎叫綺之，似乎是一個教育界家庭出身的；對於達子架上的書，很注目。

磊真便和達子談着大華師的歷略。他是一個浙省籍的書香人家的子弟，因為愛上了一位富室女兒，不得志，遂遊歷各地，以解其愁。二十年的漂泊生活，使他看盡了人間變幻，嘗遍了生活的艱辛。最後，他受了引導，逃入佛境了……達子嘆着。他對客人說及這幾天來精神上的變狀；磊真對他說——你是過於重視你的清教徒的生活了——在你的年齡，地境，是應當皈依尋常生活的。你不應違悖了自然律，你不應抹煞了科學上的原則……

三人午餐後，磊真出門一人獨步去了——祇這女郎無言的對窗坐着。聊作解憂似的，達子自語似的說——

「今天天氣很好——」

伊動了動身，應道：「這地方有什麼可走的嗎？」

「有的，」達予道。「但道路很不平坦。」

「那倒不要緊。」

他們一同走出門，向那叢林出發。

心旌上的束縛，在數句話交談中，彷彿解除了……他們漫遊着，談着，直到傍晚，真和伊乘着泰克則入城去的時候。

這一夜，達予安靜的睡了，第二天清晨，他便啓程進城去，彷彿有一種使命。

七十一九三二年完稿。

## 茶亭速寫

北海公園的柔綠色，在一點溫馨的和風中，向一切枝柯間散佈開了。波上搖盪着來往的船，陳的和新萌的水草，水鶴與野鴨們。

我時常因為找一點『幽靜』一人向那僻塞的一角去找座落。在園的北頭，有連着的三個玻璃亭，臨着水，背着一帶土巖，在雜亂的遊人中卻能找出那不被湮沒的自  
然來。

下午，在公園裏，一如商場的上市。在上午來到公園，那一定是人世剩下來孤僻的

人，或爲尋些排遣而來的。在上市時的遊覽，似乎具有一種其他作用了。人們似乎都這樣想着。

坐在那玻璃亭裏——靠東向的一個——已是半個時辰了；龍井不是真的，卻淡得可以，祇好用強烈的煙來刺激。生在都會裏，過着強烈的刺激生活的人們，對於淡得和水似的事是渴慕着，等到一嘗試，卻又感到一些缺憾。視線向空隙處散開，然而不久又被腦中所呼喚出來的問題收束住了。祇是氣息新鮮，於肺部覺得爽適。

『喂，快着，添上三座。』

這急促的聲音，使我回頭去，望在後背的一個座客——年青而顯着老態，在不稱的身體上，極力飾着華麗——那有所激動的臉上。他的伴，和他相似的人，待着什麼的佇立着。

他們的來客是兩個女的和一個約十六七歲的長袍少年。異常拘謹的，向主方鞠

躬着。她們都修長，肥滿，面部的表情沈滯。自然，已在「青春的橋」的盡頭了，失去的歡樂已在那蒼白的顏面上留着悲哀的影子了。

繞着茶桌坐下來，似乎誰都知道誰，各人正度着各人的這一剎那引起來的情感，於是謙虛，客套來了，而所起首的話，無非是一些讚慕，出乎一種不一定要誠意的態度下。

「R女士……您，您在N大學的英文，誰不知道是坐了頭一把交椅的……」  
主人，那着綠呢的青年致辭。

沒有什麼誠意的反響；那較高一點的，祇是遜笑着：

「客氣，客氣。」

謙虛，自然是表現一種地位和「格」的，而在大庭廣衆的前面，是談着不欲談的事，笑着不願笑的笑。正因為在男女之間，旁人的眼光是犀利而刻薄的。

着綠呢的青年又把話挽回了。

「您認識密斯忒宋嗎？R女士……」

「也許，記不清了。」

發言者舉起茶杯來，看着他的夥伴。或者是過於小心謹慎的結果，覺得對方散漫的口氣是含有用意的。便由困惑——一點點困惑而求得扶正似的。

和兩女士同來的少年是安靜的，眼看在窗外，一個不管閒事的監督人似的，始終不啓口。

「他就是修有信，華中中學的教務主任。」

「啊！那女的說，『好像不很認識。』」

主人的伴，那着麻呢的青年，似乎因為面貌過於黑黝了，祇是低着頭假笑着。似乎有一種奇怪得使人憎惡的情感壓在他的喉間。

「有信，他也很知道女士的英文程度很高很高的。時常對人致着欽佩！」  
主人仍這般無謂的說着。

女的是照例客套。她的同伴，彷彿姊妹似的，卻含着諷嘲的笑，當眼不時朝着那麻呢服的青年時。

「我覺得同時，對於修……也很帶着一種感想的……他以為……因與學校方面正需要教才，所以曾對我致意……」

「啊，是，」女的說。

「他看R女士能到那裏兼一點課不？」

女的話有些攙回了道：

「不客氣，這實在是太客氣。」

旁座的人們都感着不自在。他們喁喁的議論着；他們很深刻的注意到他們談話

間心理的變態……

「教課自然不是客氣……」

主人這麼說。

那年紀較幼的女的，和同來的少年講了一些土腔。那少年立時起身了，向主人致着意——要走。似乎不管留與不留，一杯茶，幾句客套，已經是很薄的人情……便離了座，回絕了一切談話的引誘。

他們向兩青年深深的行着禮，而且兩眼朝直回頭來，有風格的——這自然是數十年來教育的結果——或者有風韻的走了。

座衆不滿意，也不高興，因為他們預感着這兩青年的要落選。既不美，又拘束，談一些文明事何用？

兩青年對於掩飾的功夫卻是高強的——自然，慣於掩飾的人是得不着異境的

——這麼說：

「早知道她們不教課，何必請？」

「我也想過。」

「我想還是找李任武去。」

「自然。」

就這麼走了，漂亮而瀟灑！

七，二，九三三於北平。北海之遊回途。

## 韋忽

### (一)

兩星期前的一晚，我正和C君擺棋，這寓居的電話鈴忽響着。僕人出外了，C君祇得起身來接。

「嘿啦——」他洪朗的喊着。一會，面容忽然蒼白起來，祇不住地「唔唔」的答應。

這於我覺得訝異，以致預計要下的一顆棋都忽略了。

他挂了耳機，冷聲道：『老韋不行了。』

『不是有起色嗎——據醫生說？』我驚惶地問。

他在室中繞了一圈，取下外套來穿了。僕人正當這時回寓來，他囑他去雇了一輛汽車，因為這地方距P C醫院很遠。

我們在車裏都靜默無語；這位相識者的印象，開始在我的腦裏轉動着。

『L，我早說這事壞了……』C君回頭來槍聲對我說。『醫生是不可得罪的。如果他們對病人起了惡感，他的病便等於不恰。可是……韋忽近年來不知爲什麼變成那樣 Irralvent（易於激動），對於生活範圍以內的事會那樣忽略，不在意——不然爲何……』

『我們都早勸告他了，』我截斷了他的話。『如果他有一個能幹的管家婦，大約也不致造成目前這現象的……早年他正在寫他的哲學源流時，找不到新材料，便把

所有的收入去買了兩卷古籍。這書變成珍寶似的藏在他的書櫃裏了，可是他的生活便不得不極力節制；甚至自己去做飯，欠房租，當衣服，結果與東家和鄰人都生了惡感。

……』

『他原來就這樣的，』C君着重語聲道。『……我們相信他是一個想像的巨人，行爲的侏儒；結果實際害死了他——』

『我希望他決不至於——死罷……』

我們的車停在那醫院門口。因爲這醫院素來是貴族富人的居留所，C君費了很多脣舌，在那錯綜的甬道間來往了六七次，才找着一〇七號的房門。推門進去，便有一道嘶啞的怪聲嚷了出來！

『h—n—h—n……我要往東走！hah—h—h，h—h，h—h，水……no no，火……加他林……h—n—h—n，我的人啊……hah—hm—hm……』

一個略帶慌張的看護在旁坐着，手中拿了一把銅勺。醫生——是那樣的年輕，那樣安閒，正用針去吸取玻璃管內的注射劑。

我和C君走近去，章忽擾起他那和白蠟似的臉，注視了很久，說：『唔，你……』

這一剎那的端詳下，我發現他全變了。兩眼深凹，鼻孔楞張，枯焦的嘴唇祇蠕動。兩手顫抖，不住在空間畫着，一時拍拍被，一時向前一指。

『老章！』C君帶啞音的叫道。『老章！怎麼了？』

這年輕的醫生忽止住了他；教看護着力按住他的臂膀……這是不可能的。看護的力似乎過小了，病人的手在她的把握下還不停的和舵似的擺着。

這是一種強心劑，我看了醫生手裏一眼，便走上來把住了病人。費了很大的力，醫生滿額流着汗，將注射針從章忽臂上抽了出來。他的容顏漸霽了；兩眼開始熾着一點生命的幻燄。

「韋忽——」C君坐在旁邊說。

他凝住了許久，嘴蠕動着，說了兩句模糊不清的話……但他已疲憊了；精神錯亂之後，呈着安息的状态……看護停止了我們的詢問，而且用一種疎忽的態度，叫我在門旁坐下來。醫生——也許太年輕了，病人在他眼中看不慣似的，忽忽的提了行診箱，大踏步走了，嘴上吹了兩聲呼哨。

十分鐘後，我們走出門，和看護談了很久。我問她關於病人近半月來的起居，來往看視的人的狀況，他的精神現象——說到這裏，看護祇搖頭說——

「他住在這裏快兩月了，還祇付下四十元醫藥費……好在我們治病的目的，並不在乎洋錢，但是——近來因為種種特別情形，真不得不——」

「我們朋友，一定可以想法子的，那決不成問題。」C君應着。

「那麼，」看護的顏色少霽了。……這位先生癖氣也壞，甚至還打東西。睡下的時

候，講很多的話……」

她不耐的走了。我和C君在室中坐了足足半個鐘頭，章忽始終沒有醒。我們祇得向寂靜的屋告了辭，徐徐走出甬道。

(11)

我認識章忽是五年前的暑假，在S埠華儉樓的旅舍裏。那時我爲着一點藝術上的志願，爲着向繁華市的探險，或者竟爲了一點物質上的野心，過着一種縱恣的生活。華儉樓是專爲迎合我們這種都會的遊客而設的；它的三樓上設有華美的客廳，和十七世紀法國貴婦人的沙龍似的，整天留連着許多涉足在交際場中的人物。活潑的少女們管理着圖書館，音樂會等遊樂所；球房的僕歐幾乎都是穿着白雷綢號衣，鑲着金牙的。在那時，自然，我是幻夢似的依戀這生活。

我們的同寓，都是互相以殷勤，努力相勉的。除開我和C君，他們多半是一些抱有

志願的純袴子；對於女人是溫存有禮貌，知識多而浮淺；大部的生活消費在體力的角逐。C君，因為他的舉止言語適合於交遊，漸漸和他們熟諳了。他的北歐文學史工作停頓了，每天晚上，精神煥發的從外走回房，又抑鬱的傍桌坐下去。他用那些『曲線的』，『天鵝絨的』，『Fountain』等類鮮亮的名詞去寫短詩，用淡紅色的信箋謄下來，祕密的藏在襯衫夾縫裏面。

對於他這種神祕的生活，我感到無趣味；我是一個從古老的村鎮出來的，對於革命的政治，對於想像的工作抱着貪婪的野心。我也沒有什麼風韻，跑馬路時常使人落後，說話不會起頭的。那時我答應一個書店寫一本描寫革命過程的書，埋頭紙卷裏，已有兩月了。

一天，我和C君在樓下餐廳要用餐，對面的雅座，一個像英國詩祖喬叟似的青年，忽走近來，沈重的和他拉了幾手，仍復回到原座去。

「密斯忒吳爾芙，」一會，C君用那間散的模樣發言道。「我到現在還不知道你的真姓名哩。」

這青年站起身，彷彿有一大篇理論要發揮似的，謹慎的用手絹拭着嘴，吞吐的說：「我……對於姓名素來是不在在意的。我覺得覺得……人生的目的還是在學學問道。譬如……歐洲一班大思想家藝術家，他們寫文章的署名是……你猜猜看，署的什麼？密斯忒C，很有意思。」接着，好像說完一篇演講似的端正的坐下去，拿起刀叉。

「不知道，」C君看了我一眼，帶笑地对他道，「你說。」

「……叫『這篇文章的作者，』可見他不不釣名沽譽了……」他自己儘笑着。我覺得很奇怪，爲什麼這種通常到毫無意味的事，他竟會發笑——神經病似的笑？

「密斯忒C，」一會，喬叟君繼續道。「你說我我近來作的什麼？」

「誰知道！」

這新相識者對於疎慢的言辭似乎感覺得不舒適，他低下頭，沈默了。

我們發現吳爾芙君就住在我們的對面——四十三號房裏。一天，他預備了咖啡，一筒吉士煙，請我們去閒話。他的房裏佈置得整潔，簡樸，巨大的書列在屋的兩壁。因為一種平易的習慣，我們的談話沒有起首，而主人，開端便直率的提到倫敦巴黎的生活了。吳爾芙是一位大玩耍家，享樂主義者；巴黎婦女所穿的襪子的類別他都下過研究工夫。他的手裏老是搬着一幅撲克，用一種特別的姿式洗着。他嗜好抽最講究而花便宜價錢買來的雪茄，不時到懷裏去摸他那用麻繩繫着的手錶。C君見了，祇搖頭訝異。

「這表示……」他喃喃的說。「勞……勞資合作的意思。」

我爲了賓主之誼，祇得愉悅的笑着。

一會，他的話題轉到他的志願上了。我們以爲他的所學——憑一種通常的經驗去觀察——似乎無根柢。他說會進過很多大學，拜見過羅斯特頓和蕭伯訥。但C君說，這些言辭有時是不足置信的。然而他談到中世紀的文學，卻那樣深奧與精細，但丁的一短句，亞里士多德學派的渣滓，他都能彀指出，加以解說。我茫然，我不瞭解他，覺得他不過是一個尋常的書獃。

在那時，我有一個意見，以爲純粹的學術能使人簡單，晦澀的；我熱烈的崇拜行動，讚慕思想。我們應尊重真理，勤於工作；工作愈勤者所得代價愈大。享樂，耽美，浪費的生活都是我所忌憚的。

我便問吳爾芙對於社會改革的見解怎樣。

「這這這是不可能的。」他用一種嘲弄的口吻對我道。「改革——不不過表面文文化的刷新罷了。我們人類永久被束束縛在物質慾望裏。那麼，我們的能力，

知慧都成了追求它的工具。智者得逞，愚者淘汰。社會，自然總是被強者所統治；實際上，強者的能力，權利永遠不會讓給弱者的哪……而而而所謂強者，就是那些具有操縱金融力量的人物。」

這些話，我以為都是帶有哲理意味的。C君祇微笑點首，似乎表示他對一種精細的思政的敬佩，同時對那固執的，虛玄的抽象理論帶着輕蔑。吳爾芙君看出他這含意了，祇是用手指敲着案道：

「……改革！那裏會有這種事呢？我我們承認一切大改革家都是理想的，前進的，但結果總是被犧牲在那物質統治者的手掌下……」

「改革，」當時我便說，「硬幹好了！何必那麼拖泥帶水的顧到過去的事實？」

「歷史上的抽象觀念祇能使人偶爾在應用上增加一些機智，不能使它重復演成事實的，」C君說。

「當然」我同意着。

吳爾芙君似乎毫不承認這些話，喝着咖啡，喃喃的說：「好罷，好罷……將來再看誰誰的話應驗。」

我走到他的書架旁，發現他的書本上都印着「韋忽」的印章。我很驚異這些書的來歷——

「平常得很。」C君說。「事實上我們有許多書都是從舊書攤上，因為急於應用，用廉價買來的。」

「不，這都是我自己新買的。」

對於女性，韋忽——我們已經決定他的真姓名了——帶着不屑意的態度。

「噢，」他昂着頭說。「戀愛是不高尚的，因此女性大都不會高尚的。」

說畢，他擡起頭，正彷彿在煥發着詩思的喬叟似的，兩眼去追逐那田野的，牧歌的

幻夢去了。

(三)

爲着對於都市生活的疲乏，單調，精神上的抑鬱，我和C君都預備離開S埠。我們約定半月內往C城集合，再圖各人的進向。他已先我半月走了。

韋忽在這半月內沒有什麼動靜。他孤獨的住在四十七號房裏，披着污舊的汗衣，躺在牀上，在雪茄煙霧中翻閱雜誌。桌上堆滿了信箋和稿件，洋裝書散亂的在地板上堆放着。也許是對於西洋文明感覺到厭倦罷，他時常學唱着洋涇浜的小曲，裸着脚到精雅的大餐間去用飯。不久，他和僕歐們吵起嘴來。他每次受了他們的辱罵時，使用那「God damn'd it,」一類的話去回報。

一晚，我走進他的房間去看他。他正在寫稿。

我問他的工作狀況怎樣。

『管什麼……什麼生活呢？』他這樣曼聲道。『……做事業的人決不能顧忌這些的。我我我現在打算寫一部書……』

『什麼內容？』

「*Origin of world's philosophy*」（世界哲學之起源）他說着，一邊仍繼續的寫。我注意到他案頭那一堆債務單，伙食賬時，他非常生氣地將它們抓着，撕了。我祇得仍然靠在他的書架旁坐着，翻閱他藏在壁角的幾本新近出版的書籍。半晌，他忽露顏對我道：

『密斯忒L，你覺得我這種人有有幾分奇怪麼？』

『有一點。』

『是罷？』  
『是罷？』我這種人多得很。但在十年二十年後，他的精神上的工作，總要要要戰勝一切的。』

他又對我說，在C B大學聽講時，時常連電車錢也沒有；可是他家裏的兄弟個個都娶有兩三個妾。他初到歐洲時是一個富翁，好接濟朋友，好陪伴貴家的女人，可是自從有了買書癖，聽上了B教授的講，便變成了窮人了。他有二十三鐵箱的名貴書籍；回國時，放散在巴黎，尼斯，加爾各答，到廣州時，最後三箱書也押去一箱了。

『對於應酬，對於生活，』他結果這樣說。『我也許太忽略過分了。我祇想在一月兩月內寫一篇哄動觀聽的論文，贏得學術界的獎章；我想到處有人請講演，各處大報紙披露我的像片。』

八月中秋的前一天，我接到C君的來信，說H城的師範學校校長王致美君要請一個教員擔任現代中國文學，文章作法等科，還說：『如果你對於上海生活呈了厭倦，不如同來看看粵南的風光罷……』他還問我在華儉樓有精於英語教讀的住客沒有……在C城他找不到一個沒有買辦氣味，文法精明的英語教師。信末還附上一句

——「韋學士不可用，請不必照顧他。」

我對於C君這種黨同排異的觀念抱着反感。他是嫉妬他，輕視他？但我終於介紹了，說「見有才學者，助其進於實用之途，也是義務啊。」

韋君對於我的示意是拒絕；但第二次對他坦白的說明後，他又慨然應允了。

一星期後，我在珠江邊的廣和旅舍見到C君和王致美君，還有兩個將近中年的西裝者W和R君。

「L同志，」王致美君起首便對我說。「在外做事，一見面就是朋友。我們各種角色都有了——」接着他走近鐵牀邊，從被裏拉出一個矮而瘦，禿頭，滿面笑容的中年人來，拍了拍他的肩說：

「插科打諢的，認識認識新來的同志罷。」

周圍的人都大笑。這位鄺大志君，就是王君的內親，大約是任「司賬」一類的職

務的。

我和C君到H城後，將聘書寄與韋忽。一星期後，回信很快的到了：

「L君：猥承不棄，畀以好音，思慮之餘，感慨無已。所囑任英語一科，甚願盡棉力擔任，唯弟所學者均近專門，孔德也，赫胥黎也，皆非幼稚學子所能了解者。至倫理一科，近對於精神哲學且呈倦厭，安能斤斤於初等倫理之教導……夫既木已成舟，好意難拒，弟所任之課，如貴校能改任近代短篇小說，詩歌，哲學，論理學等科，則庶幾與弟所學相近矣。對於貴校之報酬若何，弟不欲過問，唯得一良好清潔處所，潛心一修葺「世界哲學源流」稿，則於願足矣。……又，旅費缺如，請寄二百元……」

C君在H城中學是任教務主任職的，對於這請求，表示異常的躊躇。他覺得這學校學生英語程度連會話都不懂，怎能聽學術演講呢？他有些怪我不該將這人惹上來，——韋忽的個性，似乎太過濛混了，或者對於中國內地情形太不熟悉了。

『老兄，』我說。『你這過甚的猜擬是可以不必的。請教員，祇怕他沒有學識；學識太多了，就閉着眼教，也比那靠幾頁講義吃飯的高明些吧。』

王校長很贊同我的意見。立刻設法將旅費寄了去。

在這遙對着海岸，旁倚着芙蓉嶺的學校，我們開始一種自在，習於勤勞，愉悅的生活。我們都愛戴我們的校長；他有容量，很和藹，又具有辨別知識，品德，和一切事物好歹的能力；他善談，長於談諧。他有統治的能力，可以使任何性格的學生信仰他。甚至——這是出乎尋常的力量了——他可以在教育局占重要位置，能引動那以『遊山玩水』，『不務公』，但同時也『不濟私』的公子縣長帶上七八十個衛兵來參觀學校的組織。他在縣黨部得有選舉權；可以使黨員們嫉妬他，祕密去攷察他的黨籍，言語和行動。

在我們中間，理化兼博物教員也是很有趣的人。他是一個康德般的道學者，下課

後，便低着頭，將挂着厚玻璃的近視眼湊在原本書上，和蒼蠅似的噙着了……他在講臺上是最有魔力的一人。他告訴一些猩猩，更格盧，海鶴魚，響尾蛇的奇異故事給學生們開眼，星期六日，帶了他們徒步到海濱去拾海生物和貝壳。第二天他們都滿載歸來——用瓦罐貯着水母，竹筐盛着蠓與鸚鵡螺，木桿挑着「鱷仔」和「蟹」，常勝軍奏着凱旋似的回來了。

這位勤勉的范義運先生，對於這些海生物一件也不會廢棄。爲着「蟹」的標本，他幾乎籌畫了半月。這是一隻和洗足盆大的，蜘蛛狀的動物；它的足，幾乎和千手佛一樣的令人眩目。它有一隻棧欄葉柄似的觸角，可以在海中將鯊魚的腹刺破……范義運先生倒了一桶火酒，從附近玻璃窰訂製了一隻巨匣，才將這珍品安置了。

體育教員文方盛也是令人吐舌的。他沈默，在適當的時候纔顯顯身手。他能在鐵杠子上翻飛，能夠舞劍。他時常拉胡琴，教兩三個學生習京調。但在那音樂美術教員

面前便迷眩了。C君時常對人諷他“Fall in love”，因為在我們中間，成霞是一個嬌柔的女性；她的善辯是使同事們稱讚的。

自然，我們中間是少不了那位插科打諢的先生。我們對他都得表示一些好意，否則我們的薪水是必得延期的。

(四)

一天晚上，我們幾人乘着秋意在竹園談話。我望見從縣城到校門的草徑間，芭蕉樹的密蔭裏，一輛布篷轎緩緩的向這壁徐進着。

「同志們，這一定是喬叟吳爾芙章忽君到了。」

大家都訝異這名字的長；便一同出校門來迎接。

吳爾芙章忽君消瘦多了；他神態灰頹，兩眼直視，下轎來幾乎什麼也不看見，祇說：

「是這裏嗎……是這裏嗎……」

C君和我走上去，和他拉着手，將同事們介紹了；在應接間，他幾乎完全疎慢了，嘴裏喃喃的念着，不時雜着兩句英語。道學先生范義運有些怨懟了，因為這新來者幾乎沒有理會他，祇是睜了兩眼。旁的教職員也紛紛的散了；校長卻具有特異見地，以為這人的腦裏裝滿哲學術語，是一個純正的知識代表。他懇切的向他問寒噤，囑我和C君盡招待的義務。

我們留了一間窗臨竹蔭，幽靜的房給這遠來人。這使他異常愉悅，在室周圍不住的巡迴，嘖嘖的稱美。他說從S埠到此地途中，沒有一件事不是悲觀的；最後所餘的七十五本西書，十之八押在C城的旅舍裏了。離去了繁華都市，初是眷戀，但一睹這滿目風光的巨城環境，卻又自幸了。

他的臥具還不會鋪好，便滔滔和C君談起失業問題來。他對於資本主義制度不覺得其缺陷；他祇以為人類過於競取人為的物質，忽略了天然的生產發展，勢必成爲

目前的現象。藝術，學問在中國是談不到的；他說通中國，還沒有一個瞭解海格爾哲學的人，沒有一個精通愛因斯坦的科學者。

「吳爾芙君，」C君說。「我得通知你——這裏是永不會有雞絨湯和牛排吃的啦。」

「是嗎——」他笑着，莎莎的搓着兩掌。

第二天禮堂開着歡迎會，學生們靜坐在臺下，來聆韋忽君的講。他有些忸怩，在臺上默然一會，寫了一個題——「哲學上的唯物思想。」這題把聽衆都怔住了。

在他的講述裏，我們發現他的目的是沒有聽衆的。他反覆在費爾巴哈和馬克斯身上講。學生們先是精神興奮，以爲這馬克斯的介紹於他們有不少警惕。但他們不瞭解這些話，以至多數都打着盹。

「這位先生也許通得過的，」一會，校長低聲對C君說。「學生們打盹是尊敬的

表示。一到吵鬧，便無法解決了。」

三天課務過去了。一天，吳爾美君流着汗——這已是初冬了——挾着書本走進C君的房。我在那裏談話，祇見他氣咻咻的說：

「不易對付，不易對付，密斯忒C。學生們實際上是不歡迎「唯物觀」的……今天堂上祇有三個人。有一個向我說：馬克斯的老弟是誰？你知道麼？馬克斯的老弟……」

C君是有幾分刻薄的；說他也不知道，因為很少有人注意馬克斯的親族的。我們都知道阿靈匹克的修士，但都忽略了地坦斯族裏面的侏儒。馬克斯的妻是很賢慧的，他還有兩個女兒，一個最好的友人昂格思，我們所知的如此而已。

我便告訴韋忽若說——這裏的學生是出乎一般想像的，用不着這樣高視他們。你在堂上，說一點你的主張和對於中國社會革命的意見好了。文學祇來得狄更斯，哲

學是全然不瞭解。而講到革命，他們連社會的經濟組織都不很明白的。他們祇是熱情，熱情，猶如一個坦白的詩人愛上了一個在交際場中混久了的女人似的。……韋忽君又告訴我——他們的英語是不用教；大部分已經很樂觀，覺得將來毋須富貴辦了。他們祇問他學過俄文沒有。

韋忽在同事們中間不時仍受奚落。他老是那麼高傲，不近人情，忽略了談話中的美麗有趣的部分。他把知識看得那麼嚴重，長於找別人的錯；這使那性格浮淺而狹隘的人感着惡劣的印象。

一天，他和低級的一個英文教員在操場裏談話，忽爭吵起來。那位阮正聞君太氣憤了，祇是說：「笑話，笑話——你的『Pronunciation?』（拼音）錯了還說我連『Oh:ms-try?』（化學）和『Physics?』（物理學）都不清楚什麼話！」

『我不和你分辯！Damn'd Fool!（混蛋）你要聽我的講，我都要降你的級。』

學生們包圍着，大笑着。他們叫道：『誰對啊，誰對啊——』

阮正聞君滿臉通紅，幾乎難於維持自己的身份了。他要揍他。C君和校長都是和事人，把各人拉開了。

體育教員也憎恨了這高傲的喬叟君。兩人一見面，便各自走開了。一天，成霞小姐在門口散步着，他走上去，異常恭謹的對她行着九十度的鞠躬禮，說：『密斯成，你的音樂大才——至於美術，啊，那更不用提——我早領教了。我希望你不時賜教……充其量，我不過一個——』

妖婦似的——或者是輕蔑的媚笑在伊嘴角顯露了。她遜謝着，迅快的說了一遍對於音樂的意見。

『是，啊，上帝祝福罷，』韋忽君朗聲的喊。『我們男性和女性比，不用說在音樂技術上，別的也真差的太多啦……』

這談話正繼續着，忽然被盛文方急突的走過來，一口津沫的睡聲給截斷了。韋忽好像是突然的驚顛了一下，對這闖入者點首說：

「原諒，原諒，這不會於你有何種困難罷？」

我和C君遠遠的望見了；C君祇笑着。我覺得韋忽君這樣一種態度對待職務界的女性，是應當的，雖然有些誇誕。然而一星期後，文方盛君對於這良善的人，爲着一件小問題，狂恣的辱罵着。他矗立在韋忽的屋中，激動的拍着桌。

「你是什麼樣的人！嘿，你配批評我……我有什麼錯？嘿！你以爲你很能幹嗎？你以爲會討女人喜歡嗎……咳——我還看見你半夜到女宿舍裏去吸……」

C君忙跑進去，給文方盛拉開了。這種事使我們很不平。一天晚上，我和C君，校長以及事務主任恭謹的走進他的房，用彎曲的言辭表示他應該注意一點人情世故。C君說南方的人是不受批評的，事務主任說，我們都是同志，何必相輕；我也以爲我們應

當適應一點環境是不可避免的事。校長結束了，說：

「嘿嘿……我們都知道，韋同志的學問是很好很好的。」

大家都笑着。韋忽忸怩了，他演講了一大篇話，將在歐洲六年的歷史都背述了。這是結束。

漸漸的，我們發現韋忽時時告假了。他有時整天坐在牀沿，直着眼望住窗外的竹蔭。我們又發現他傷感了；語聲發顫，行動無定。半夜，C君說不時聞見他的廢泣，說：「這是怎樣一回事呀——」我爲着好奇，同情，兩三次探聽他悲傷的真意。

「沒有什麼……我的母親病了……恐怕——」

一天，我在號房等着回報一件事，郵差來了，遞過幾封信來；其中有一封吳爾芙君的，封上寫着娟秀的字。我接了過來，不知被何種惡毒的心理所激動，竟將信私拆了，上面寫着：

『吳先生——我對於你的美意真是愉快；我也知道你的境遇不好，但我並不在意這些，實際我已決定終身從事學術了。』

這信是從加里福尼亞遞來的。我看了以後，替這收件者異常不安。他被一個不甚熟悉的女人所拋撇了。他太真實了，祇想在她們身上發現基督的愛。我不願意將這信再交給章忽，因為這於他無益。

那時學生們幾乎要驅逐他。他在課堂不是被哄，便是被質問。他的講辭愈沒有來歷，愈蒙混了。一天，他忽然細起行裝，囑校役去呼喊行脚夫。他向校長借盤纏二百元；校長立即答應了。第二天，當我們不注意，在課堂上時，吳爾芙君的影消失了。有兩個學生曾送了他一程，因為他們覺得這位先生是令人愴感的。

(五)

我在P城忽然遇見這一別七年的章忽君——他是那般蒼老，瘦削，垂着兩隻深

沈的眼，幾乎令我駭異而傷感。

我引他走進一間咖啡店，問他的近況。他祇是不答說：

「流落，流落。」

「預備作何發展？」

「無所謂。」

「你打算教一點功課麼？」

「也許。但現在很困難……」

我提示他，願意介紹他和一個大學校長見面。我告訴他我的住址，告訴他C君在附近某城學校任課。經過兩三月的來往，他的精神漸形振作，談話也多了，而且得到某校的講師聘書了。我們沒有發現他有任何病象，祇是在下課後面色蒼白，聲音嘶啞。

他陡然有病，病發時倉卒的遷入醫院，都是我所不知道的。C君也很久不來了。

我們第五次去看章忽君時是他的尸骸殮入棺木中的時候。我和C君都愴感到想哭。

章忽君啊，你的靈魂，你的希望，你的過去一切，已在我們的念記中了。我希望世上不會再有你這樣不幸的人，我希望將來有一個藝術的宮庭，在像你這樣的人悲劇未起頭時，便將他引渡了進去，給他充分的知識上的享樂！

## 武器與勇士

離戰區約七八十里的××縣城，自從××口一次中國軍敗陣後，傷兵一隊隊送進堡來；縣立第三第七小學在軍事期內停業後陸續的改辦後方醫院了。縣長及公事主管人們在一處公邸裏集合——商議維持治安的辦法，如敵人乘勝驅軍襲城的時候。這一天，顯然的是一片肅寂，祇見幾個無業遊民盤旋於街坊。敵人的飛機不時臨到，偶爾起着一兩爆裂聲，那一定是它遺下來的恩惠，豫示瑪斯的來臨將不免了。差役，小職員店夥精神奕奕的洋車夫，全都看不見了，逃走了，藏躲了，或者被愛國心所驅使到前

方自動服務去了——沒有人注意，但一片清冷的空氣傳着各種驚人的消息。

這公邸有一所樓，吐露在樓窗前的洋臺上，因為瞻仰飛機的便利，縣署公事人員無形的有一次集合。視線的水準，可以抹過城中一切高低不齊的屋脊，透過那灰蒼色的城堡，抵到一帶蒼鬱而又形參差凌亂的山巖。飛機來時，和山巖裏騰出的鷹隼似的，發出海鶴魚一般的呼嘯聲，畫着形態優好的曲線，拖長那一抹抹的煙香……這便將近要向城裏窺伺了。而且，照例是上午九點，下午三點鐘，而且是那般閒暇，悠然向往，無所用意的扔下兩顆彈，仍舊那般曲線的，閒暇的飛回去，隱在那參差凌亂的山裏。

第二科一個科員在這次飛機來臨時，預備了一隻舊日官衙司禮用的砲，安放在縣邸前院的石鼓後面。砲身已黃鏽了，砲眼也堵塞了；縣長雇了兩個人工，架起能熔銀的火，打通了它的藥棧，將鏽紋刨括了罄盡。工程完畢了，在許多公私人員的環繞中，作了第一次試放。居然得了效驗——洪亮，猛烈，但仍然不及擲彈的爆炸聲的一半。要將

它嚇退那行空的敵人是行不行的。

「把火藥打緊些，封上黃土，」老炮手揚言說。

「擺在城樓梁上去，叫架飛機的聽個清楚，」有的事務員提議。

「這麼來打也打得準確一點。」

縣長的意思卻要留將下來在縣署裏「保駕」——也許飛機發現這砲的所在，它必得審慎着逃開它的射擊的。

「打飛機的效果是一點也沒有哪，」他這樣解釋說。「給鐵籤放在裏面，射不到一百尺高，爲的就是臨時放一響，也可叫那些矮腳鬼知道咱們有的是高射砲。你們知道嗎——祇有高射砲才打得着飛機哩。」

有許多生來不會出縣城的才恍然明白這用意，兀自贊着他有使用「空城計」一般的機智。很多店家們都彷彿着——火藥買來了，商議用怎樣一個物件來代替砲

身。

下午四點鐘——飛機的嘯聲發現了。縣長帶着公務員匆促的馳下露臺來。他昂然的立在洋灰磚圍欄後，激聲的叫着命令。勤務兵流着汗的把砲位安正了，巨筒的火藥倒進去，加上黃土，着力築緊。飛機已繞到城北廂了，在那一堆稠密的屋脊下，轟起着兩巨聲響炸。起先是悶在禱裏似的沈鬱，接着和鋼琴的旋音似的放散開，低壓着一片市民的呼喝。接着它和剛做畢一椿歹事的老猾一般，搖着慢步，朝這露臺的頂點繞來了。

「準預着！聽這兒數到四——」縣長是紅着臉，兩眼發亮，聲音沙碎。公務員因爲主人的沈毅，都怯弱的站着不敢離開，頰上的筋肉祇不住牽動。

飛機正朝這砲口的直徑轉動，再十秒鐘，它的垂直線便安抵到這露臺的中央了。縣長的眼張大到和拉開了一樣，鬚子幾乎是隨着嘴唇顫顫——

『一，二，三，四——四！四！放呀！』

炮手起了慌，眼看着藥引的紅熾息在火眼外了。一些效驗也沒有。飛機彷彿行火葬前的巡禮似的，環着這公署將盡了三匝三繞。縣長呆木的矗立，白色的練和驚人的幻影似的落進他那仰承着的眼膜裏。一次，兩次，三次，——

一聲猶猛的『砰——滂——』從屋前後發出來；全地帶在顫抖。旁立的公務員一齊向裏面奔，有的碰着門——陷在那裏，有的倒跌了，在爬；縣長完全萎縮了，兩手凶狠的揪住那洋灰磚棚。

『救人啊，救人啊——』有人彷彿發喚。

在這猛烈的聲帶搖顫下，一切彷彿都在崩潰，坍塌……

但飛機忽換了方向，失卻曲線的，悠然迴往的神調，和一隻被銃所嚇的老鴉似的，成了一條直徑的朝城垣外的山間竄走了，留下一串狼狽不堪的響動。

砲口依舊仰着。一切都沒有動。祇是四處散着琉璃氣味，一抹煙在半空橫爬。

x

x

x

擺着酒肴，茶食的縣長私邸裏，這一夜，賓客都齊集了。

「哈哈，哈哈，」主人不住的，逢人便笑着。

人們在座上都一致稱讚他的功績。自然，這一着是將公署從敵人的預算下救護出來了；飛機受了恫嚇，以後也許不再敢光臨了。這真是值得一次祝賀的事。有的客人竟喃喃的吟着「縣座洪福齊天」一類的讚詞。

「哈哈，哈哈，」——算什麼，不過廢物利用罷，」主人致謝着。座衆都歡笑。

因為這事故的引端，大家都覺得「戰爭的可怕」不過是一種空想。似乎有了機智和勇敢，敵人都可成爲一擊後的俘虜。席上是莊嚴混和着歡悅，科長，公安局長，黨委，

後防駐軍營長。縣中學校長輪流的把杯。他們聲言要痛快喝一回，以洗這幾天來所受的恐慌。

過去幾天那些由炸彈所釀的慘劇由公安局長口裏曲折的，避免了那帶刺戟性的形容詞——一件件報告出來了。沈着，流動。有一家店戶全被炸，母子三人同死於一室；有一家住宅全被燬，牲畜都不免於難，但眷屬因為待任街心看飛機而倖免。不幸中又生了微倖的事。最奇的是某條街的碑坊全被燬碎了，坍塌了，蹲在近旁不遠的一位測字的老先生卻完全沒有受傷，也不會受到驚嚇……

「奇怪，」座衆的一員便表示訝異。

「因為他是一個鬻子，」公安局長幽默的解釋，「向他那兒測字的人不用口講，是用筆寫的。」

「那這班測字的都應該是文明人，」一個科長說。

「可不是哩。」黨委便答。「不認得字的就不用測字好了。」

縣長是體念民艱，時時忘不掉這「悲劇」來源的話。話題轉到「怎樣免戰」上去時，他主張祇有戰爭方可抵禦戰爭。和平祇是幌子。自古以來沒有用公理，求情一類的手段能免去仇敵的侵略的。北宋是亡在對於金人的輕視，放任。

「我們不能不主張澈底戰爭，」他響亮的說。「不但要守，還得攻。祇要有一分隙，就得鑽進去，別讓中華民族在鉅形中消失啦。」

他又說——

「我就不信對方的砲一砲就打中我。如果砲能中，那簡直不用打了。就爲的砲有時打不中，砲也有法子叫它完全打不中，所以我們才戰爭。才衝鋒，打包抄，來個全勝看……」

座衆讀和這激勵語。

縣中學校長——坐在主人的對面——和他一樣是帶有幾分醉意的，覺得武士之外還有武器的，便引出戰爭的勝敗。如果以犧牲的數量大小來看，全以那一方面的武器精良為轉移的。

「主張澈底戰爭……」他有些常抗議似的呻吟着，說：「我以為在中國實在難於辦到。至少不應該……日本人有鐵甲車，坦克礮；我們沒有，也沒有防禦的方法。怎麼辦呢？有人主張用血肉來擋。肉堵住了他的去路，他們也就不能退陣……實在這方法是幹過好多回的」——

「那多麼不值得——」座中有抱反感的。

「自然哪——」校長有了接話綫的，高聲續道：「說到打仗，敗有時候單單祇名義，勝有時完全由犧牲換來的，我們如果把一百人的肉體阻擋一輛坦克車的前進，那麼必得要一千人才擋得住十輛坦克車的前進哪。那真不值……我們要真的勝利，就

是能準備一些武器——比坦克車，還更精良的武器……」

縣長喫着酒菜，兀自想自己不應加辯護的話，當有部分座客，相覷的嗎嗎低聲應和這校長的話，也有可同情的地方時，縣長不服了——尤其是那替他安砲的那第二科科員慫恿着——站起身，朗聲說：

「校長先生的話是有道理的，卑職也相當承認。可是戰爭——改稱打仗，通俗一點罷——全靠武器是不中用的。我們還得要用勇氣，熱誠，機變，全盤的策略，人爲和天然的障礙……我們把「螳臂去擋車」那恐怕是一時不免的辦法——我們爲什麼不能預先畫策，先在陣地前面掘上陷穽，埋下地雷呢？一個地雷鬧不翻一輛坦克車嗎？——卑職就不相信……坦克車掉到廣十丈，深一尋的地窖裏，還能夠開砲往上打嗎？——以這種推論，武器儘是武器，也不見得能夠應付「人爲加上天然的策略」……」

這時，校長和與他抱有同感的教育局視事，都把他們埋伏好了的言辭一併吐出

來；他們以爲武器精良的，不一定就祇會使用武器。他們沒有應付策略的策略嗎？——  
以有武器和沒有武器的比較，自然後者較差一籌的——

縣長有了愠意。顯然的，他不能當座衆前專斷他的理論。他向旁座者看了兩眼，似乎要求一種同情。公安局長發言了，說了許久，祇啞啞的不能出口。

「好罷好罷」主人忽然生了轉機，把話端挽回。「聽卑職說一個笑話，」——  
應和着校長的一幫人，因爲賓主之誼，都隱匿了他們的笑聲，他們聽到縣長的擬議，乘着這機緣，全歡動着。

「附議，附議——」

他們齊仿着執行大會時的口吻喊着。縣長喝了一滿鍾酒，將話端開始了。

x

x

x

「這故事發生在一處村莊的一家農戶。

「豐收，特產棉花與羊毛，沒有匪患，住民安樂——是這地方的特色。管有田地的都成小富翁了，佃農手工也都過着順利的日子。地名原叫「丕萊鎮。」因為太平日子過得久，有些村究爲憂慮「大治後必有大亂」的輿律，預備給一個吉祥的徽號，便將丕萊改爲「泰萊。」他們以爲「丕」字近「否」，「音近「悲」「賠」——這都是辭意所牽涉不祥的。無疑，家家都讚和這主張，呈文送到縣廳，也給批准了。」

「又過了幾年平靜的日子。果然應了「泰」的徵候。」

「單說住在這莊鎮西偏一家韓姓的農戶——二十年來的生產事業，使全家一天天安樂着。老農戶王斗，在連年那玄學家似的養老生活中，發現世上「太平」寓於「安樂」，「安樂」又寓於「勤勉和悅」這些字上。他又從一些會過過學校生活的少年口中懂得「文明」這字。便以爲人人所求的，他已達到目的了。」

「他很注意他子姪兒媳們的教育。主題是「不傷和氣。」甚至在舉動，容態，言語

中的一字意都應預示平和，不相侵犯。老娘們烤餅給燒燬了，兒媳便得出名道：「姥，別介意，這是我燒壞的。」這謙虛給老人們鼓讚了，自然，老娘業做了一生苦活，這安慰是值得承受的……甚至，如老爹的腿因溼潰傷，腐蝕了，兒子不但盡心着調養，而且宜注意着將唾沫嚥下，不許在病人面前吐出來。最通常的是小媳婦們躲在僻處的哭泣。那自然是受了老娘的委屈，用這無抵抗主義精神以排遣的。過一會，老娘自然是走來了，從私蓄裏取出十個銅版來給她做脂粉費——做她這無抵抗精神的慰勞……外雇的工人也都和悅，雖然取值低微，然而韓家的酒飯是豐盛的……

「見着面，都說——」

「天氣好啦。」

「好啦。您家菜棚搭的早啦。」

「早啦。您家小毛長的賤啦。（因為賤，就能夠耐勞苦的意思。）」

「大家都這樣勾結着情感。」

「一家的少年，壯年全能操作，清晨出門，遶晚入屋。十餘歲的受着二三十歲的指示，二三十歲的受着四五十歲的教導，四五十歲的又受着七十歲的老爹的嘮叨，吩咐。完全是一種行政的程序！」

「他們的第二行兄弟——韓無畏——卻異樣不馴的。也許是田禾中生了牡丹，柳林裏長着桃樹。老嫗對於個性的嗜癖異常濃厚起來。一切好的，惡的，都由她袒護。飯碗被打破了，歸咎於媳婦不留心，於是替他做一隻木碗。白墨壁給他畫醜了，歸罪於弟兄不該不給擦去。鄰家孩子給打傷了，歸罪於鄰家的娘們沒有教養。公上的田給踐壞了，也歸罪於公上沒有人經營。一個不懂事的孩子，雖然快二十歲了，總不能和成年人一般看見識！」

「孩子長成了，生的一臉橫豎的肉，到處不能站足，到處不能容許，自從老嫗病臥

了以後。沒有人憐恤他的孤獨；他的父親秉着公意，否認他做兒子。母親祇是悲戚，暗地從菜飯裏留下剩餘的來，私下讓兒子得了活路。兒子也就得以自由，交結了遊民，獵戶，走江湖的……

「當韓無畏二十二歲那一年，正值「泰萊」的命運過了十載（因泰字祇有十畫）的終結時際，鄰縣的大支土匪開到這村鎮來了。韓家全宅慌恐着。老的求神去了，婦女將頭髮披了，臉上擦着鍋底灰；壯年的不服，將大門用樓梯，打稻桶堵塞起來，緊捏着犁耙靜候決戰。從土牆外望去，一片悽惶籠罩了這將要被匪人吞食的田地……

「他們守候到半夜，野外的呼喊聲起了一幫人，全是黑魅的，在路綫上蠕動。幾點火把，照着那些負在背上的鎗和馬刀……

「大門被羣衆槌打着。壯丁們的生路祇是緊緊的撐拒。有的匪人預備扒牆，但上面都給荆束所封罩。這攻守延長到半夜，將近四更了。一片吶喊震着山野，大門業已槌

破了，剩餘是壯丁的蠻力撐拒着那些木片。

「一個蒙面的匪人繞道到後山，從莊的後牆跳進。他捏住一把手鎗，預備恫嚇着那些守門的壯丁離開。他轉到前坪，遇見那攜着一把火鎗的少年——韓無畏。他朝他走來。」

「這匪人喚道：

「滾開去！手鎗……」

「韓無畏不在意。他舉起火鎗，走上去。」

「手鎗滾開去！」

「韓無畏毫不曾想；火鎗是着力的壓了下去。那人應聲倒了……」

「一句鐘後，天發白了，大門外的英雄們發現那劫案的不會回來，覺得事變了。遠處的壯丁救護隊都逼近着。終於這圍解了，英雄們都趁着月色逃走。」

「第二天全宅的人都聚在前坪，圍住那被鎗傷倒臥着呻吟着的匪人。他的手鎗給拆開了，裏面沒有子彈……韓無畏回憶當時的情景——他覺得一條那麼長的鳥銃在五十步外還打不死一隻野狗，爲什麼那麼小巧的手鎗會能打死一個人呢。推理上既不會有生命危險，所以他嘗試他的冒險了。」

「終於因了這冒險，才救了這回災禍。」

「韓無畏的名也就這麼來的。如果他有一些知識，匪人的打劫已成爲事實了。」  
座客們都被這故事所撼動。

x

x

x

縣長的演辭犀利，使校長緘默，默允了他這回慶祝的用意的勝利。

敵人的飛機整半月沒有來。街市恢復了原狀，市民照舊交易着。縣長加了聲譽，百姓們的愛戴也日漸增厚。

一天，大氣裏又發現那「龍龍」的喚聲。人們都仰着頭，估計這飛機所行的方向是向南，往鄰邑去的……

「不會來的，」有的果斷的說。

「還在說嗎？那回嚇的還不夠受啦？」第二人說。

「飛走了，——往東向去啦……」

飛機沒有走；它繞着圈，似乎是着意窺伺縣署所保持的那陣綫……

縣長對於敵意有預感的。他忙叫火工給砲上了藥，等候發令。飛機臨近了，當砲的響聲直透半空的時候。

「走了罷，走了罷……」他仰着臉，自信的說。「再上藥！」

砲工加倍的上了一燃料。封上稠密的黃土。

飛機繞了一圈，原復回到縣署的頂。

「一二三四——四！」

司令者狂喊着。

砲是連兩次的發巨響。第二次響時，縣署的正堂完全坍塌；磚石，瓦片，木板一併飛到這發砲的前面來。橫阻在當中的牆也倒了，密密的填滿從這院達到內廳去的道。半晌，救命呼聲從被炸毀的房屋裏震着。

縣長逃下樓，離開他的司令官站處，——藏在一間馬房裏的破桌下伏着。飛機的響聲完全沈寂了，他才輕輕走出署門，回到私邸。

第二天他苦悶着沒有出門。那天赴宴的人們陸續來了，安慰他，而且談論着怎樣應付這殘暴的再降。

校長發言了；他以爲祇有由人民抽捐，去買一架「真的」高射砲。

# 失去的風情

— A pastoral romance

—

中世紀的農村。兩棟蓋瓦的村舍。竹林，兩起短垣，導着一條生滿藻葉的溪水。一匹馬在短垣的籬笆門口，嚼着近旁的草。

屋裏的人出來了，——一個高岸的男子，穿着一身緊貼的黑短裝，嘴裏含着那烏油發光的竹節鞭琢成的菸斗。非常自得的，走到籬笆前面，將韁攪了，道：

「噫，噫——」

馬被牽進一間牛欄。男子走出來，吐了一口煙，向竹林的空曠處無所用意的打着手勢，吹了一聲呼哨。

「楊七，沒有人敢走到黑蛇嶺張家慈二的屋門口來的。大意些！」門裏面婦人的聲音。

「不是，」這男子帶些忸怩道。「我怕牠撒野，跑到旁的地方去。」

兩人走進屋裏。熊熊的柴火觸着陰黯的四壁，發着赭。桌上一盞青油燈，四五件菜食，古老式的錫酒壺，突着那奇形的嘴，踞在一角。男子帶一點散漫的情調坐下來，不用意的表情，瞪着那些看菜。婦人熱情的注視着他。

「你和蔡進義賭骰子——在芙蓉山的塢上，還記得嗎？你還是這麼樣的。」

「啊，蔡進義——他不是當兵去了麼？你還記得他？」

「我想到他那麼一副神氣，就——」

婦人提着酒壺，壓抑着她的笑。她看着男子那櫻黑色的，孩子意味，強盜式的臉，覺有一種勝利的歌聲在她的腦後旋轉。她又用那優好的欣賞姿態，讚美似的看着她這久別的人在一心意的嚙着手裏的雞肋。

火熊熊的騰着，瓦壺在上面低呻着曲子。婦人的眼熾着的熱情漸沈靜了；她回轉頭來，注視在窗紙格上。

「梅喜，你的手藝還好。我如果是張家慙二，我不會出門這麼久。」

婦人的嘴角垂斜着，似乎在用意嘲弄他。楊七深長的仰了身，喝了一鍾酒，繼續道：

「他是一隻癡癡！不會享福的。」

「噫嘻，」婦人的肩聳起。她預備走進裏面去。

「傷了你的心？」

「誰說？」婦人的手任他捉住了；她和孩子似的被帶着，坐在他的膝上。男子的酒

鍾湊在她的嘴旁了，似乎是給她的恚意一種慰藉的酬報。

她搖着頭。她在她的耳邊說了一句；她和處女似的帶着羞了。男子的手從她的脅旁伸過來，去取桌上的酒食。她是那麼渺小，微弱的伏在他的懷裏，用敬仰神祇的神態，從他的顎下覷着他的臉。一會，楊七將酒喝了，說：

「憨二是一個直爽人，好漢子！我不讓他壞在我手裏。」

「他可罵你是——」下句，婦人隱諱了。

「什麼？」

「你聽了要搯碎我的。」

「不能，我喜歡女人——」

婦人朗聲笑着，說——

「他說你是一隻癩——「狗。」」

楊七那捏着酒鍾的手發顫了，兩眼熾着餓。他放下鍾來，將婦人和玩具似的抱起來，由右膝放在左膝上。

「好漢子。你是冤枉他。他不輕易罵人的。」

「他不罵人，祇罵你！」

「爲什麼？我和老是共過生死的把兄弟。」

婦人截斷他的話，祇是說：「爲什麼——爲什麼——？」楊七醉了他把手放在婦人的懷裏，她的手也去撫弄在她懷裏的手。一會，婦人帶着響亮的聲音說：

「我是愛我的丈夫的——」

「我也喜歡老。他是直爽的好漢！」

二

半夜的時分，屋後竹林裏一片黑色，月不時漏進一點光，灑花似的沾落在空際的草地。

愁二家的菜油燈掛在竹籬門上，燈火在炎風中搖搖着。剛出浴的那婦人，梅喜，站在竹牀旁邊去取她散放在門前的衣衫。楊七低垂那沈鬱的臉，坐在木橈上，石膏型的。

「以後你果真不來了麼？」那婦人嘆息說。

「恐怕是我不願意連累張二哥的。」

「你爲什麼這樣記念他？」

「講不出什麼撈什子理由——」

婦人一種奇異的情感封鎖着。她被什麼所欺騙似的，走到屋裏，將一兩件東西發響的敲擊，一會又走出，用那悲恨的形態隨着男子。男子祇是喃喃的說，手掌搓着面部：

「我不願意就不願意，祇是不願意——」

她的頭髮披散了；夾着重大的案件似的，她在他腿旁，在同一形態下坐了。她的手放在他的肩上，眼看在草葉上。

「我的走，也不是怕他快回來——祇是要走——」

婦人靜着，嘆着氣。牛角的聲音，遠遠從對山樹林間搖動。露宿的秧鷺，發出那兀突不和諧的嘍語，向大地發出嘲笑。夜靜着，一切輕微的動作都在靜中消失了。婦人嘆着，她將要離開這男子。

「梅喜，有一天我總得再打這門口過的。」

「由你。我是懂得你了；你沒有恩義。」婦人說。

「世上的事就這麼樣。不應當認真的，還是不認真。」

「你是沒有情的。」

『我不能和從前一樣。』

婦人離開他；她的腰被男人一把攬住了。她是掙扎着。

『坐着，梅喜，我也是過着不快樂的日子。你說說你的心事，我想慙二是待你不壞的；一個女人不喜歡一個誠實男人，那是自然……你說說你的不願說的事……』

婦人走進屋裏去了，發響的關着門。

### 三

梅喜整夜的癡坐在紙窗口。她發着愁。

她未嫁慙二時是熱情的愛着他，到屬於他了，又嫌厭了他。他把她帶到這僻靜的村鎮，隔絕了她的自由的，受人豔羨的都市的世界。她愛他，正當她爲了許多男子的糾纏而不得解脫時，慙二用了強力，獲得了她的身體，將她從母家劫了出來。

她傾心着他的強幹。還有許多男子，爲着酬飽一兩件贈品——便向她要求着婚姻，使她想到世上許多不平的事和這一樣。她懷着她的童貞，希冀富有的豪華少年接近她。又願望楊七那高岸的影時常依伴着她，可以使那些平庸的執袴子嫉妬，使鄰近的女人讚慕。

這些事，猶如堆積下來的債務一般，糾纏着。夜半時，她從情人們的約會回來後，翰直了，瞳孔承着灰白色的樓板——十餘年來不離的那幻夢的幕，她的臉日漸的由紅潤而露着蒼白了。她又恐怖着所有的男子全要離開她那古舊的，扒滿常春藤，一面接着市街一面朝向山野的堡。永遠的不再來獻媚了。

楊七在她身邊，一無所屬，一無所寄寓的放鶴似的——他時而接受了她的情意，時而和敝屣似的從密談時遺棄了她，當三個月來，那高岸的影永不再顯時，鄰家的少女們便都用一種嘲弄的眼看着她，有時互相搭訕的說……

「放走一隻天鵝，留下一羣癩婆！」

梅喜苦悶着怎樣才能在那羣混惡的男子們中去揀別她的情人——她恐怖着，當在憨二身邊之際。

她知道憨二有些田產，遠遠的在那雲山繞着的鄉村裏。他的直率，剛復，使她想到一個強有力的保護者。她失去楊七——她的幸福的幻夢便移到他那鷹鷲的眼，蠟毛似的鬚鬚的面容上了——幾乎有種種的好奇，使她導着這男子走到山谷的深處，林木叢中，她在嘗試那奇異的夢境時，這夢境居然給憨二獲到了。

牧歌的生活臨着她，當她隨着最後的情人來到這鄉鎮。

#### 四

第二天早上，天才吐着灰黃色，梅喜的門口門上，有敲擊聲。

「楊七？」她恚恨的叫着。

「我——東面鄰舍的華亭太太。」

「幹什麼？」

「憨二走時吩咐我——到這裏來的。」

「什麼事啊——」

「你開門吧。」

一個鄰人對於主婦這樣不客套，使她加倍的恚恨着。使勁的，她把門門打開。華亭太太那狡猾的面容露進來，彷彿偵察什麼的，在屋中各處炯着眼。

梅喜原樣在窗口坐了。她無精打采，望着那失歡的竹林隱處。她知道楊七走了，無留戀的割捨她的恩惠了。

華亭太太來返的走，從黑黝的臥室，織着蜘蛛網的穀倉，凌亂的柴廠，巡行了一週，

帶着一種訝異，毫無善意的情態，打量着她。

「張二嫂——你的丈夫吩咐我了——你應當對她放老實些；他待你沒有錯的。」

梅喜惡毒的罵了她一句。華亭太太仍舊狡黠的笑着。

「我早知道你是想來勾結我的漢子的！可是你不穀格——老了，醜了，皮都皺了……」

「你說我——你是什麼……？」

華亭太太格格的笑，望着門外的竹園，以示她能深察的情意。她想不到自己給梅喜扼着咽喉，從門裏推向外出，正跌落在沿着簷溝的陰溝裏面……

過了六天，憨二回來時候，發現他的妻封罩在愁煩裏。什麼也沒有款待，對着久別的丈夫也沒有殷勤的表露。憨二發現這屋裏被另一男子所佔有過了；他用嚴厲的口

吻問着梅喜——牀底的酒罈爲什麼啓封了；他知道妻子是不喝酒的。

「你走了，我就發愁。每天喝兩杯酒解解——」

愍二是不深求一切過錯的。和平日一樣，他將溫馨仍舊從妻子的懷中帶出來了。

## 五

世上一切罪惡的事是由那些好管閒事的人挑撥起來的。爲着一點恨，在那深長的用意下逞着。愍二，第二天早上，回鄉來的第二天早上，便在稻田中工作了。他去修耨禾苗，拔除那些稗草。

他在阡陌的隱處聽到一種嘲弄的毒辣的字眼「烏龜」，聲音是熟諳的，他更知道意在指自己。他扒開稻草，輕步走過去，發覺華亭太太的兒子蹲踞着，檢着阡陌上的豆。

「那裏會有什麼烏龜——橫滿弟？」

「剛纔從這裏扒走了。」

這蠻野的少年冷聲答；瞥了憨二一眼。

「恐怕是你家扒出來的啊。」

橫滿正將啓口罵出更惡毒的話時，他給憨二捉住了，頭部被納在田水裏。他號叫，喝了滿口的泥水；再號叫，給泥水噙着咽喉。他放了這少年——他連聲求着饒。

憨二跑到華亭太太的家，望見她的門口聚着許多人，喧聲的談，無疑的是談着他的事。

「看那婦女再強些！——華亭太太嚷鬧着。」做不好聽的醜事，醜事還是給自家入頂啦。大斗，余良，你是對山坳的人，給這事放開些說，沒有錯……憨二如果再逞強，你們回罵他「烏龜」……」

「算了，華亭太太。憨二是一個直爽人，惹不得。他在這鄉裏沒做過半點壞事，鄰里

都談着他的，好意的談着他的。惹不得，華亭嫂我老實警告你——」

公上的人，有了半百年紀的諸凡生沈着的說。

愍二的影由水塘前映過了，他們都一齊低着聲說：「來了，來了……」

華亭嫂急忙走向屋裏。她披散了髮，出來時，右手提着便壺，左手捏着一把被泥污了的衣衫。

愍二走到禾場，人們歡聲呼着；他是這鄉鎮唯一的正直人。

話起首了；大斗問着縣城裏穀價，余良用那自作聰明的姿態，向他提到縣城風箏街的妓女，大家都笑。愍二的臉紅了。

「天狼星——愍二爺是當之有餘的，」諸凡生概括的，判斷的神情說。「聽說你到縣城一趟，縣官大人用七人轎，排開路來接的，是嗎？」

「七人轎——祇有八人轎！」

小夥子叫着。他們不懂什麼，喜歡熱鬧。

「說是某一科的科長的姨太太看上了我們的憨二。他長的英偉，有丈夫氣……」  
都歡笑着。

華亭太太走近來了，朝着憨二。誰想不到她的臉上還擦了木炭灰。憨二怔着。

「你做的好事啊，你做的賢慧事啊，」她用浩嘆的聲音起着首。「你看看我的臉，看這一堆衣衫……你把我送到那姦不死的老娘手裏……我看着我楊七晚旁進來，半夜出去……我當了你這百年翻不轉身的奸細……我看上你了，我算是做到你後三輩的親爺啦……你看看這堆衣裳！我的臉……七月初六的早上……就這樣被你老娘攢在陰溝裏……」

華亭嫂也半老了，在許多人面前，撒嬌的，和青春的女人似的縱聲大鬧。人們都同情她，因為她是守了半身寡的貞潔女人。沒有人走進過她的後門的。

場中的人忽而一片沈默。橫藩回來了，站在人們前面，指指自己泥污的臉，指指愍二，又指指被什麼所噙啞嘶了的噪。

在場的人都憤怒，惡狠的看着愍二。

華亭太太捏了便壺，要掙脫兩旁的人的把持，向仇人潑了過去。人們似乎都預防了；他們覺得愍二有所表白的。

愍二坐在他們當中，一語不發。他癡呆的聽着華亭嫂那滔滔的，剝冤似的，哭訴的，從出嫁到守寡——到他他的奸細以至受梅喜的辱爲止的故事背述。人們都兇險的瞪着眼，圍在愍二背後。

夜烏啞啞的叫着……

梅喜憂鬱的，孤零的坐在她的牀上，她的面前擺着一罐藥。楊七的幻影終始不會

離開她的腦裏。她看了看燈光，看了藥罐。她嘆着說：

「楊七啊——楊七啊——」

她拿起藥罐來，被一陣熱力所沖激，她昏暈了，倒臥在牀上。

夜靜時，她睜開眼發現她的男人坐在牀邊，手扼着她的喉部。她無言的，帶着安寧的狀貌讓自己的痛苦在胸膈間消失了。

慾二扼殺了她，發現那藥罐。

「這是她留給我的吧，」這樣失神的想時，他將它倒着一口喝了。

他和梅喜並排的臥下，一切靜寂在繼續……夜鳥啞啞的叫着。

九，四，一九三三。

失去的風情  
一一三

## 佞佛者

—

橄殊坐在長臂靠椅裏，但生站在她旁邊。院裏很沈寂。壁鐘擺動。

「你說一個肯定的字。」

但生發現自己的手放在橄殊的手旁了；他還沒有膽量去觸她的忤意。橄殊將尾煙——一種女人所用的鑲嘴紙煙——往痰盂裏擲了，說：

「我根本就談不到什麼肯定不肯定。」

「你太任性——我聽你這種答覆不止十次了。」

「——因為你問的也不外乎這話。」

但生是一個斯文人；他爲忌憚社會批評，在女人面前不敢輕意。他在她對方的藤椅上端坐了，苦悶着。

她自尊的，無所用意的，去撫弄她帶在胸上的飾物。

「這就是你那個叫什麼的朋友送的嗎？」

「我自己的。我不願意受任何人送的禮物。」

「我也不能？」

「一樣。你有什麼特別——」

撇殊站起，走到窗前面去搬弄着話匣；她表示一種回避，幾乎是厭膩。

「橄殊！」

「有什麼事，說罷。」

「你不用意志太薄弱了。」

警告什麼似的，但生悻悻的走了。留下一串嚴重，決絕的踏步。

橄殊留在窗前。她將那預備着的唱片仍放下來，枯寂的，緩步的回到她的原座。她將兩手罩着面部，彷彿要從幻念中找一些安慰。

她幻念着各種跳舞蹈；幻念着那享盛名的戲曲表演家，唱歌家的衣飾，聲調；某一個電影明星死了，或者結婚；某一家公司的貨色是新的，值得去留意……

她的身體是衰弱的；而男人們卻無一不稱羨她的「曲綫美」。她已有整四年不曾翻她那些在學校裏所無時不撫摩的書本了，除開那載着各項時髦的照片，有刺戟性的新聞記事的畫報。很多的青年男子們陪伴她；而她認他們都是「俗物」。她又發

現男子們將金錢消耗在她所願望的享樂生活是『愚蠢』的真理，又覺得汽車的遊行增加了她回家來時無限的憂鬱。沒有一張好的電影片；時髦小說祇一些翻來轉去的三角關係。

眼望着面前的風景掛片，她又幻想到遊歷。她打算有一個時期可到法國去一趟。但她又擺不脫這些比遊歷更有意義的『汽車生活』。

但生終於又走回來了：進門時，他聲明是找一份報。

她凝注着他那虛套的，沒有絲毫敏捷意味的舉動。

『這兒沒有報！』她說。

這中年男子在室中走，搓着兩手，好似對她又有所表示。他問她今天出門去不。

『沒有定准，』她漫聲應。

『不然我可以陪你去走走——』

「你——」檄殊擡起那雙張大的眼，含着一種輕蔑的意味答了，「……」

但生彷彿知道她的下文是怎樣的；他表示着——一個沒有一點閒工夫的人，也應當陪着她到公衆插足的地方去走走的。他說這一响公司裏太忙了，一個月增加了七倍以上的利益收入，他若不爲的這事，恐怕難於將這一點點閒暇移到這權兒街第八號公館來的。在情面上，檄殊卻了他的邀請，是使人不能忍俊的。

少女主人意味着他的這一串話。自然，一個男人所示給他的好意，莫過於此了。

## 二

第二次觀劇回來後，生在這前任司長家裏，對着少女主人又將那請求暗示出來了。

自然，生覺得他是必歸勝利的。她的父親，無疑的，已同意這富有機智，主管着一

個大事業的男子的意願了。他看不出檄殊對他有何種堅決的表示。這也許是女人加在她所屬意的男人身上的一種技術罷，不僅止物質，檄殊彷彿還需要着旁的事物——一點帶精神意味的事物。她在但生身上找不着；她以為他是一個沒有靈魂的，畫在谷虛筆下的一種機械的型類。

她要尋求比但生更完全的男人。

仍舊那麼一種昂然的形態，架着膝，含着雪茄——在那長臂椅上坐了；幾乎是果斷的，激進的，他把話提出來——

「檄殊，檄殊——意志比較堅決一點——一切光明都在前面了。」

少女主人祇是煩悶着。她說：——

「爲什麼要信服你才能有光明哩？」

「並不是這麼講的。自然——你的朋友比我好的有的是；可是我就一千倍不如

他們，總有一着要超過他們的。」

因為對方的謙讓，她呈着笑意。然而但生在社會上對她的表現總是缺少的。女人有時很能同意公共的意見，對於一個強有力的闖入者同樣抱着反感的。她也相信但生有「信託」力的——但礙于時間上的不允許。

「但先生，」她帶嘲諷的說。「你不能把我從朋友，親族，許多熟人中間給提了去。你得要他們承認才對！」

「那有什麼不行……」但生思慮了一會說。「可是你得認為我是替社會服務的一份子。我比不上你的那些花花大少似的朋友。他們可以時時刻刻守候你。」

「這未免就是你的困難……」

她說時看着窗外。院裏仍然是靜寂。正廳裏家人們賭博着，留下一起一落的語聲。一會，她說：

「如果你能和我一樣的交際，那好了。」

但生搖頭，又點着頭，使勁的吸煙。他想像在那些事務時間裏，怎樣去找他應有的  
閒暇。

「如果，」他問道，「我完全不能應許你這請求，或者祇能應許一小部份的時候  
哩？那麼我就斷定的是一個失敗者了嗎？」

「那倒不然。」

「奇怪——」

但生不會想到一個女人有這麼曲折的詭辯術。他的知識從沒有消磨在這問題  
上，以致困惑，不斷的思慮了。他一意防範他面前的人失了去，以至增加了對方的輕蔑  
和憤懣。

「十年以後，」檄殊用一種隱喻了，「我想……也許有一點可能性。」

『啊——十年。一切青春都沒有了。人生無意味的時候開始啦。』

這少女主人聳動着肩膀。她似乎在想：『你還有青春嗎——不妨看看自己吧……』  
但生，依着慣例，存事不得決定時，祇是搖頭。他提出許多命題來……這些命題是不能排解他目前的疑難的。他很願意女人們能時時不在他身邊，然而又顧忌這失去的一刻所生的危險。他希望有一個能套合他的公式的伴侶——這希望都完全失落。在她的矛盾中表示裏面。他對橄殊提出一個議案似的請求——因為男人們所求於女人的不是她的自由，卻是她對於他的貞潔。

橄殊幾乎是沈鬱而被詐的笑着。

『我允許你一切自由，』他坦白的說。『可是這一點點恩惠你應當留給我，我是爲着，你才盡心我的事業。事業是榮譽，能配合這榮譽的也祇有她的貞潔……』

『橄殊……就這麼好了。我送你一隻紀念戒指。在三年兩年後，你找不着你的理

想的人物時，我願意盡你所需的職分。但是你得留意你那些理想人物……你得……相信理想有時祇是騙人的。在你不願意脫離社交生活以前，我應當盡份忠告的義務。……

「就這麼好了——橄殊。在你的身邊，我願意做一個漠不相關，毫無能耐的人。我任你跳舞，和朋友們上戲院，到社交場露面。你能自由，我也可以得以暫時勉力事務……

「好罷——一星期我來看你一次；我替你造一座房屋，等到你需要我時……你來住好了。……」

### 三

狂飭般的樂觀思想在橄殊腦中熾着了。這正是她所希望的，青春，歡快，虛榮與享

樂。她又得了保障，在一切幻滅之後，不至受命運的播弄。她用不着花費許多心思放在包圍她的男人們身上了。從今以後，她可以把他們看做更年青，幼稚的孩子。

她的友羣中也有企業家，貴族，少年軍人，戲劇表演者，詩人。在電話中所得來的無數請求中，她簡直成爲一個調侃職司似的長官似的，把它們排成星期一，二，三以至禮拜爲約會的次序。禮拜的約會過多了，她還可以把那些名不副實的邀請者拖延下去。

兩個女僕管理着她的衣飾。照例是夜半回來，午時醒睡，下午兩時用餐。在醒睡和用餐之間，潔白的天花板承在她的頂上，耳旁聆着囁囁的瓦雀聲，回憶連續呈現着各種不同的印象。她在裏面找出那切合她的幻夢的人……

自然，詩人是太狂放了……祇是一張有趣的唱片。他沒有節制，一切都是空虛的，不切公共的意旨。她會看到他那些追懷女性的詩——是笑，是哭，說不出究竟。戲曲表

演家太做作了，令人憎惡。他說的話好像都是從少奶奶的扇子裏摘下來的，不切題，誇誕……少年軍人祇是武斷。好像除開外表，他所加於女人的祇是一點輕蔑和無理的，直率的舉動。企業家和一切大腹商人一樣，長於留意別人在做東西時拿出皮夾來會鈔時的一剎那……

她有些繫念那少年的貴族。他是那麼精緻，在談話中能飾去一切壞的意見，提出那談諧的，動人的句語。他似乎無時不能看到女人的心理。在他的讌會中，他用一種疎慢的態度替她服侍一切，替她倒最後一杯的碰杯酒；他用一種魔術似的技巧和她跳舞，用那深情的，玄祕的眼色窺探她的心願。

「真不容易有這樣的人，」她幻念到那最濃厚的部份時，自語着。「多麼顯得年青！其實也並不很年青……」

橄殊變得更沈鬱，更不安定了。她費去更長的時間在她的衣飾打扮上；她着意的

把她的一切增加些與那貴族有同等魔力的特點……她的眼部塗上一層炭素了；衣服縮得更緊，使她的特點同時不在照片裏失去光彩。她的語聲帶着顫動；而在周圍的許多人中，卻無時不掩飾她的這神祕的表現。

她每天接着電話，去發現耳機裏的聲音是不是那貴族的。每每因為來電是旁的女人而露着恚忿時，她甚至把一切請求都疎怠了。

兩三星期後，她起着一種防範心理，對於向她會立下契約的但生感着一種恐怖。她無時不防範他；甚至，在家人、女僕面前，都極力掩蓋她的出外的用意。

她希望那貴族——有一處很適合於她的約會處所。

「嘿，好麼……」她靜心聆着那帶憂鬱意味，愉快而含有媚力的聲音。

「好，什麼事？」她用同樣聲答。

「我在公園等你。」

「不來！」

「Why？」

「我不到公園去。」

「跳舞？」

「不能。」

「××飯店的跳舞場不好嗎？」

「我想想罷……」

「一定。」

「好罷……」

那貴族的行動似乎並不含有好意，也不見惡意；但橄殊已由他播弄一切了。當她倚在他的臂間，在大衆視線下和音樂鼓動的五分鐘間，她沒有意識到自己。似乎被一

種命運所約束了。她對他表示不出什麼意欲，願望，有時她沈鬱的眼色中露出一點光燄，但自制心理，又使她的頭無端垂下。

在她漸近的觀察中，覺得這少年忽略了許多很玄秘的機智。她允許了他——自然時常在歸途的車上——許多熱情的親吻。但這在他，祇是一種効勤而已。

幾星期不斷的來往，她是躊躇，苦悶，得不到究竟。她甚至覺得這貴族的表現似乎過於平庸冷淡了。她發現他的是無盡的揮霍的炫耀；一切在象徵着一個男性的豪邁而已。

一天，他在跳舞場回頭的汽車上，對她說：——

『你能允許我時常到你家裏來嗎？』

她有些惶悚。她執意要拒絕這請求，但他所施在她身上的恩惠過大了。

『行，』她終於這樣說。『不過我每天有事。』

『我用電話通知你。』

『如果我不能應允你？』

『爲什麼不能？』

『我剛纔說的——有事。』

『不在乎，那天可以來就來！』

這貴族的表現——顯然的成爲一種步驟了。她記得在談話中，她時常問到她的父親，以及父親的過去的職位……這似乎也太困難了！檪殊回到家來，開始在一種煩亂，更甚的苦悶裏騰着她的情緒。

她覺得男子們的願望過大了。單說這少年人——他還不自覺他所給與女人的並不是一種有規律的事！他不過一個通常的，可供玩賞的情侶而已。

連着兩三天接到一些神祕的信和電話，以致把她過去的心願完全改變。她痛切

的感到這男子的可憐可憎的部分。

#### 四

不出門的三天後，她接到一個私邸差使送來的信和用紙匣盛的一串珠項鍊。

她先是驚奇，繼而開始了悲傷着。那信所給她的刺激過甚了——沒有別的，祇是懇求着。他需要她的愛情，請求着婚姻。

一切決斷力都失卻了。她不知道他的前面是幸福還是險惡。她消瘦了；每天望着鏡裏那蒼白的面，悲傷着。

她的父親發覺她近來的變態了；祇是忿忿的斥責。他禁止她走到電話機面前來；拒絕了外間所有給與她的招請和慰問。自然，一個女兒的不幸，——如其是從社會得來的，家庭便不能不排解了。

那少年貴族的音信斷絕了，她的悲傷也漸斂止；然而一種灰黯的光彩包圍她了。一天夜晚，袁但生完了事務到這樺兒街八號來，他滿眼笑容，面放紅餞，提了兩包時新的禮物餽送她。

「檄殊，時候到了，我們結婚罷。」

訪問者朗聲的喊，將禮物一件件在桌上陳列着。

她將那些上等衣料，手錶，皮鞋……看了一眼。

「怎麼——這樣不快活？……我發財了！你還不向我道道喜嗎？」

一點新奇的感覺在她眼前活動着。

「兩個月來我在公債上——單說公債都佔了三萬塊！這消息還要不痛快麼？」

他坐下來，用一種慈善家的眼光看着面前那壓抑着苦悶的少女主人。她是一個充滿經驗，從情場裏脫身出來的。他起先以為她被情人委棄——後來才知道她父親

爲了他，截斬了那少年求婚者。

「算了罷，算了罷，」但生安慰着說。「年輕的後生花幾個錢，花了就算了。要跟他，靠得住嗎？……我早知道你有這一腳的……唉，祇怪我年紀比你大……不然——我何至遭你……」

他靠近她，替她將那十六個金鎊從倫敦買來的手錶帶上。她將她的腕縮曲了，他的脣預備湊近去的時候。袁但生並不在意，原復在對方坐了。

「檄殊，痛快一點，」這得意的男人仍然是喊。「……我早知道你是要承認我的契約的！不到三月……是罷，不到三月你就上了小當了！再過三年，是免不了嘗些更不堪的苦頭哩。何必！」

「我現在替你買了房子，全幅紫檀木器——還有康熙年間的翠屏也給我搜來啦。這還不算古董麼？……七百多兩銀子……」

「我等候你去。你父親那裏不用提……咳，他早屬意我啦。袁但生……不致於巴結不上您的門罷……」

橄殊不能不把這婚事應允下來。她不時的憂傷，體念着那過於忠實了的少年情人。她試探的寄了一封信去，——音信斷絕了。無疑的是因為失望，離開這地方了。

一月後，他們結了婚。他們住在一所半新的洋樓裏，——沉悶的，單調的生活開始了。

袁但生除開和藹，生活有規律外，他沒有一點風雅和愉快在家庭裏留下來。他有一幫陳舊得不堪的家人，幽古的家道。先是曲意對於這新豔的美人逢迎着，繼而對於她應享的愉樂飾辭推託。以至漸漸剋扣她的生活費用了……她在這裏沒有一件合得脾胃的事和伴侶。沈悶的坐着，談着，又沉悶的起來，睡——她發現自己成爲一個男子所玩弄的木偶。

## 五

六年很快的過去。這名傳一時的女人這般隱匿下去了。始終因為袁但生的和藹容忍，不會引動她的叛逆思想。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老僕遞進一張名刺，是找「橄女士」的。上面的字是高繩村。

「這人我怎麼認識呢……」橄殊詫異着。「也許是公司裏來的人罷……」

僕人承了意，將客導進客廳來。

進來的是一個高大，面色蒼老，衣服襤褸的中年人……那仍不失為有英俊意味的眉目間，使她斗然憶起從前那失去的幻影——那豪爽的貴族少年。她癡呆了；不知怎樣發言。

「很好，袁太太。」這客人用一種下流王孫般的口調，將右掌放在胸前，仿着猶太

教徒般神般的姿態鞠躬着。

橄殊退了兩步。

客人毫沒有注意在私人邸宅所應有的節儀，祇那般任意的——帽子托着，往桌心擲了；而且不斷的抽着自己的煙。他在地面前坐下，露出一點憨笑。

「袁太太，你不認識在下了嗎？」

「不認識——」橄殊吞吐着。

「就是幾年前——陪你跳舞，吃大餐，成天的坐汽車兜風的那人。」

「我真不記得了，」她的聲音沈着，決絕。

「從前叫高一帆，現在叫高繩村。」

「你幹什麼事來的？」

高繩村謙虛的笑着。

「早一晌在大夏公司當伙計——小勾當，現在又解差了。」

「那怎麼辦？」女主人露出一些真情來。

「有什麼辦法……各處走走，碰碰機會……」

客人說時帶着驚鷺似的笑。

橄殊忽然憶起年前那豪華的印象；她把面孔藏了——在緊握的兩手裏。她忍着她的淚，一會，擡起臉來說：「你的家呢？」

「我的家……哼……」來客似乎毫不在意的，喃喃的應。「……遠在南洋……」

回去不得……」

「你不回家在這幹什麼呢？」

「自然——我來找你，不妨事罷？」

「我能幫你的忙嗎——一個女人？」

客人將煙尾丟了，使勁的踢腳踐着。他的兩眼吐出一些光燄來，青脈在額旁突露。

「你還不能幫忙？你記得我最後送給你的那副珠圍麼……一千五百多塊！還在

麼？——袁太太。」

檄殊是一個誠實的女人，然而這驚嚇給她怔住了。這餽送是的確；當她去年因爲和鄰人賭博償債，不得不將這珠圍典質在金店時，她所得最廉的價格卻是三百元。但這光榮已經消失了。她對着過去的失敗的人，祇是痛惜，恐怖，無情的搖頭否認着。她喃喃的說：——

「……我不能承認……你那件寶貝，我也不知在什麼時候扔掉了……：你不能再提到這事……東西既然送給我了……：還能抵賴麼……：」

客人忿怒着，緊握着兩手。他似乎在尋他對付她的方法。當發現他有迫逼她的形態時，她忡忡的喊着。兩個家人同時走進來了。

「什麼事，什麼事……」

「你請這位先生出去……」

女主人舉着顫動的手，直指着。

高繩村是一個任性的人，他幾乎要跳起來，但終於和順的站起，捏着帽，冷笑着出門走了。兩個家人張着那猶厲的臉送着。

不知在那天早上——光同馬路的轉角處，發現一具被汽車碾傷的人，擡進醫院後不到一月，無言的死了。

微殊的生命日漸的淡薄。她起了一種癡呆症；似乎失去一切感覺，一切動作能力。她對於家庭的職務完全懈怠了；飲食，衣服的生活程序也忽略了。

袁但生留意到她的這變態。他盡了丈夫的責任——延了許多醫生來診斷。心臟病，腦病，神經麻木……臆測是種種的陳列了，然而藥方反而將病人的症候加強起來。

醫生是儘換着。結果，由不對症的藥所引起的病象被醫愈了，然而那癡呆症仍然殘留着。

半年後，她受了家人的勸，開始佻佛。

又半年後，袁但生將姜娶了過來，這於女主人增加了一點喜悅……

特殊的生命儘在延長着。她離不了佛座；濃香充滿了她的臥室，雖然她的年齡僅在三十五而蒼老的黯淡罩住她的生命一切。

## 赤峯之戰

這是我到前方去工作的第一天。

在不曾到這壕塹來的兩星期前，我還是一個在後方自由行動的戰事新聞訪員。我穿着整潔的中山服，和中級軍官們來往，高興的談話。每逢下午，我從十一團參謀處將公佈出來的戰事新聞摘錄下來，或將它加以詳細敘述，滲雜一些傷兵們由實地得來的印像，用快郵或電報寄往新聞社去發表。

和我最熟諳的唐營長，非常羨望我的生活。我知道他們在任何時間都得受支配

的，而我，卻是在任何時間都有自由的，祇要我們能替公衆的抱負說話。有一天，參謀長忽將我招喚了去，問我對於自己的工作發現過錯誤沒有。

這參謀長是一個和藹的人；我當時聽了這話，以為沒有若何用意。「丁先生，」我立即這樣帶滑稽的口吻說，「如果我們曾做錯事，就不會受公衆的信任，不會到前方來負責，先生，你知道這責任多麼大呀！多麼重要呀！——一個戰地記者！」

「你說錯了話，」沉默了一會，參謀長閒情逸致的說。接着他從案頭拿出一份公文和一段剪截下來的報，在我面前放下。這是一段戰地新聞，篇末署名辛，便是我的職名。我看着，呆了……那公文信是……啊，我的上帝！就因為這段記事不符軍情，有敗戎機，着令將此記者處以懲罰……等語，是指揮處長官拍來的。

我癡呆了，我心中極不安……因為我知道自己過於真實，將戰地的實情露佈過甚，受了軍事長官的疑忌……我正有所辯白時，參謀長說：

「你不能不依軍事條律處治一下。你都知道在軍事區域內，你們神聖的責任也得受軍隊的約束。這裏不能有任何人的自由……猶如我們，也不能在你們民治的區域有任何自由一樣……否則我們的工作必得受阻礙……」

「那麼怎樣處置我呢？」

我聲音帶顫抖的說。參謀官沈鬱的笑了說：

「有兩條路，由你選擇，一條是依法禁閉，一條是到火線上去，將功贖罪……」

我是毫無猶豫的選擇第二條了……因為這不但是我的選擇的目的，而且是我的志願。我厭惡而恐怖了禁閉的刑罰……我曾嘗試過半年以上的牢獄生活，我曾受過絕望，疾病，惡生活的磨折，成了一個半死的人，直到出獄為止。自然，我立即指定第二條罰則了……

我被兩個兵士和一個軍曹送到軍法處，由那裏的長官簽署了名，立即被帶到補充隊的營裏。

這營長是一個面容黝黑的中年，聲音洪亮，坐在幾個下級軍官圍聚着的案上方。軍曹對他行了行禮，說明了來意。這營長看了我一眼，大聲道：

『你拿得起鎗嗎？』

我記得有人對我說過行軍的經驗，首先是要免除懦怯，無論在舉止或言語上。我鼓起了勇氣，幾乎是叫着：

『那自然能穀，長官。』

營長笑了，說：

『你能打靶嗎？』

『一學便會，長官！我略一思索，叫着。』

這黝黑的中年對旁坐者睜了一眼，點了點頭。接着，一個下級伍長將我的年紀，志願寫下來，立即給了一張軍符，將我編在他的一連第末排裏。他又叫來兩個士兵和一個班長，將我帶到連部去……第二天，我便由這三人的指揮，作了士兵的基本練習……一天內，我學會了背鎗，排隊，起伏，瞄準，射擊……我又知道了手榴彈和刺刀的緊要用處，知道了守壕的經驗，知道了怎麼躲避敵人射擊的方法……知道自己決不是一個笨人，我要信任我的能力，我的志願……

這三個士兵成了我的相得的好友。那班長年較長，名姜在雲，是錦縣的一個鐵路工人，退職後便在軍營中生活了；他高大，有腕力，滿面凍瘡，聲音和播沙一樣。他有些佩服我的敏捷而又輕視我年稚無知似的，說：

『這小子還不錯，有出息！』

那矮的，面目黃瘦而軀體輕捷的——張白，睜了我一眼；我知道是受侮辱了，便叫

着：

『小子？得了誰和你一樣……』

張白和那沈滯而善良的高幫子一同笑着。

我不得不要一點委屈，因為他們都是我的教導者。但我不能在他們面前太馴服，太示弱了；我得保全我自己那較好的印象，但我也應當向他們有感情上的聯合……

一個士兵在軍伍裏不能缺少同情和自信，否則必受遺棄，如在戰爭的緊要時際。

高幫子是一個小商人出身的，他食得多，睡得充足，從不和同僚們吵嘴，也不荒懈工作。張白卻沒有什麼長處；他好弄機巧，好諷刺那無用而軟弱的士兵，好冒險。他能使用機關鎗，——在極危險的時機——敵人的衝擊隊來到二百碼遠的地點遠能沈靜的守候着他的功勞的勇士……這是高幫子告訴我的；如果他沒有那些好捉弄別人的

的習慣，他早已起昇到連長的地位……

這連部是紮在一處回回的篷帳附近，一到天早，便聽到回子們揚抑在沙風裏的叫賣食物聲……我們有時趁着早操還未排隊前，暗地買着一些餛飩和羊肉充飢。我的袋裏較任何人爲充足；我從北平帶來的二十餘元，到現在，還可預計着能支持一月。我請他們三人喫羊肉餃和油大餅——這都是軍營裏沒有的——姜在雲因爲口腹好，便漸漸的示好於我。黃白也因爲我的大量，替我報復了姜在雲從前對我的惡意。

——有一次，姜在雲多喫了我兩張餅，他說：

『老鄉！別讓腿招不起你的肚皮啦！咱們還得衝鋒哩。』

姜在雲不自在的笑着說：

『咱們都有成大哥保鏢……』

我們便都歡快的笑着。

我們在同同人的帳篷裏的集會很不自由，時常要逃避那猶厲的排長的視線，甚至一個別的排長，一個副官也能阻止我們行動自然，他們喫得比我們好，工作比我們舒服。如果我和他們一樣有，也可以做得出那麼一種嚴厲的臉子。

排長王武七真是一個可怕的高大人物；他在早操時，無時不在我身上注意。他一個極嚴厲的體育教員似的，當立正時，他從後面用腳敲我的膝彎；當向右看時，便跑到我面前來，將我的頭使勁一撥，說：

『你得向右看呀！誰叫你低着臉子，怕見人似的——怎麼啦？』

這便引起同排的人哄聲的笑了。

我們三人所住的士兵營裏，另一個班長睡在我的上方——他是一個改籍的蒙古人——也是一個不好惹的強手。他甚至嫉視那些長得比他好看而舉動敏捷的同夥，如其不受他的指揮和斥責時，他一定看破你的錯處而加以『呈報長官』的懲罰。

的。我們在閒暇時，都有不安和一些仇視心理，但一到操演時，便都以發令者爲視聽了。

我記得六十天以前，我曾讀過的一本西洋小說西線無戰事，許多印象在這時漸漸引起了。我不會過軍營生活；我能與士兵們談得上，能一塊生活，這都是我的中學生生活的同一紀念。我覺得兵營和學校並沒有多大差異；如果我們不是爲國土去打仗，捐軀，誰都會把我們看作一羣搗亂的小丑。

自然，我的知識比同僚們甚至有許多長官們都高多了。我能在任何地方批評他們的不聰明和錯誤；但我得謹慎我的批評才能——否則我爲什麼會由一個自由的戰事記者一罰而爲一個處處受人支配的二等兵呢。如其我要批評我們那高大的排長指揮不靈敏時，他一定會忿怒的批我的頰了！自然……我們那能不絕對的服從呢。我祇好保存我個人的能力到前方去實驗……也許，在個人的功勞的表現，纔能剖白

我的長處啊……

我在這幾天內，祇覺得有許多軍營生活切合我讀過的那小說的印象；但我不能斷定這生活便是不正。我還不會效過勇力——正如一個普通的市民他有什麼資格來批評一個能夠耐勞苦的爲國犧牲者呢？……我記得在看過那部小說後，祇覺得爲了一個國家觀念，叫無數的青年同胞們輾轉在死神下面，這是何等可悲的事——但現在，我不這樣想了。我覺得一個亡國奴所受的悲痛，蹂躪，和不能生活的苦處將勝於一顆鎗彈在我的額上穿過。而且，敵人的屠殺，凶惡，已經給我們一種預感了。

同僚們毫不覺得戰爭的可怕。他們會時常和許多同國境的敵人對壘過，對於凶橫的東洋兵——誰能有迎合的感想。啊，中國的國民，若不把士兵生活看作非人的生活，若不把戰爭看作毫無意義，誰都樂於捐棄軀體了！誰甘願把自己的土地讓出來給敵人哩！在這連部裏，無論黃白，高幫子，誰都把「東洋人」加上一個極不乾淨的形容

詞，挂在嘴上。他們毫不害怕，而且輕蔑着……如果中國的政治者軍事長官來得沒有那麼軟弱，把放任主義添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之下，中國那能沒有勇敢的抗爭呢？

我能任我的知識批評誰的不對，但我得應受姜在雲一句奚落：『你這樣的個子，能到火線上去喝北風嗎？』好在我回答得好：『如果爲了喝北風纔到前線去，八十歲的老太太也能試試——』……我這樣委屈的應着。同僚們也都同情的看着我……是啊，我說話的機巧就表示我不是一個弱者。

： 年青——沒有疾病，頭腦清醒——這便是勇士。我行了整兩星期的操，沒有間斷——沒有半句鐘的間斷，不期然把我的精神疲弱完全醫愈。我得承認我這點是在半夜的新聞事務下得來的；這是我一個返到健康的機會；我所怕的是胃弱；否則祇要是潔淨的東西，我便應當飽喫，我們要想像中國在有一個時期內連高粱粥也沒有喫的程度。大地主們覺得中國不可居留了，把土地全種煙土，預備賣到了銀錢，喬遷到外

國去；甚至一些小小的官吏，也可以霸佔一個地盤，將不缺少收款的收款存放在銀行裏，預備作逃亡的用費……我們的閩人那會缺少機智呢……

我們在寒風和沙土中，抵倒了赤峯附近的驢營子。前線的士兵非常沈靜……祇聽見馬幽幽的嘶喊……一帶壕線，連貫了這一帶。赤頂的山峯，鎮壓着我們的視線……

二十二號早上，我便被派到第一線第十六壕塹作補充兵士；因為旬日前的一戰，這裏被敵方的炮火毀了一角，留下十餘個殉戰者……

我們一連人不到五分之一分駐在這壕塹裏。幸而高幫子，姜在雲，黃白仍然成了我的伙伴。我們被命令一星期之久停駐在壕內；原駐的士兵都熱烈的歡迎我們的參加……

我和黃白佔着壕的基角。壕岸異常高——黃白嘗試着伏上去，因為身矮，不得不搬來一隻沙袋墊着。再右於我們的是原駐在壕暫的指揮官唐連長；他對於新來的士兵表示一種慰藉。他的站處很高爽，後面連着兩個很深的臥塹；裏面整理得和一間坐室一般，兩張番布牀擺着。軍用品，食物滿佈在壕的基處；較廣的空隙，都給倦憊的士兵臥了……

壕的前面是一帶低高不平的空地，再遠兩百碼，一條乾涸的沙河，展露着……唐連長說四天以前，敵人作了三次衝擊，但他們的坦克車在河對面停了一整天的吶喊……

「如果沒有這條河，」一個排長說，「我們得退到第二防線……」

「還在說？」唐連長應着。「如果他們沒有這種把戲，我們也用不着據河而守啊。」還有，據一個排長說，敵人的飛機也是守壕者的禁避物……不是怕他們的轟炸

而是忌憚他們的偵察……一個精明的戰地測量者，可以在飛機半分鐘的巡視下，將砲攻的距離一毫不差的估計去了……這真是守壘者沒有高射砲的憂慮……

我初次開始戰壕生活，自然，心旌時常搖蕩……不健康的身體也每每使我不能在烈風中長時按耐。所幸戰爭還沒有臨到，我可以較自由的休息。我要勉力驅趕我不時臨降的睡魔……我還要鼓起精神應酬我兩旁的士兵及時的談諧，戲謔。我知道我們的生活單調——幾乎單調到連可看的事物也沒有；除了談話外，祇有聽到沙風的呼嘯。

據說這裏的樹木要到夏初纔萌芽，秋風剛起，落葉便隨着沙風飄走了。常看到的烏鴉，山鷹也稀少了，當這朔天繼續的時候，一個蒙古籍的士兵告訴黃白說，這裏的生活，除開做夢以外，沒有什麼可取。他們的幸福，樂趣，大半都得在荒唐的夢裏去討。

『不做夢，我們怎麼可以回家去瞧瞧哩，』一個士兵應着。

「咱們祇要打勝仗，怕見不到爺娘嗎……」黃白說。

有一個軍曹聲辯我們的戰爭不是打勝仗，卻在爲守土而負責。

「什麼！」我不由的大聲說。「世上那有不分勝敗的仗！我們不勝，得讓敵人勝！」

姜在雲也是個不服氣的雄辯者。他承認中國的士兵較那一國都勇，祇是長官們多半過於畏縮。他說敵人用鐵來攻，我們用肉來搏，結果將死亡博得勝利也值得，祇是不要讓地盤給他們輕易的佔領了……

「輕易的佔領？」黃白找着缺點說。「乾脆不能讓他們動一下，那纔是話……」

「是啊，」唐連長喊道。「要打仗就得打勝仗……」

第二天下午，我們聽到四百碼遠山崗的前哨連響了幾聲鎗。有兩個中級長官，乘着馬，吹着口哨，在我們背後急馳起來。唐連長在那壁發着口令……士兵匆忙的在壕

線上伏了……

前面沒有動靜。哨兵乘着馬急馳回來……有兩處砲聲震着……接着，一陣沈鬱的呼嘯聲——祇見五六架敵人的飛機在山崗上飛翔。

鄰近的塹壕裏安着一尊高射砲，已經預備着牠們在飛近時的瞄準……十分鐘內，連發出七八聲猛銳的響，接着當先的飛機急促在空間盤繞起來。牠們兜了一圈，彷彿有所警覺，徐徐退回去了……

「老鄉，」沈靜了許久，黃連長說。「一隻高射砲嚇退了六架飛機……這未免太叫人摸不着頭腦了。」

但有一輛飛機朝着我們的壕塹直翔，過來……沿着這條線起伏着……七八處坡上發出猛烈的爆炸。

「他們祇好示威，」黃白說。

『自然，』我不禁應聲說。『不然怎麼回去報賬！少幾顆炸彈也能表示他們不是白飛一趟啦。』

我們正預備鬆散起來……但一陣鎗聲從壕線的東端震着……連長大聲的叫我們息伏了。在我們的前面，沒有見到什麼。往東向望過去，沙河的對岸，三四輛坦克車，引渡了一幫黑魃魃的衝擊隊。微弱的陽光下面，可見到閃爍着的金屬的碎光……

『參謀，』後面騎在馬上的營長大聲說，『我們這時包抄過去！』

『慢着，』又一道聲音。『等等我們再候候西北向的動靜……他們能在一處方向進攻嗎？』

這語聲隨着馬的急馳聲邁過去了……

參謀官的思慮居然沒有錯——不到十分鐘，當敵在東岸列成陣線時，西北角的呼喊起了。約有七八百餘的騎兵從對面山崗旁斜駛了出來，立即將我們的視線填滿

了。

我們的鎗，輕礮，機關礮同時響震着。我覺得自己的面部完全灼熱了，兩手不時發顫，若不是我的強頑的意志力指揮着放射，我將要因心悸而致僵動。我沒有一刻時間預計我們一分鐘後的情形……沒有一毫空罅會將自身意識着。誰都希望——自然我也不在外呀——能把發射加速，能顯顆子彈有命中的可能……但是，那一片黑影愈迫愈近了……他們將近要邁過這一帶沙河，來填塞我們的壕塹……

地雷在對面的河邊沙土裏爆發了……

鎗柄從我的腕間跳下地去……我真失了一切自持力，不知將它怎樣拾起。我僅僅帶着惡毒的心思看住那沙土飛揚處……我發現許多敵人的尸骸滾落到河基上來……他們的進行線完全紛動了……半分鐘內，我們陣線內略形靜寂的鎗聲仍復而且加倍震蕩了……

敵人後退。他們的影消逝在我們快愉的歡呼裏面……

但在一星期後，我們喫了敗仗。我們的接濟短少，時常沒有糧食，長官的精神也不振作。這一天下午敵人的坦克車隊的方向正朝着我們，在我們不斷的彈火下，衝擊隊跟隨着這羣無畏的巨獸踏過這陣線。鄰壕的指揮官馬團長受了重傷；兩方士兵在前仆後繼的相搏，直到我們因陣線紛亂不得不退往第二防線的時候。

在混亂狀態下，我覺得忽然全身灼熱，右腿僵木，倚在壕邊不能動。我任着敵人在我的肩上，頭部踏了過去……

衝擊隊過去後，在一堆倒臥着的尸體中，我在雲扒起來，那雙機敏的眼祇不住四面轉動——他發現我倚在壕上，便走過來說：

「成大哥，成大哥……我拉你走……趕快……我們還沒完全喫敗仗……退遠

了……我們不早早回後防去……衝擊隊回來時……可沒有活路了……」

我不能回他的話，祇覺得全身軟弱，不能舉步。姜在雲把我牽起來，叫我將右臂緊纏着他的右膊……我們走了二十里地，憩在一處農民家裏，這樣四天，我們到了後方醫院……

（附註）這篇作品是由作者和一個由前方回來的傷兵成貴的談話的改錄。這傷兵從前是一個戰事訪員，後來纔加入火線。他有較充足的知識和感想。他的談話由作者略加改製，便成爲此篇。

## 銀魚曲

沒有風，和水門汀的地面一樣平淨，閃着赭黃色的海面上，漁帆一隊隊的朝向着碧落的相接處。鷗鳥們和雲混成一片了，無聲的，沒有旋律的動着。

沙岸上的歌聲，喧喊，竹喇叭的悲曲——沈靜而騫動，顯出秋的荒涼，生命的走向歸宿。

「放線哪，放線哪。」

沿碼頭的船棧上，童子們叫喊。

有些漁戶們，在汐的起始前，把投網的陣線佈置好了，等待着銀魚們的來到。這是一種龐大的魚族，每年有四五天的遊巡，而且深深的侵入這海港。當鯊魚們在港面鬧着慘案的時候，牠們全來了，觀喜喜事的人們似的，在水上嗷嗷。巧妙的，螺旋似的波線到處起着，迎着黯淡的陽光線。

銀魚們是易於上網的，因為數目的多；牠們貪食，好勝，漁戶們將甘蔗渣滓和由稻田捉來的蝗蟲尸體傾滿到海面，牠們有時離開了鯊魚的鋒陣，來滿足食慾。漁戶們的網大，細密，這誘惑有了成效，前後密合，千萬的數目都成爲俘虜了。

「沙滿！走向前去。」

「什麼事？網銀魚的網沒有啊——」

「你向丁凡家去租一幅，沙滿。秋節到了。」

「丁凡家是勢利戶，他借一幅黃魚的網給你，還要討三兩銀子！」

『你說我們借銀魚的網；有的是銀子！』

沙龍離了船塢，沿了巷線，低着那柔怯的眼，向街衢走去。

他的伯父——沙龍——踞在船頭，遙望着魚羣的出沒處，瞪着，搓着手，用那不自已的閒暇的神情，喝着，頻頻的倒着擺放在脚旁的茶水。船是烏黑而舊式，布帆都補綴了，好像老了的隱士似的，在塢旁年久的停滯着。沙龍半老了，和船一樣的顯得完全老了；他向海的空闊處竄慕着，貪婪的幻想着他的大量獲取……他沒有勇氣將漁艇浮到汪洋中去，當他想到他的父，他的弟弟及一個年老的伙伴，在半生來被出人料想的暴風雨捲去的時候。

沙龍的女人是病了，萎黃的，極可憐的病了；而且要不斷的儘夜的呻吟，向他旁臥的丈夫報復她積年來所受的苦痛。沒有安寧。孩子，因為不是親出，常例的失着眠，白天總是萎靡頓着。沙龍晚年的和善，已不能救濟他盛年所招來的一切報復了！他的豪邁，強

悍，曾經獲了漁戶們的畏懼，獲到了小棠的心，然而……

「阿伯，丁凡家不答應！」

「你怎麼說？」

「我說阿伯消了七批魚仔，收到很多銀子，他不信。」

「你求求他。」

「他叫我走，趕我走！我就回來了。」

沙滿回到舵尾，在他所常蹲伏的船板上蹲了，那裏放着一個舊竹筐，麻布掩蓋着，裏面是他三天的糧食。螺肉，蕃薯，此外，剩下的一堆魚骨。早晨，他守着這筐，白天，晚上，回到他的臥處，聽着病的船主婦的呼嘆。他整夜失眠着，白天打盹。

一點微風，拂在微波上。太陽強烈的震着。海灣裏的漁船已動作了，連續的，羣鶴似

的，離開那歸息處。

銀魚整億兆數的在海面上遊蕩——船經過石硤，出了海灣線，沙龍的裝扮和早年一樣的昂藏，迎着風向，垂着網——矗立在船頭上。風搖着他那陳舊的衫，那披垂的帆，朝着汪洋的心的核。

「喂！好大一羣——好大一羣啊——銀色的魚啊！」  
沙滿在舵後嚷着。

銀魚是不遠不近的在船旁巡繞。牠們好像在水中看到人的影，能測到網的伸展度；牠們在船的腰腹邊際上下出入着，和帶着生命的梭一樣。

「真的，這麼大的一羣銀魚啊！」

病的船主婦，頭伸出篷的窗口來，放出那疲憊帶着矯健的呼聲嚷着。

網下去了，着力的，圓滿的扔放下去了。沙龍的兩眼發亮，青筋在頰上突露。他鑽住

了風的挾力，穩定着站勢，徐徐的，一引一帶的，將網向上牽拉。他的手沒有動狀，祇是沈重，和平常一樣。

沙滿在舵後伸長他的頸。他看見沾着在網眼上的水的閃爍，叫着，讚羨着……老漁戶散開他的網……他將一隻發亮的，巨形的物件撿起來，往海裏擲了！

「銀魚啊，」孩子呻着。

「銀魚？」沙龍怒呼道，「水母。」

網是再次，三次的投進波裏去了。波浪徐徐聳動，船在上面曲線的，弛緩的進行。孩子順着魚羣的聚處，將舵壓着。魚羣聚攏了，在起網處螺旋狀的浮動，起伏。

「銀魚啊，好多的銀魚啊，」孩子是讚羨，希望。

他看見伯父翻動着網，和先前一樣，將一樣雜亂的海植物和水藻，枯枝擲回到海裏。一隻小小的鮎，被扔進艙來了，在板上躍動，給這空虛裏留下一點生命。

同一樣的下午，船經過這路線，在浮在東林線的花崗石壁旁動盪。

銀魚啊，銀魚啊，孩子不這樣叫了。

風是和順的，有力的將帆送到魚羣的中央。石壁四面繞着；被網的俘虜，銀色的，閃亮的，一雙，一什的被扔進艙了。魚羣失去昇沈，騾動的能力了，在淺淺的水波和巖壁下。

沙滿瞪着眼，穩穩的把着舵。他欣喜，歡快的談着，忘記了他那骯髒的食物。

船主人勝利的拉着網。一次，二次，銀色的動物一件件來到艙裏，在船板上躍動，嗚叫着那貪婪的柔媚的嘴。牠們成爲俘虜了，成爲這老年人的享用品了，交易品了！

將這灣裏的魚羣滿載歸去，是驕傲，是幸福——沙滿這樣想。

風愈和順了，成了一種節奏。

沙龍流着汗，叫道：

「阿滿，阿滿！」

海面上「唧，唧」的響。浪頭朝着船的起落點——

「阿滿，放開舵！」

船主人呼着。他緊把着網繩，身體向前傾伏。網是被攪動了，船身隨着它的動轉，在水面搖幌。

「阿滿！」

阿滿叫道：「漁翁！」

那滿身汗溼的老漁人在狂喊一聲後倏的失去了，和網一併被攪進波裏了（註）  
倏然的，不曾留下一點影。

「伯。龍伯！」

阿滿站在船尾，嘶喊着。

網露出一線，隨着突進的鯊，轉出石壁，馳向海的心核，隱在一片沈靜裏。

「伯啊，龍伯啊！」

銀魚上市了，一筐，一撮的交易了。

它是鮮明，細膩，在富人的筵席上伸長那皎潔的軀體，張着那柔媚的，在水面咬噬的吻。

（註）漁戶的網繩一端，多半繫於腕上。網若被鯊所帶走，人便一同入海了。

七五，一九三三年於上海北站某處。

## 一夜

普陽城是這省分裏一個最大而繁華的重鎮，然而處境荒僻，自然風物稀少，毫沒有什麼給詩人雅客留紀念的地方。全城充滿了商人、官吏、大地主和旅行客。他們口邊所流傳的——不是裕華春的南鴨，便是三星巷的妓女。

和S州一樣，普城是一個出產美女子和舊官僚的地方。舊官僚的勢力——從民國以來日漸消滅了，因而這些美女子的紅運便日漸加大了。這種事實並不奇怪……就好比這裏赫赫有名的楊青天（因為他是一個清官，所以博有青天之名）他在前

清時作過兩任知府一任道臺，但當民國剛成立之年，死了，遺給他的家人祇有一座癡滿了古籍的屋子。他有一個兒子，因為教導過嚴，得了勞瘁，在父親死去兩年後也死了；一個女兒，先前是應許給一個有名的財主作大兒媳的，後來人家傳說楊青天不過祇是一個青天，這婚約便無形的取消了。六年來楊家的門庭真寥落得可憐，他們有時無法治炊，便將古籍一車車搬出來，賣給那些食物店的商人。如其我們偶爾在店裏買一包糖或瓜子，這包裹的紙誰都知道是從楊家出來的……

不知道民國某年，三星巷新添了一個妓女；張幟沒有一個月，聲名便大噪起來。這妓女名叫玉霞，住在一所新落成的惜春書院裏。她把所有的遊客們都迷了；把全城的富家子弟都勾引了。從前是停在六號七號或十一號十二號門首的車，現在都經過巷的盡頭，停在她的門首了。所有失寵的妓女們是無法排斥她的；她們祇有嫉妬，羨慕，站在門旁瀏覽到惜春書院去的過客。

不久，玉霞的真姓名被發覺了。原來她姓楊，就是青天的女兒靜姝。一班人因為靜道青天，便都同情玉霞的身世起來，趨赴她的人愈多了；在她的客房裏，張滿了無數的頑黠而帶有感傷的聯語。但玉霞畢竟成了玉霞，已無法再叫她成爲靜姝了。現在她已洗淨了嚴父給她的家教，慈母給她的閨範了。她不知道貞潔和清廉是什麼。用善意愛她的人被她用冷辭和嘲諷漸漸逼走了，留在她房裏的祇是那些貪婪的、豪邁的、長於揮霍的闊人。其中有許多花費了鉅萬而不得和她同過一次宿的；有的把家產完全蕩了，情愿住在她的窩裏充作奴僕的。然而玉霞並不會因為這種可怕的傳言卻走一個遊客……近來，一個由上海來的大商人住在她的窩裏了，而且是長期的訂了合同。兩月來玉霞的門首改了樣：似乎由妓院一變而爲大家公館了。除開那商人身旁的朋友，一切遊客都不得不裹足了。

一天下午，那商人從酒樓回到惜春書院來，後面跟着一個少年。這少年着了一身

合式的而不十分講究的西服，身體矯健，步履活潑，用一種欣賞情態走進那客房。房中兩個雛妓正在私談，看見這新來客，互相瞪了一眼，捷步跑出門了，彷彿是起着異樣的驚奇似的。

奴僕進來倒好了茶，呈上了手巾，那商人便說：

「玉霞呢？」

「她睡了。」

「請她起來罷。」

奴僕走出去之後，這商人用一種尸尊的神情抽着煙，將冷眼看着坐在桌旁觀望着那些對聯的少年。一會，他說：

「信一曾經沒有來過這地方嗎？」

「沒有的。」

「你是第幾次來普陽？」

「第三次了。」

「都是過路？」

「對了。」

「這回——預備住多久？」

「最多一星期。」

「很好。你們去讀書——最好是不要耽誤時間。」

當這少年沉默之際，玉霞進來了。她的眼還帶着睡態，但她彷彿發覺什麼奇異的現象了，拭了又拭，最後不動的望在少年的臉上。

「睡好了嗎？」那商人說。

她沒有答，回過身去，彷彿對誰做出一副感傷的神情。這商人早已察覺了，那雙

着嫉妬的眼，祇是瞅着那少年。這少年始終沒有動，依然用那欣賞的情態，看了看玉霞，仍舊面着壁上的對聯。

這是顯然的，少年未曾被玉霞所惑，卻是玉霞被這少年所惑了。他並不是如一般所謂的美男子，然而在女子看來，卻有一種異樣誘惑她們的魔力在。他具有一種英爽，莊重，嚴冷的神態，——在這無日不沉浸在虛偽，下劣，機巧，淫靡的空氣裏的妓女的心上，不期然生出一種深的刺激。自然，玉霞向他用誘惑手段了。她走到桌旁來，替他倒茶，敬煙，用流盼向他示意，而且乘着遞給他一握瓜子時，她用膝尖去觸他的腿部。她完全把那豪富的商人忘卻了。然而少年仍是冷靜着，不時望望他的同伴。

和商人談了兩句之後，她走出去了。這是妓女的一種公式；即使她毫無他事，在二十分鐘之內，必得離開客人一次，以表示她還要應酬旁的客人的。

沒有兩分鐘，她便進來了。走進門時，她用手絹擦着眼睛。這回她是直視着少年的

兩瞬，而且將他全身打量了一眼，在他身旁坐了說：

「白先生，這位先生是誰呀？我很面熟哩。」

這商人拿開他面前的戲單，將精神振作了一下說：

「你和他面熟嗎？自然是你認識他了。」

「不認識。」她用那莊嚴的神氣說。

白先生便轉過頭來：「那麼，信一，你說罷，你還是姓王好還是姓李好呢？」

信一笑了一笑，說：「還是老老實實的姓韓罷。」

「對了。」玉霞應聲說。「韓信一就是韓信一，何必改姓呢。」

接着他們談到了這裏許多客人改姓的故事，談到戲和伶人。信一仍舊是冷靜，雖

然他被玉霞暗地進攻得有些迷惑了。

當玉霞第二次走出去時，白先生乘着機會到廁所去了。然而玉霞卻又在這時進

來了，知道他在十分鐘還不會來，便露着滿面的熱情到信一身旁來。她貼近他坐了，將手擱在他的膝上。

他看了看她那流露着真情的兩眼，便將她的手捏住了。兩人祇是注視着有半分鐘之久。

「你真好，」一會，她用那下流的情意低聲說。

少年祇笑了笑。

她問他爲什麼笑。

「因爲我要讚美你的誇獎。」

「並不是誇獎你，你是真好。」

「我沒有你漂亮。」

「我比不上你。可是……你爲什麼不一個人來這裏呢？」

「我還不知道你住在這裏，不然——」

「不然你早就來了？」

「對。」

她將她的嘴送了過去，野獸一樣的在他的脣上咬了一下。她露着愉快，感激和熱情。似乎，她被幸福的空氣包圍了。

「你就是玉霞嗎？」一會，他說。

「你還不知道？」

「早就知道了。不然我跟白先生來幹什麼呢？」

玉霞有一會沒有答，繼而說：

「老白是你的什麼人？」

「是我的同鄉。」

「你和他一塊兒來的？」

「不，我一個人來的；就便看看他。」到這裏，他露着諷刺的神情說：「他不是和你結婚了兩個月了嗎？」

「結婚？你胡說！沒有的。」玉霞抗聲道。「你看我會和他結婚嗎？……他不過住在這裏罷了！整天的陪他坐到半夜一兩點鐘，我便回到自己房裏睡去了。我還有一個老娘，她是伴着我睡的。」

「哦，那我得罪你了。」

「沒有。你不會得罪我的。我喜歡你。我太喜歡你了。……你真好。我一看見你就知道你是一個好人。……可是，他來了。……」接着，她站起身，將臉貼着他的耳：「明天下午三點鐘。」

這時，院裏的奴僕嚷了一聲「手巾！」

白先生那胖大的身體塞進門來，用疑慮的眼色望了望玉霞和信一。但她早已坐在離信一有十步遠的座上了。她說：

「老白，你真有福氣。」

「好說。有福氣嗎？」

「想不到你有這樣一個漂亮年青的朋友。」

「你說這位先生嗎？」

「對了。」

白先生望了望信一，笑着；「他確實還漂亮。」

「我坐在這裏幾乎瞧呆了。」

「哈！那麼你們做做朋友不好嗎？」

「不敢。」

「你還怕我不答應嗎？」

「不是怕你不答應；我是怕他不答應呢。」

「信，你不答應嗎？」白先生大聲笑着，他的疑慮完全冰消了。

這時信一陪了一笑，說：「誰人不可以做朋友呢？那有什麼不答應的道理。」

白先生回過頭去：「玉霞，他答應了。以後——」

「謝謝韓先生的好意。以後你來這裏，叫他一同來好了。」

「當然。可是這位先生住不了幾天就要走哩。」

「就走？」玉霞露出一點真情來了，停了一會：「到那裏去，韓先生？」

「到上海去。」

「……到上海是要坐火車先到南京嗎？」

「對了。」

「我到過南京的。」

他們開始談到南京和上海的繁華了。白先生滔滔不斷的說起老上海的經驗來。他說他在上海時天天是坐汽車出街，有一天，因為給朋友拉去喝老興發五十年的陳紹，走到四馬路，被野雞拉去了；結果化了三隻洋，陪了她坐了一夜。

「咦，」玉霞露着不屑的神情說。「三隻洋？」

「可不是嗎？」白先生幾乎是大聲叫着。「我們是不肯花冤枉錢的。四馬路的野雞不值三隻洋值幾隻洋？我還是賞她的面子哩。」

接着他又談到他在上海看戲不用掏錢，進酒館不用會鈔的事，因為戲園酒館的主人沒有一個不是他的朋友。他有一個乾女，是法國巴黎人，長着一雙大藍眼睛，如水一樣，末了，他嘆了一口氣說：

「可惜我忘記把她帶來了。不然我一定送給玉霞。」

「她叫什麼名字？」玉霞問。

「叫……」白先生苦惱的思索了。「我叫她做小珍珠，可是她的外國名字……」

「叫 Marrie」信一插口。

「對了！正是，正是。就是她，曼麗。是一種輕曼秀麗的意思。」

由此，白先生談到了外國人。他說外國也有壞處，就是太不講道德了，女人們從來沒有穿過袴的。然而中國沒有外國人，早已亡國了……這些理由，自然是這少年所反對而不便於啓口的。他覺得可笑，然而結果祇煩膩極了……

第二天下午，信一來到惜春書院。玉霞在午夢中醒來，拭着兩眼，露着欣喜而確信有這麼一回事的神情迎接着他，拉住了他的兩手。

「我正在夢見你呢，」她對他說。

「是嗎？」

『我夢見你走了……我跟着你到上海。奇怪極了，上海竟有那麼高的城牆！聽說烏鴉飛不過去……乾娘！倒茶來罷。我睡好了，心裏倒是很快活。』

玉霞是真感着愉快。在那神態裏，她訴說的夢境似乎是真的情形。她自信烏鴉飛不進上海的城市，她的未來一定是吉利的。

半晌，她坐在牀沿，帶着淚，注視着這少年的兩眼。

信一祇得移身過去安慰她，問她哭的原因。

一會，她又自動的坐起來，擦乾了淚。

『你又想起了什麼不快活的事罷？』

『不是，』她鄭重的說。『我太得意了，我想悲哀。我以為你一定不會來的，所以我做夢也看見你走了。有人說好男子是不到察班裏來的。真的，來到我這裏的，除開你，就沒有一個好人。』

「你爲什麼知道我好呢？」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不過我總覺得你還不是一個歹人；你這雙眼，多有神！你的嘴，手，和娘兒們似的……你把你的膀子給我捏捏……」

接着，她拿過他的臂膀，從袖筒裏去捏他的肌肉。

「多堅實！沒有一塊閒肉。」

這少年感到奇異的笑了。

「你笑我沒見識嗎？」

「不是。你太恭維我了，叫我不好意思。」

「我從來不恭維人家的人家恭維我，我總覺得麻煩透了。我是一個老實人，你也一定是的。老實人長的眼睛就比別人不同。」

說時，玉霞引手叫他躺下來。和她並排臥着。半晌，她陶醉在他的注視裏，祇是珍重

的摩撫着他的手。一會，她張開兩眼，放着小娃一般帶恐佈的聲音說：

「你救我罷……」

「你爲什麼要救？」

她彷彿覺得自己失言了，然而卻說：「不是我要你救——」

「你怕我什麼？」

「我想你一定不喜歡我？」

「沒有這一回事！ A hit of love, to you。」

察看了他的神氣一下，她說：「不用打洋腔，你不會賞識我的。」

「不。我從來不騙人的。」

「真的？」

「真的！」

她的兩眼又垂下了；一會，她又說：

「可是你走了，怎麼辦呢？」

「至少我有半個月可以不走。」

「過了半個月，你不還是要走嗎？」

「那自然。不過兩個人真有情，不在乎這一朝一夕的。我們祇要將來能碰會見便行了。」

「將來……將來是那一年？」

「說不定就是今年呢。」

「今年什麼時候？」

「總在六七月間。因為我從上海回家去，一定得經過此地的。那時我再來看你。」  
「我要跟你到上海去。」

「那可辦不到。」

「是啊，我想這一定是辦不到的。」

她輕輕扔掉他的手，嘆了一口氣。

「怎麼，你見怪了嗎？」

「不是我錯了。我胡說八道。自然，像你這樣的人，怎麼會要我呢？」

「那是笑話，玉霞，你聽着罷。我從來就沒有看見過像你這樣漂亮的，多情的，討人愛的姑娘。我要丟開你，便什麼都覺得無味了。你不要覺得我的話說得不近情，這是非常近情的……爲什麼我不能要你呢？」

這自然，少年的心是漸漸被勾引出來了。他說的實話。雖然他知道這種事是困難的——或者竟是萬難實行的，然而漸起的熱情不期然逼着他說出這些話來。一半他被她美色所惑，一半是被她的真情包圍了。他移過臉去，去尋找她的脣吻。

在懷抱裏，他要求她今夜允許他再來這裏。但是她嚴辭拒絕了，因為白先生他失望之際，她卻允許他三天後的晚上來這裏。

『那太久了，』這少年說。『你要知道我想你比你想我還厲害。我昨天通晚就不曾合眼。要是你叫我三晚不合眼，我祇能進醫院了。還是明天罷。』

『後天。等我想方法叫他走……可是，你過了一夜就不來了？』

『我可以發誓不會有這種事。』

約會期這樣定了。

因為這熱情的約會，這妓女反而變成起來。在許多女子都是這樣感想的。她們覺得男子的情愛是危險的，不長久的，在兩人親密之後，女子不能解脫之際，男子便時常毅然的一無牽挂的走了。玉霞戀愛了這少年，她已斷定在這草草約會後之不幸了。她有什麼方法呢……『一個高貴的男子』『一個妓女』這是兩點偶爾相觸，永不會

有一種兩條直線相密合的公式的。

然而信——和普通男子對於那賣弄風情的婦女一樣起着熱情，幻想着快將臨近的快樂；在他的腦裏，心裏，就沒有旁的了。有時他偶爾想到爲她脫籍，和她作長久之計，但不是某種思想阻隔着這意念，便是爲着金錢了。雖然信一無論較誰爲真實，有天良，但他總覺得妓女在社會上總是可怕的，不可信任的。自然，結果他祇歸結到，暫且如此罷。

說：第三天晚上，這少年來到她的寓裏，發現擱放在牀頭一口皮箱沒有了，他欣喜的

「老白真走了麼？」

「沒有。」玉霞帶着愁苦的神情答，將手搭在他的肩上，像有不盡的哀怨向他申訴。

「那麼，怎麼辦呢……」

「今晚他是不會回來的。我叫他搭快車上臨池縣去了。」

「幹什麼？」

「這你不用管罷。」

兩人照例的橫躺在牀上，開始訴述這三天的戀情。然而兩人的形色是那樣的差別：信一震發着愉快的靈魂，而玉霞卻鎖在愁雲裏。她每答他一句話，像是有意無意，而且必流露出許多感慨來。

「你爲什麼這樣不快活呢？」他不禁疑慮了。「你是怕老白干涉你嗎？」

「不。」她的眼祇是失神的瞧在地上。

「那麼爲什麼？」

「我覺得自己的命太苦了。」她嘆了一口氣。

「你以為我會騙你嗎？」

她搖了搖頭。

「玉霞！你太叫人難受了。」

她攀過他的頭來，讓它枕在她的胸上。

在許多事實上，大凡一種熱情碰着一種愁苦的真實的戀愛，常時生着迅速的變化。這是不能調和的。玉霞以為信一的熱情可慮——因為這是易於消失的；而信一卻因為玉霞這反常的真心把自己弄冷卻了。他那尋求快樂的慾望，在沒有上牀以前便漸次消失起來。他的腦裏被失望的情感所衝激，不覺有許多無味而奇異的揣想到玉霞身上。

玉霞為什麼苦惱？自然許多熱情於妓女的人都不過是一個「情愛的淺嘗」者，是不會去細心發現的；而妓女的本身——就是一般女子也一樣——從不會將自身

加以反省，從不會給自己的心加以解釋的。爲一個戀愛所苦的人，總有許多異樣而單調的公式隨着他。彷彿一切都不是，祇要對方和他的情形一樣方覺得滿足。妓女，是時常將貞潔賣給那富有的人的；但她若將其任意的草率的賣給她所愛的人，卻又十分失意。她是希望她所愛的人有一種給與她的良好的友誼，以漸次挑起她的熱情。她的最大的歡樂，便是她的熱情和戀愛都圓滿，相調合。然而信一卻違反了這公式……

夜半一點鐘過後，這少年將快樂交給了她之後，便和一個食飽了的狗一樣，將要找他的夢境了。但玉霞卻以臂膀鉤着他的脖頸，說：

「不要睡罷。」

「不行；我疲倦極了。」這少年無力的說。

「我和你講話。」

「你講罷。」

她露着焦慮的神情，看住他那筋肉在弛動的面部。

「你講罷，」他重複的說。

「你睜開眼呀。」

「我要睡了。」

「那麼，我起牀去？」

這話卻撼動了他。她的手被他攔住了。自然。這是他所不允許的。

她依舊躺了，將他的全身扳轉過來，用那鄭重的聲音對他說：

「你真的就要回上海去？」

「當然。但是，你放心，我忘記不了你的。」

「你到那裏幹什麼？」

「辦事。」

「在那裏辦事？」

「……一個學堂裏。」

「外國學堂？」

「對了。」

她靜默了一會說：

「聽說學堂的人都是很規矩的，對嗎？」

「規矩的多。」

又靜默了一會，她說：

「他們娶的妻都是大家小姐，很有學問。」

「那也不見得。」

「不見得？他們是不會隨隨便便娶一個女人的。」

「隨便是不會隨便。不過祇要兩人有情，那誰也管不了的。」

「你們的家裏不會管嗎？」

「不會的，你要知道我們是不用家裏的錢的。」

「這樣他們就不管……？」

「對了。」

她望住他那又漸次變成朦朧的瞳子。

「不要睡罷，」她用那興奮的聲音說。「聽我講。」

「不過……」這少年勉力的拭着兩眼，「你這些話問的太奇怪了。我聽了沒有意思。」

「那麼你要講什麼話才好？」

「你講……講講你的心情罷。」

這少年說時，疲憊的笑了一笑，將身轉了過去。

「你真不老實。」

「一個人何必要老實？太老實了多無味。」

她又將他扳轉過來。

「我對你說心事呢，」她沉重的說，「你要知道！我捨不得離開你——」  
接着信一插口：「——我也捨不得離開你。」

「我要跟你到上海去。」

「可以的。」

「真的？」

「……是。」

「一定。」

「……哼。」

但是他已經在睡裏裹了。他的鼾聲漸次響亮起來，沒有一分鐘，便失去一切知覺了。

她失神的望着他。她知道他是被睡魔纏住了，自然，這願望並不會斷絕。她開始靜候着。

街上第二次更聲過去了；壁上的鐘響了三點。這少年的睡態已入寧靜，沉重的鼻息也中止了。

她似乎感着由苦悶中解脫出來了的慰安和滿足。她祇是無厭足的審視他。她珍重的摸撫着他的手，而且替他嚙去那長的指甲。當他轉身過來，朝她睡着時，她將被角掀開，讓燈光漏了進來，承在他的面上。她仔細的研究着他那副臉，用指尖去摩弄他的黑而秀長的眉，接着，他的前額，下顎，鼻，耳，髮都給她審視，摩弄過了，她懷着私意的將唇

吻蓋住了他的嘴。她在快樂裏呻吟着。當她去細味到他的軀幹——那堅實的，圓淨的，怒張的肌肉清晰的呈露在她的眼裏，她不可自制將他抱了。

這時，他醒來了。他張開眼，發聲的呼着呵欠。

「什麼時候了？」他閒散的說。

「已經打過三點。」

「你爲什麼還不睡呢？」他好奇的看着她。

「睡不着。」

「又想什麼心事了嗎？」

「沒有。我想你。」

「我不就在你的面前麼？」

她沒有什麼可答，卻是起牀來替他倒了一杯茶給他喝了。

當他清醒的躺着，她預備將剛才的話再次提出來時，他又開始伸過一隻手來撫弄她的肉體了。他沒有變樣，鬆了懷抱。去找他第二次的夢境了，而且一直到天明。

早晨九點鐘的時候，他起牀來洗漱了，裝飾好了，露出那副熱情已消失了臉。她躺在牀裏，帶着失眠的神態看着他的動作。似乎，她的希望，失望，都被疲憊趕走了。一種淒淡的空氣包圍着她。

「不早了！」他將右手插進口袋裏說。

「還祇九點鐘呢？」

「白先生就回來？」

「不會的。你坐一會罷，我就起來。」

「我還有一點事，」他微聲說，便掏出那皮夾來。

她很快的坐起牀說：

「幹嗎？」

他從皮夾裏數出四張五元的鈔票。

「收起！我不要錢的。」

「笑話，」他將鈔票扔在桌上，慷慨的說。

「真的！」她搶過來將鈔票塞在他的袋裏。

「不是。」他說，祇是擲拒着。「面子上難看。」

「我不要錢的，」最後，她退立了，垂着眼望在地上。但他轉身走了，祇露着那閒散的微笑。

「你不要走！」

這少年已跨出門，在院裏揚聲說：「明天來。」接着一陣迅速的革履聲，在門外消  
失了……

玉霞仍舊失神的望在地上。桌上的大鏡，映出她那副被疲憊毀了的，憔悴的臉。她傍着桌坐下來，將那四張鈔票一疊，枕着臂埋下頭來。

這樣的她直坐了兩點鐘。

一天兩天，一月兩月，……這過客是永無消息，而且那印象也漸在她腦中模糊了。

## 靜的喜劇

順着皇城根的馬路走去，不十分鐘，可以發現一條靠在那坍圮的某王府的胡同，滿處是灰塵，灰塵，尤其當車馬行過的時候。

生在這胡同裏的樹都是黯淡的，居戶似乎全衰老了，時常懶散的拖着那瘦長的背影，蹣跚的在道旁來往。他們的脚步是那樣緩慢，和那些打鼓的販子，吟着小曲的菓食擔，拾字紙的婦人混成一個世界，——沈鬱，幽黯，和王府門前的草一樣沒有生意。

住在這胡同八號門牌裏，有一個中年，每天清早，八九點鐘時候，夏天是飄皺的葛

衫，冬天是沉重的皮氈，承着那沒有一點表情的臉，在街頭一顯，消逝了。他的脅下夾着一隻皮包；這成了定律，和鐘有擺一樣的。

閒散又沈鬱的住民，竟至長久的驚詫這中年的生活，沒有哀樂，沒有婚喪；登一樣的行動，冰一樣的停滯。八號門牌裏的僕人甚至無話可以回答那好事而多絮談的鄰居的婦人。

「沒有什麼……我說他像一個學佛的。」

在僕人神祕的感覺中，他把這推理肯定了。

這中年，方潭，也就是如此，一切生活彷彿都在他的記憶中體貼過了。他的坐房裏除開滿房的煙霧外，祇是座鐘的響聲。院中央有一株槐樹，是他離開書本外唯一的凝注物。有時，整天的沒有來客，甚至沒有人聲；那規律的家常的起止需要，僕人唐旨都替

他預定了。一鍾水，一頓午餐，在屋主人感着應用時，彷彿不會短一分熱增一分冷的在那裏等候着。

方潭沒有親密的友人一如他沒有特別嗜好；祇彷彿有兩次，有一位年近四七的女人來訪問過他。這訪問，雖落空了，然使唐旨是奇訝而帶着新鮮感的。但這祇是感罷了……屋主人對這事似乎和他囑買一件物品一樣的平淡無奇……他沒有豪興，沒有喜悅；有時從外忙亂的走回來，一靠上那破舊的沙發，便神位般的鎮定了。

隨着玻璃窗的書案，他在座或離座時，總是凌亂的。這和他的頭髮一樣的沒有秩序。僕人的意念是——什麼都要每天整理，祇除開這桌子。有一整月，拱在窗前的一束槐花和水盂裏的水一般腐了，他還不願將它拋開。因為這遺物招致蒼蠅，而屋主人是異樣憎惡蒼蠅的，這才使唐旨完結了這新的工作……

沿着窗的壁上，一些奇特的畫，面生的照片——其中祇有那令人聯想到托爾

斯泰的——達爾文，是熟悉的。方潭每當執筆一思索時，這些頭影便在他眼前幌動起來。十分鐘後，他的筆還不會落紙時，他竟加倍的幽閒。輕輕打開窗上的紙，那在陽光中盪漾的槐影，和暮夜的烏鴉似的，投進來了。

甚至，這幽閒的方潭從不會有愠怒，有微笑，有感嘆的。在那無形的靜默裏，似乎他可以操持一切神算，把那些宇宙觀，人生意義，歷史事象都概括了……甚至，一切書本在他眼裏都成了贅疣的事物……有一天下午，他夾着皮包回寓時帶來一位與致勃勃的學生。他叫他在桌旁坐了。

他對着他，沈默了半分鐘，說：「你學會了抽煙嗎……？」

這青年變成異常恭謹起來，說他是不習這一套的。

「很可惜，」屋主人惋嘆着，「煙可使你的神經衰弱，但同樣可以使你的知識思想清新，健康。」

『什麼叫做健康的思想知識？』

『一切都是洞察的，達觀的。』

這學生有些不服了；他以為達觀這名詞是富人階級的口頭禪。『當一個人無法生活時，可以達觀嗎……？』

屋主人說：『但一個人在困境時，連當搨夫的能力也沒有；是無法達觀的。』

『難道先生也曾當過搨夫？』

一個學生，不會挑剔，是不易使教師將知識思想輸送出來的。方潭有一種癖性，喜歡那些長於發難的辯論家……他在他的青年時，因為境困，甚至當過一處法國教會學校的號房。但在這號房一年，他卻學會了譯莫泊桑，寫劇本；又一年後，他帶了這手筆藝，居然換到旅費，從西伯利亞回國來了……因此他成了一個沈默而又嫌惡別人沈

默的人。

和一般青年一樣，這學生對於奮鬥是欽佩，對於新的知識是逞着野心的。

下一星期，這青年不忌憚他的直率，乏味，仍復到這寓居來訪他。

他開始對於屋主人的書籍，掛像發生興趣；他很生澀的念那些書的名目……他

問屋主人玄學是不是形而上學，恩格斯與馬克斯有何異同，文藝思潮和文學史有什麼分別……

過了三天，這學生又來了。主人正在寫信，他旁着他坐下來。半晌，當燃着一支煙時，他對方潭說：

「我近來想學習小說……」

「從前寫過嗎……」

「好幾年以前，我做過一篇自傳。我覺得沒有興味……」

「你看過誰的作品？」

「很多。我喜歡屠格涅甫……」

「學得像？」

這學生搖了搖頭：「屠格涅甫太難學了！」

屋主人把煙尾丟了，說：「學寫小說，一面要懂得詩，音樂，戲曲才好。動人的力量是詩的，要在小說中見到詩，又得具有戲曲的緊張力。屠格涅甫便是體會了這原則的……」

這青年似乎有一種深刻的鑒賞力；一句確切的話能使他陷入沈思裏。他說平淡的作風是不能久遠的；人們嗜好莎士比亞與巴爾扎克甚於朗弗落與華茲華斯，也就是這個緣故。

「自然——好的藝術猶如煙草一樣，是刺戟神經的，否則必鼓動神經，使它緊張。」

……平庸的藝術，是那些懶惰的人所看的。」

方潭這樣解釋着；一會，他喝了一口濃茶，又道：

「你知道「對比」這名詞的意義嗎？」

「這是美學上的名詞——」這學生應。「做舊體詩文是用得着的。」

「不然。做新體作品，也可以發現它是重要的方法。」

「把這方法放在藝術裏，不會採煞描寫上自然的力量嗎？」

「這在乎作者的才能和處理題材的手腕。」

「請你申說——」

「所謂對比，就是使藝術在一種不同情調用穿插法相映顯出來的趣味。」

方潭看着這青年沈思的兩眼，感到一種欣快的，徐徐道：

「在一切能傳統千百年的戲曲裏，好比莎翁的作品……就是我國的京劇，也注

重對比法的。生與丑就代表一種悲情與娛情的符號。莎翁的作品——羅密歐與朱麗葉中間，總離不了那插科打諢的丑角的。甚至於一個能招攬觀客的劇場裏，節目的排列也是有對比意味的。……中國的章回小說，作者要使讀者不生厭倦心理，每每將三四件故事互相對換的敘述，這也可以說是情趣的對比。」

「……是啊，難怪我總覺得寫傳記叫人感不到興味……」

這是一種生趣，在這八號窩裏所從來不會有過的。僕人對於主人的談鋒每每覺着驚異，有時全神注會，暗地在門旁垂手佇立，靜聆中好像有所會心似的。

時候近暑假了，炎熱和一重網般的籠罩了這一帶；尤其在天氣乾燥的時節，處處呈着一種黃沙色的倦態。

這船梁胡同八號，因為槐樹的一角綠蔭，倒將這方院裏劃出一幅陰涼的處所。居

留在北平的祇有三種鳥，鴿，鴉和雀。但當炎暑或嚴冬時，連這一種鳥聲也沒有，祇聽到沙風中一兩處叫賣水菓和冰食的小販聲，沈鬱而抗壯，將那無以形容的單調形容了出來。

方潭的生活更閒裕了。他買了一隻桐木琴——這琴是從街頭一個音樂家估了兩天價得來的。形狀和七弦琴一樣，用胡弦的弓拉着。他打算在這暑假內，將時間完全消磨在這上面……他第一次聽見這琴聲從胡同角落發出來時，以為世上有些音樂天才是不可想象的；一看到這琴的構造簡單，又以為天才不過是技巧罷了，但琴一到手，一天兩天的試習，又想到天才決非純是技巧的。

一週過去，這銅木琴的弦鬆散了，音亂了；方潭是不懂配音的，它便開始成了廢物。僕人唐旨覺得主人這遺棄是唯一的缺憾。

「也難說，」他對鄰居的婦人感嘆說：「這先生到底是搖筆桿搖出來的！拉琴的

手長的可和傘筆的手不一樣，這比方說畫<sup>了</sup>烏和鸚哥生來不是一樣的料。」

屋主人更無所事事了；他的午睡時間延長。每當中午他將藤牀安放在承着槐蔭的門旁，手拿着一本新小說，好像嚼檳榔似的翻閱一兩篇，便和陽光一樣癱瘓在靜寂裏了。

這天下午，他正預備迎接睡神的時候，一消清脆的聲音忽然闖進大門來：

「有人麼？——有人麼？——」

方潭驚醒了，坐起來，在竹籬縫裏瞥見一個黑綢旗袍的女子，手攜着一柄淡黃色的傘，在院前頭探望着：

「方先生！」

方潭迎了出去；這女子欣悅的笑了出來，急忙走進他的房裏，祇說「好熱啊。好熱啊。」

這院裏太沈靜了，使這女郎的氣態加強；她好像有些輕蔑這方丈生活的畫像似的，在屏裏來回的走，用手去觸動屋中一切的陳設。

「你喝熱的還是涼的？」

屋主人欲使來客得到一些安息，使用這話來鉅定她。

「全不喝，什麼都不喝！」

女郎帶嬌姿的應着，覺得有害於感情似的，添上一句說：「哲學先生自己用罷。」

她翻他的書，似乎沒有一本合她的脾胃；她又將壁上的畫片看了一會，露出一種噴笑的神情，說：「這是一些什麼怪像，」便將他的抽斗打開了。

「先生，這裏沒有什麼——」屋主人帶阻止的說。

「我看你有沒有——」

「情書？」

「——對了！」女郎大聲而坦然的應着。

「沒有的，我可以擔保。」

「那多麼無意思呢！——」

方潭說：「那也祇好讓它這樣；不過總得等着有——」

女郎用力的把抽斗關了。她說：“Book worm。”

她有一種神態，彷彿要在離去一切卑俗的事物；她看不起那些不美觀的事情，比方桌上那烏油凝脂的煙斗，在她眼底，可以露出一種——發現一張風景畫中的瑕疵似的批判眼光來。

屋主人在她面前現得有些卑瑣。他缺少那力的舉動和言語以伸張她的注意和興趣。她走到房的那一部，他也無意的跟隨一兩步，似乎無時不在心臆裏找那些適合於她的動作的言辭。

他說：『你覺得這古瓶好麼？ An Ancient Greek Urn 是一首詩。』

『我不相信——』

『爲什麼？——』

『這瓶是古希臘來的嗎？那可是無價之寶了。』

『是啊，連這首詩都是無價之寶。』

這女郎帶着氣憤的站起；她以爲屋主人在嘲弄她。她拿起一本書，使勁往桌上一擲。她表示她的怒意。

屋主人露出一些微笑來，表示他的歉仄；他重複的對她解釋說這是一首詩的名字，一個英國人作的。

她走出門來，開始去逗引那掛在屋門房的，那在籠中嚙動的鳥。

“Sky-lark——”

她聽了，叫着：『先生，誰不會領教你的學問啊！』

一點鐘光景，這屋中的陳設似乎都給來客觀摩盡了。這世界裏，她在極力排除沈寂，去發現那神祕和活力的所在。

對於這新異的來客，屋主人感着不需要似的，當她離去時，沈寂的罩又落下來了。第二天，那學生帶來一隻金魚瓶，作爲餽送方潭的禮物。他坐下不久，便表示一個志願；他打算編一本書，問方潭有較好的材料和見解沒有。

『什麼書——』方潭勉強提起精神，問。

這青年發現屋主人不耐的神情，有些不安。

『沒有什麼，請說。』

『修辭學。』

「這種學科太枯燥無味了。」

「我覺得很有趣味，較文藝思潮那類的書輕便多了。」

「你有材料了嗎？」

「很少。」

「方法呢？」

「和人家的差不多——」

屋主人嘆出一口氣來。他將客人所餽贈的金魚瓶在面前放下，用那精細的態度觀察着。

「如果拿這送西洋人，那的確是珍品。」

「自然。不過我覺得沒有什麼適當的禮物能合先生的口味的。」

這青年用一種諷語的影描寫說。

「喝汽水嗎？天氣太熱了！」

屋主人振作了一下排解着。

一會，室中有些涼意了；玻璃瓶裏的水沫在無言中向杯沿昇着……這年輕的客人拿起一本馮理斯的書來，說：

「先生對於弗洛伊特這流心理學感到興味麼？」

「很有些意思。」

「有人說，人的變態心理，不一定完全是起於性。還有倡所謂自我說的，譬如『Ego』。

「歸究的說，自我心強的，也不外關於性的。」

「這怎麼說？先生能推倒 Jung 的說法？」

學生是訝異着。

「那些社會化，環境化的人，對於世上的事，純粹是用倫理的看法的，他們都是心

理健康者，規律和命運的動物。但一個自我心強的，卻不這樣——」

「這是怎麼樣的一種人？」

「凡一切操縱自己的精力去做大事業的人，都是這樣的。一個能操縱能力去克服環境的人，他的精神是反常的，變態的，至少是反自然的——他們不會在普通人間發生情感的關係，他們的心理是上進的，征服別人的，因而成了一種自我狂者。自我狂就是精神的昇華作用。所以「Ego」的說法，仍舊附托在弗羅伊特的原則上……」

有了這解釋，這青年又開始那凝思的神情了；他將汽水一口喝了，津津的味着口裏的餘沫。

「精神文化太高的社會裏，一個人的心理多少是如此的。」

「都會生活，到處是需用腦子的。」

「自然——腦的力量增加了，神經系統便會因緊張過甚而呈着衰弱狀態的。」

這學生又告訴他說，做學術，很難選擇那一種。

「就淺易的做下去好了！」

方潭是習於早起的；當陽光還沒有闖進院來時他捧着一隻茶壺，腦裏夾着一些問題，沿着院，來回的踱了。有時僕人也在打掃，便和他談起一些問題來……他知道屋主人厭惡一切過於通俗的事件；這是士人一種的習慣，不是高傲；也不是感覺得不需要。

這天早上，方潭好像一夜失眠，面色灰白，兩眉微鎖的在院中走。

「麻煩，」僕人寫意似的說，神態安閒，表示在用全副注意力於院中的灰屑：「鄰

家院裏又辦喜事了——」

「不是住着一個姓曹的女人嗎？」

方潭在同一神情說。

「是了。五十多了，無依無靠，可還能給兩個兒子娶媳婦——」

「那倒很特別。她的前夫幹什麼的？」

「大清宣統年間的衛隊營營長……」

「那總能替兒子留下教養費的……」

「不然，」這僕人把掃把停下來，噉的說。「一個私家也沒留。她能做活：一手好裁

縫工夫。」

「她的兒子幹什麼？」

「一個拉車，一個當菓販。」

「拉車的一月所入還比得過一個普通書記哩。」

說着，屋主人又老態頹唐的嘆出一口氣來。唐旨很帶一些喜悅，知道這提示能動

了主人的胸懷。他又帶一些安慰的口氣，調解的說：

「這在乎人家有沒有誠意——」

郵差送進一封信和一隻包紮來，方潭立即將它打開。這就是那學生——丁贊文所寄與他的；信中說，修辭學不作了，預備回到鄉下去，將暑期中的時間學寫兩篇小說。他說又編了一本文藝思潮，許多究研西洋文學的都以為這成績還沒做到工夫，因而書店都不收留這稿子……現在將這稿寄來，請他批判……

方潭皺了皺額，走進房，將稿件朝桌上一擲，朝沙發躺下……他拿起桐木琴，做一首無韻詩似的彈了一回，燃着煙，又開始在室中踱了起來。

暑氣更加緊壓了……早上如雷的聲音逐漸沈寂。

方潭叫僕人買了一大塊冰，用面盆托着，放在門口。他將藤牀搬放在冰旁，拿了一本小說，和伴着一個女人似的睡下來……他又發現這靜寂中，有個魔鬼在打攪

他……

他拿起一隻綠蠅拍，在室中巡行了一週……一會，他又在桌旁坐了，將丁贊文的稿件翻了一次，在箋上寫道——

『我所紀念的贊文君——

『大作拜讀過了，佩服佩服。有一些意見，且先寫下來。我以為「文藝思潮」和「文學史」兩種學科的分別，首要打破一般文學史上的已成的理論與主義的概括，而在歷史、傳記，以及歷代批評家的著作中去找材料。第二，就是對於自己所持理論或皈依某種學說的立場要能一致，有基礎，——這裏便是所謂舊式社會學的方法，科學的方法，以及唯物史觀的方法的分野。

『文藝思潮要別於文學史，還有一個必須注意的困難。就是後者祇在敘述文學本身的變衍，其餘學科的材料，祇能歸納到所敘說的文學的本身去；但文藝思潮，是應

當以文學爲出發點。在所影響的宗教，道德，社會，其他學術思想，以及其因果關係上着眼的。……編一本文學史，精確的明白了文學的本身算是立定了基礎；編一本文藝思潮，不但要周悉與文學所曾有關係的各種學科，還得要把歷史上的各派形而學上說法，功利主義的觀念和歷來文化批評家的理論重新估定，再加以統系的敘說不可。這種界限，固近乎理想，但不能不看作一種標準，否則是很難分別兩種學科的本身性質的。

「我覺得你的教本——雖然是中學校應用的，似乎也必須注意以上幾個特點。你是講究唯物史觀方法的，但所沒有做到的工夫，就是你還未曾着眼到歷史的底層去。你要多找些非因襲的史料，將一人產生某種文學思潮的文化——產生這文化的朝代，政治社會分析一下。」

「你的批判的眼光，是正確的。你在文藝復興中舉出薄伽丘，賴伯萊，西萬提司

……這都是市民意念的文學；你對於英法古典主義的指摘，浪漫主義產生的成因，寫實主義與工業精神的對抗，都說得不錯。但你的缺點，是忽略了社會方面解析的成因……

「這書出版自屬可以的。一般學者之指摘你，因為他們根本就忽略了『唯物的』精義，是不瞭解你的理論的標準；這錯在他們的懈怠而不在你。如你能重寫一遍，那就更好；不過這書是可以出版的。我在此間沒有很熟的出版家，但也可以儘力想办法……」

你的同志，方潭。」

這星期日，方潭清早出外——晚餐過了，還不會回來。僕人在廚房中忙了一陣，結果將菜食一件件在蒸籠裏放下，站在大門口，和鄰家婦人攀談起來。他這樣對她

說：

「咱們的先生可不是書獃子。明白事體……」

「是嗎？」

「他也懂得你的賢惠。」

「啊，那真受不了。你怎麼說？」

「我說你是孟母……」

「孟母？」那婦人似乎是悲悵的，「我可沒有那麼樣的兒子。」接着她嘆了一口氣，把她的家常瑣事一件件倒出來。這僕人是唯唯的應着……當談到她的大兒子和兒媳時常吵罵的時候，她將嘴唇一仰……指示一個事象給這僕人……

有兩輛洋車停在八號的門前。曾三次來訪的那女郎，將那淡白色，沒有媚態也不現呆板的臉從傘底露出來，隨着屋主人跳進門了。

方潭變成了精神奕奕的。他大聲問這女郎這次電影怎樣。

「還好，」她反而顯得沈靜了，說：「不過我不喜歡黛珠里茜。她下流得很……」

「那是你個人的意見，藝術家是以表現爲能才的，不能講品格。」

女郎叫王望星，有一種沈鬱，同時又有一種活潑。她這回走進房，在主人的桌上方坐下來，無言一會，將鉛筆在桌上畫些什麼……善於修飾的女性，看不出她的年齡；長於做作的，也辨不出她的心境，性格。這是一種神祕，幾乎連方潭的眼也難經驗……

一會，僕人將菜食搬進來，在室中央的桌上放了……屋主人正在刷牙；在女性面前，一個男人能表示他的潔癖是有報酬的……

王望星要走，表示不用飯。

「隨便，」主人說。

但她又在桌旁坐了，用一種謹慎眼光觀察碗中的食品，意在發現是不是精緻；但

她又恐怕主人以爲她在找那不潔的地方，便將箸<sub>子</sub>起，去揀那蝦米喫。

主人是很快的食着，絲毫不曾注意她。

一會，她發言道：「你爲什麼老是寫這麼多的信？」

「怎樣寫得好嗎？」

「我不喜歡看。我祇看一半——」

「爲什麼？」

「不大明瞭。」

「你總有一天會得再看一遍的。」

女郎用水盂漱着口，停止了她的答話，她說：「你最好不寫。」

「沒有事做。」

「我的家裏不高興我和男人通訊。」

「用電話。」

「你知道我家裏的電話號碼嗎？」

「大約總在五萬號以上罷。」

她笑了起來，想不到這馴良的人會有這種答話的。

方潭又很久很久的刷牙。她仍坐在桌旁，去翻堆在案上的書本，似乎預備找些珍奇的事物來。她聽着屋主入嚟嚟叨叨的說他看小說的經驗與意見。他指出許多成名的多產的作家的代表作來，參與了許多意見。她和主人有同樣的一個感想，很注意缺陷的三部曲。

「孫仲文的呢？」

女人露出一種妖婦似的笑聲來，說：「好，好。」這表示是不得已的。「可是他太輕薄……」

『Wonderful！輕薄！我倒不覺得，』方潭幾乎叫了起來。

『他麼……』王望星不耐似的道。『總是糟塌我們的女同胞，寫得不成樣子……』

憤恨似的，她又那麼的將一本書往桌上擲了……

『我們男人喜歡孫仲文的小說，猶如喜歡中山公園那隻孔雀似的。』

方潭又問川明和方適。

『川明好……』她說。『文章真不錯……』但沒有提到後者。

『方適？』

她冷笑了一聲。

屋主人對於女人這神祕的感覺，幾乎大為驚異，一面刷着牙，呆然的對她站了。

王望星對他說，她是儘量的去找外國作品中的珍品。她不喜歡長篇小說；更不喜

歡中國作家的長篇。她說自有生以來，有兩篇小說使她痛哭流涕，一篇是託爾斯泰的「God sees the Truth, but waits」一篇是一個匈牙利作家所作的，名叫「看不見的傷痕」。

方潭記得有一個法國人會說：一個連小說也不會看的女人，應當原諒她；一個精於讀小說的女人，卻得要十分留心——她們時常誤解男人，毒辣，用手段，能使他們沈淪於罪藪裏。她們把男人看作一種全不可靠的動物，猶如一個詩人把女人也看作全不可靠的動物一樣的，成了一種「精神哲學的絕對論」。

和王望星一樣，方潭覺得知識界的女人有一種特徵，幾乎和藏在易卜生筆底的女英雄似的，願望與道德的矛盾，靈與慾的混和，多經驗又幼稚，富於直覺而又多曲解。但他總以為女人比男人聰明；他以為女人有了知識，如果是在一個較合理的社會，決

不會要依靠男性的。但她們的傳說永不易使她們和男人樣能做出一些英雄的，久遠的進步的事業來。

夜深了，涼爽從槐枝散佈出來；方潭躺在院中央，承仰着天體；一幕幕雲從星光下移過；令他想起舊約中的故事和顯克微支寫在你往何處去中那一幫幫遊離的教民。近處有一種簫鼓和嗷啞聲，加強了他的幻想。那是一家戶做喪事；把些舊時代的印象和着樂音送來。

「一個哲學家爲什麼會活那麼久！」  
他這樣噫了一口氣說。

方潭自己，縱使在一種極不幸的境遇裏，有時也覺得幽閒自在的。他永不回憶自己的事，他永不曾對於生活發生什麼夢想。一本好的著作便是他的一種食品，這可以使他聯想到超乘在一切平俗的事件上層問題去。曾有一個朋友，替他取了一個特號，

叫：

『有一點科學頭腦的玄學家。』

他把黑格爾和馬克斯看做互相對映的一種事物。他們是一個血統的；就比方科學哲學，是在同一個知識下分判的。他能在講臺上說出一切不可捉摸，不能記述，使學生欽佩，同時又使他們煩厭的經驗和理論，但他永不會寫一篇動人，觸人注意的文章，學生們無法擺脫他的魔力，猶如一輛男人，因為生活的舒適，無法擺脫他那巧於安排的老醜的婆娘一樣。

方潭永不會對於學生們所歡迎的名人發生欽慕和不滿的，過分的指摘。當一個有名望的人來受哄堂的歡迎時，他銷聲斂跡了；當這名人去後，學生們因心裏有所懷疑和不滿時，他總能把這少數的懷疑和不滿的理由解釋出來。

在學生中，自然是——丁贊文，這道學先生，和他自己一樣不受公衆注意，充滿了

舊式書生意味的青年，是一刻也不缺席他的課的。方潭，因為他談到了馬克斯，那些激進派的學生容許了他；因為他懂得戀愛哲學，莫泊桑的長處和短處，那些着西服的紳士青年也不易忘卻他。他成了這學校一個永久，沒有功勞，沒有罪蹟的一個「守寨者。」

有一天下午，天氣較陰涼；那女郎，當他正在覆幾個友人的信時，忽然馳進院來，叫道：「方方！」一走到他房裏，隨即伏在他的桌上，和小孩似的嗚嗚咽咽的啜泣着。

他大為驚詫，定了神思，大聲道：「什麼事呀，什麼事呀！」

「他……他……」這女郎吞吐的說。「……走了。」

「走了？誰？」

半晌沒有答聲；她停了啜泣，將手帕祇拭着那雙帶紅腫的眼。

「誰走了？」方潭重複的問。

「一個姓陳的，」和在長兄面前似的，這女郎不得已的將真實吐露了。

「朋友？」

「也算半個朋友罷。」

「這算什麼，值得哭麼？」

她露出一種不屑的，痛苦的笑容來。一會，她離開他，遠遠的在沙發上坐了；拿起那隻鬆散的桐木琴，靈魂無歸宿似的撥弄起來。

方潭望了她半晌，大為詫異，將沈重的腦袋在支着的手上安放了。

「啊，是了，是了，」一會，他幾乎是嚷着。

王望星平直的注視了他一眼，彷彿在發問。

屋主沒有將這解答了出來，在女方，是一種同情與恩惠。但女郎毫沒有覺得他是在考慮她身上的問題；她以為這中年的腦子是一刻也離不了那些橫行和直行的

字的。

但方潭傍着她坐了，無聲的，用一種靜的陰影似的移動，去拉她的手。

「什麼？」歇士底里亞的，這女郎驚訝着，脫開了他的把持。

「我安慰你。你剛纔爲什麼那般傷心！」

「沒有——並沒有呀！」這女郎彷彿在自諱。

「這還瞞誰？你不是坐在我面前麼？一分鐘以前的事。」

王望星低了頭，帶羞怯的微笑着。

「我的家庭……」她壓抑了感嘆說。「我的父母……真不易對付。」

「怎麼？什麼事都干涉你？管束你？」

「總有一點。不過我不在乎——」她覺得這「乎」字太古舊，忙改說：「不在意。」

「既不在意，又值得什麼傷心呢？」

女郎在求解脫似的大聲說：『傷心！一個人那能天天快活，和你一樣呢？』

方潭停了一會，不服氣的說：——

『我有什麼快活！』他覺得在女人面前，要做作一點，便帶怒似的離開她，朝門外走了。

女郎是詫異，不自安，站起來道：『方，方！』

『我有什麼快活！』

重複的，着重聲音說了一句，方潭做了這一次古典派的情態，開始在院中來回的踱步。

這王女士走得很晚，對於這幽靜，彷彿有留戀的情意。但這一夜，方潭的精神忽然加倍的緊張起來，祇是在屋中盤旋。他一時提起筆，沈思着，在詹箋上寫兩行，喝兩口茶，

又寫兩行，接着又將紙團了，在室中盤旋。

他聽見僕人沈重的咳嗽着，在牀上輾轉着，似乎對他表示一種嘲笑。

他寫了兩頁信，仍復團了走到院中，迎着月色，深深的呼吸着。一切寂靜彷彿特別賦有濃厚的詩意了……他終於把信寫完了，塞了責似的，他躺上了牀。

第二天清早，他便接到一信，上面寫着：

「方師，謝謝你的教訓。我接到信後，正在啓行，現在已到鄉下，計在火車中一日，在早道上一日，算是與家族團聚了。」

「我的願望已成了畫餅。鄉間是匪，匪，荒旱，荒旱，附近七八里都種滿了罌粟花，種的人呈着菜色，管地的人也是菜。方先生，我得要信這情形祇限於這地方才好。我並不以為一般報紙所宣傳的為然……因為我在火車上所見，一切都是無邊的豐盛的農產啊……」

「家庭裏的瑣屑沈悶單調，使我無法完成創作。我連這一點志向也得擱下來……」

「方先生，你看我研究了這幾年，所用在那裏，有用之材亦無所施其用，何況我這不見得有用的……一個遠道友人來函，叫我到南方過軍營生活去……這也許是應時之計。我覺得能走上幸運的人，是能冒幾分險的……我倘不如此，將命運放在幾本書，一支筆上，那多麼渺茫啊！」

「我的前途如此決定了，對於你三年來的教導，真祇有付之悵惘而已。再見，祝您努力罷。」

你的後進，丁贊文。」

他把信丟開了，反而使他煩惱起來。不愉快的心襟每有不愉快的文字來打動他，每有不愉快的事件助長他的不愉快，這是怎樣一種不幸！

不愉快的事接着又發生了。第三天早上，方潭正在洗漱，僕人走進來說是有個後生要見他。他應允了，一會，那被引進的人在門旁站了，對他點了點頭，問道：「先生就是方——」

「對了，對了，你貴姓？」主人忙應。

「我姓王。」

來客是一個面色微黃，衣服帶襤褸的青年，口角祇是留着一點譏諷似的微笑。他在屋中無所用意的，大行的走了兩步，在主人所指定的舊沙發上坐了。

「貴幹？」

「沒有什麼。我來打聽我的一個家人的消息。」

「你的家人——誰？」

主人心中是有些明白了，但習成的機敏使他將感情的鋒芒完全潛藏了下來。他

奇異着這後生的嘴角爲什麼老是那麼帶着微笑——一種惡意似的微笑，一會，他重

複的說：——

「請教——你的家人，他認識我嗎？」

「你先生……不是寫過很多信給她麼……」

「你說誰？」

「王望星。」

「你爲什麼知道她？她是你的誰？」

「我的姊姊。」

「啊……那得罪了，得罪了。」

主人祇得殷勤的將煙茶都獻上來。他對於這不速之客的來意看到幾分了。他祇得用謙虛來調濟他的惡意……

「家父對於先生這行動不很贊成。」

這後生直率的說。

「不以我向她寫信爲然嗎？那是我的冒失……」說到這裏，主人將口氣加重一些，「不過王望星是我三年的學生，天天在課堂上討論，研究，寫信料來沒有關係。」

「不過先生究竟是先生，談到婚事是不行的。」

「王望星把我的信給你看了嗎？」

「對了！」

「這人，特別！」方潭不禁頓足道。

「有什麼特別？這種事，家庭不負責誰負責……方先生又時常約她出去，有幾夜卻沒有回來。」

「好幾夜沒有回來——你說王望星？」

『對了』這後生着力說。『咱們的名譽要緊！』

『那我不知道！我從來沒有約她夜間出去。我不會跳舞，也不會有什麼特別行動。你家王女士有犯家教，那不能在我身上有什麼武斷……也許她在友人家打牌去了，也許遊西山八大處了；總之，一個人夜間不回，不一定就有什麼不名譽的事罷。』

沉默了半晌，那後生說：

『你先生對於她既十分懷好意，為什麼不教導她一些呢？』

『教導她的還少嗎？你那裏會知道。』

『我們家裏可管束不住。恐怕是你們所倡的什麼主義把她教壞了。癖氣愈來愈不對勁！有時連長輩也不認得——』

『你說你家王女士？』

『自然。年紀這般大了，愈上學堂愈不懂事。』

屋主人輕蔑的聳了聳肩。

「年紀這麼大了，」他着重語氣說，「你們長輩爲什麼不替她主婚呢？那個女人不願意出嫁？」

「不容易，那可不容易！」

這後生將煙尾往痰盂中一擲，「嗤」的發了一聲響。屋主人沒有續辭，他覺得這是應考慮下文的。

一會，這後生對他說：

「方先生不是向她提到婚事嗎？」

「那可不見得就成功！」

這又是古典派的矯情，方潭說時，將臉擡着。

「婚事怎麼好開玩笑呢？」

「你們府上通得過？」

「祇要你誠意，總可商量。」

後生說罷，站起來，在室中走着。

「過兩天再說罷……」

幾乎有一星期之久，王望星的影消斂了，這八號主人的信是接連的去。最後的復言是：

「方先生：這事真難辦到，我不能，」幾個字。

這第二天，剛過午飯，這女郎來了，坦然無事的走進，露着一點微笑，坐在沙發上。

「這種事怎能辦到呢？」她說，「方先生，這太差遠了，不成話……我是辦不了。」

方潭貼近來，用那央求的神情道：

「……你太沒有恩情了。」

「這世界還講恩情？這是無理的世界！」

「虧屈了你？」

「不是。這種男權世界……唔，目前占一點便宜，將來做他們的牛馬。」

「也不然，」方潭不服氣的應聲。

「有什麼不對……我看透了……我抱了獨身主義……」

「獨身主義就是精神自殺——」

「笑話，」王望星叫着。「我不見得短少精神！」

「你可不能與男性合作，去創造生活，發展事業……」

「我可以發展個人事業。」

「什麼樣的事業？」

女的緘默了；她想不出一種切合的名詞……以形容她的實際的理想。她說：『多得。至不堪，我可以當看護。』

『那多麼無意味；那祇能在中日戰爭時，爲了愛國心所激，才能表示女性的責任。』

『……哼，那麼，要和你合作才算有意味？』

『雖不能一定這麼說，我想總能辦到——』

『這是什麼委婉曲折的口吻！』

第二天下午，女的仍坐在沙發的原處，屋主人在她面前，無言的忙亂着。她看着他清檢書籍，整理衣服用具，一件件往箱裏放進去。室中一切都散亂着，彷彿一個行客在啓程的前一夜似的……

幾乎有一個鐘頭，主客沒有交語……

『你真要走麼？』最後，女的帶着不忍的口音說。

『自然，我又得漂流去。』

一陣沈默。

僕人進來了，是被叫去雇洋車的；目的地是西車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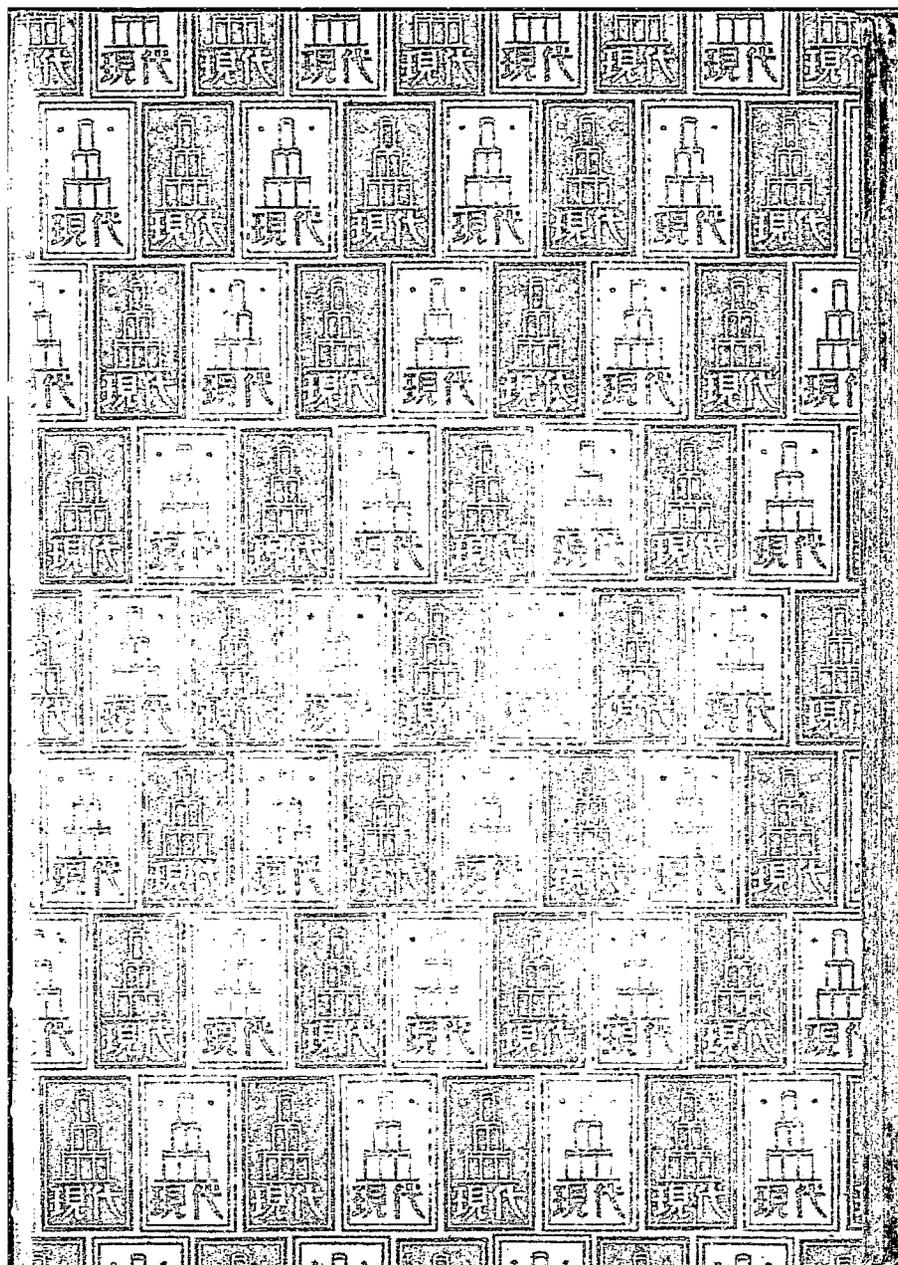
『方，你不能走。』最後，女人站起了；她到他面前，淚承着睫，伏在他胸上：『你不能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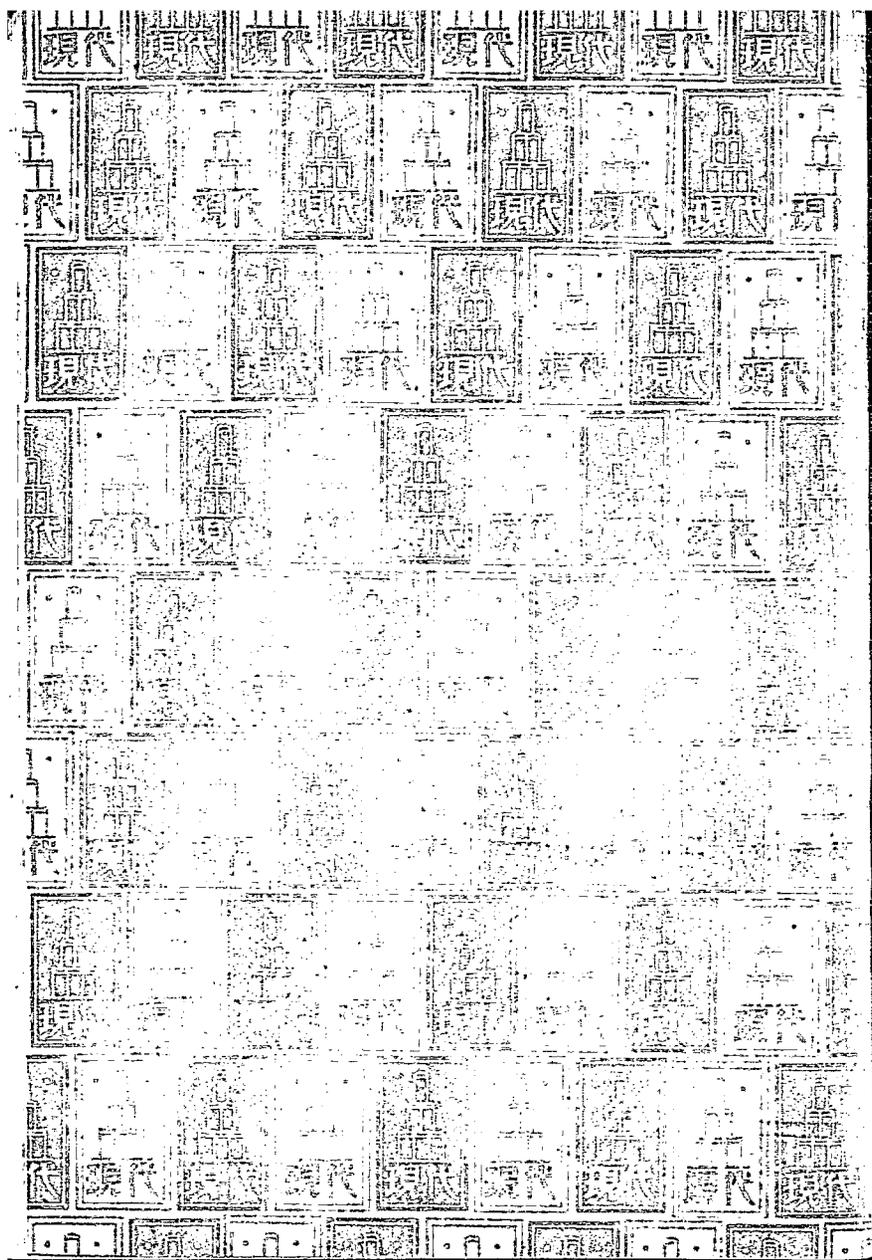
一會，女人是啜泣，孩子似的啜泣了……當僕人進來報命時，主人說：『等一會罷。』

唐旨一看到女人眼上的淚，便知道事情挽回了，咳着走出來……直出大門，到鄰家報這場喜信去了。

一九三，一七。









\$0.75  
UNIVERSITY MICROFILMS

No. 0361

失去的風情

實價七角五分

著作者 黎 錦 明

發行者 洪 雪 帆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出版者 現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分店

南京 北平 廣州 漢口  
福州 廈門 杭州 鄭州  
洛陽 開封 九江 重慶  
成都 汕頭 雲南 貴陽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3, 9, 20, 初版

1—2000册

